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雄壮的故事

首战告捷平型关

第九册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难忘的故事(9)

转战于白山黑水

我国的东北三省是日寇铁蹄最早践踏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也是最早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发生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从 1932 年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这些武装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基础。1936 年 2 月 20 日，东北各抗日武装领导人在中共领导下，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东北抗日武装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编为抗联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分归中共南满、吉东、北满三省委领导。第一路军于 1936 年 7 月组成，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委；第二路军于 1938 年组成，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第三路军于 1939 年 5 月组成，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从此，在白山黑水之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我英勇的抗联战士神出鬼没，四处出击，打得日寇顾此失彼，狼狈不堪。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的率领下，在西起辽沈，东至鸭绿江畔，北抵长（春）图（们）铁路，共约 30 余县的广大地区广泛活动，破铁路、炸火车、袭据点，惩汉奸，打得日寇坐卧不宁。就在这年冬天，南满敌人调集日军、伪军、警察、宪兵等号称 16 万人的联合部队，向辑安、通化地区开始了“冬季大讨伐”。我军官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数十倍于我之敌进行周旋，部队缺衣少食，在天寒地冻，大雪没膝的崇山密林中战斗。一次，杨靖宇和 30 名战士被日军重重包围在辑安县黄柏甸子附近的山中，情况万分危急。杨靖宇带领战士们沉着、机智地利用一破防空洞藏身，敌人数次搜山均未能发现，就采取了封山的策略，企图困死抗联战士。几天以后，粮食全部吃光了，洞内无法生火和觅食，严寒和饥饿严重地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杨靖宇就带头撕下衣服里的棉花充饥，英雄们就是以这样常人无法想象的革命意志，渡过了 15 个艰难的日日夜夜，第 16 天，围山的敌人因长时间搜索找不到杨靖宇的影子，确信杨靖宇不被冻死也已被饿死了，只好颓丧地撤退了。

芦沟桥事变后，活跃在吉林省南部和辽宁省东部的抗联第一路军各部，主动出击，积极打击和牵制日伪军。1937 年 10 月，杨靖宇率部奇袭本溪月沟日军牛岛守备队，击毙牛岛队长以下日军 50 余名。11 月，又在宽甸小佛爷门一带设伏。诱歼日军驻双山子守备队，击毙少佐队长水出以下 50 余人。尔后又率部围攻雅河口，缴获大批粮食和其它物资。仅在半年时间内，即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攻克抚松、辉南、金川等十几座城镇，在盘石、双阳、柳河、金川、临江等 13 个县的广大农村，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1939 年 10 月，日寇对抗联实施了疯狂的“讨伐”。敌人加紧封锁、围困我军，到处烧杀，妄图置我军于死地。我抗联战士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顽强地与敌人战斗在长白山区。身患重病的副总指挥魏拯民为了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带病亲自编写政治课本，写在桦树皮上向战士们宣讲。1940 年 1 月，杨靖宇率部在濛江（今靖宇县）一带遭敌人重兵包围，不幸于 2 月 23 日壮烈牺牲。

由周保中指挥的抗联第二路军在西起哈（尔滨）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吉林东部地区。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以日本关东军第 4 师团为主，纠集伪满军共 2 万 5 千余人对我抗联第二路军所在地区大举“讨伐”。为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我抗联第二路军决定，第 4、第 5 军主力突围西征，周保中率总部和其余部队继续留在宝清、富锦、虎林、密山、饶河等地与敌周旋，掩护西征部队，伺机打击敌人。

1938 年 6 月底，抗联第二路军西征部队遭到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虽经多次苦战，均难以实现西进与关内联络的目的，不得已进入舒兰县境后，西征部队即分散活动。9 月初，第 5 军第 1 师被强敌追击，活动艰难，遂决定突围东返牡丹江地区。10 月上旬，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与日伪军遭遇。指导员冷云率 7 名汉、朝族女战士掩护大队突围，弹尽粮绝，宁死不屈，毅然集体跳人乌斯浑河激流中壮烈牺牲。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英勇悲壮的“八女投江”。与此同时，第 4 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在珠河附近先后被暗害。部队在第 10 军的配合下，继续在该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39 年 3 月，日伪军约 6000 余人对第二路军留守部队进行围攻。周保中总指挥率部开始转移。敌步、骑兵紧追不舍，部队被迫于兴隆沟西北之葫芦崴子阻击敌迫兵，取得了毙敌百余名的胜利。4 月 15 日夜，部队在向穆棱方向前进中被敌人发觉，双方发生激战，经 5 小时战斗，共歼敌 300 余人。历尽千难万险，部队终于转移到镜泊湖一带，继续在那里坚持斗争。

抗联第三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敌人闻之惊心丧胆的部队。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等广阔地区，控制 30 余县，被日寇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

1936 年冬，日军开始了对北满地区的“冬季大讨伐”，对我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进攻。为粉碎敌人的企图，扩大游击区域，赵尚志率 400 余骑兵采取诱敌深入，择机歼敌的战法向兴安岭山脉深处退去。日军果然上当，700 余人分乘雪撬尾追。我军且战且走，在通北附近的冰趟子杀敌一个回马枪，一举歼灭日军 400 余人，其中有日军高级军官 7 人，给敌以重创。在龙门附近的瓦窑，我军一部伏击敌“讨伐队”，毙敌大佐以下 21 人。部队在零下 40 多度的严寒中行军、打仗，在小兴安岭地区与敌作战百余次，袭击敌城镇几十处，打得日寇惊慌失措。据伪满洲国第四军管区司令部 1938 年公布的材料，仅抗联第三路军第 3 军一年来就与日伪作战 427 次，使日伪军伤亡达 7600 多人。

日寇为了消灭抗联部队，早在 1936 年冬，就调集大批武装，以伊春为大本营，向我发动进攻。由于敌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均大大优于我军，为达以少胜多的目的，我军决定避实就虚，首先奔袭伪森林警察队后方，吃掉敌人一路。伪森林警察队驻地伊春距我军驻地需 2～3 天的路程，且大雪封山，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但这并未难住抗联战士，在抗日名将李兆麟的亲自率领下，分乘十几张大爬犁，冒着满天大雪急驰，当晚 10 时赶到敌军营地，将敌迅速包围。敌毫无戒备，顿时乱作一团，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全歼。战斗结束后，我军满载缴获的粮食、武器，以高昂的斗志，连夜又乘胜歼灭了另一支汉奸警察队，此次奇袭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冬季大讨伐”，而且使抗日英雄李兆麟的名声大振。

1937 年 4 月，日关东军纠集 1000 余日军，2000 余伪军，并从长春派来多名日本高级参事官，要“血洗汤原”抗日根据地，当时抗联在汤原只有百

余人的留守部队，面对数十倍于我之强敌，我军采取游击战术，主动放弃汤原城，避敌锋芒，并在敌刚入城的 4 月 7 日晚 10 时，趁敌立足未稳，欢庆“ 胜利 ”之时，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里应外合，百余名抗联战士与数倍之汤原守敌激战通宵，终于攻入城内。伪警察署被缴械，县守备队全部就歼，17 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当场被击毙。缴获了迫击炮 4 门，轻重机枪 4 挺，长短枪 500 余支、子弹 5 万余发。并打开了监狱，解救了因“ 反满抗日 ”被关押的 300 余同胞，取得了抗联史上一次较大的胜利。

随着全国抗战高潮的到来，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也逐步发展。东北地区本是日寇侵华的战略后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使月寇时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把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滞留关外。这就牵制与分散了日军兵力，对于关内各战场的抗战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史诗中写下了光辉壮烈的篇章。

首战告捷平型关

平型关，是古长城上一个关口的名称。它和山海关、嘉峪关、雁门关等诸多古长城上的关口一样，是古代御敌的险要隘口。数百年来，它静静地仁立在山西东北部灵丘县以西一带的崇山峻岭、层峦迭嶂之中，一直鲜为人知。可是，当时间的指针指向了 1937 年 9 月 25 日那一天时，平型关几乎一夜成名，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位居深山，默默无闻的关隘。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很快，平津就沦陷敌手。8 月，日军沿津浦、平汉、平绥铁路三路进兵，国民党军的各条防线不断被突破。一时间，日军长驱直入，不可一世。9 月中旬，沿平绥铁路西进的日军占领大同后，以主力继续南下，攻击雁门关；进占蔚县、广灵、涞源等地的日军第 5 师团主力企图夺取平型关，突破内长城防线。9 月 22 日，日军第 5 师团一部已进犯到平型关以北东跑池地区，魔爪已向平型关伸来。

面对攻势正盛的日本侵略者，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甚至不战自溃，望风而逃，我八路军将士毅然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奋勇迎敌。此时，已在山西五台山地区集结的我八路军 115 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奉命进至平型关以西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之敌。

一时间，平型关地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

平型关不愧为险要的隘口，它北为恒山余脉，南接五台山，东通冀北，西抵雁门，自古就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地势极为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长约 10 余公里的公路，两边都是峭壁高山，沟深道狭，无法攀登。途中只有老爷庙前有一缺口通往山上。这是一个打伏击的绝好地形。平型关是日军南下太原的咽喉要道。如果阻住正面路口，截断敌人的增援，将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地里，在缺口的高地上设置重兵，公路上的敌人就是瓮中之鳖了。我八路军 115 师指挥员决心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把部队隐蔽集结于敌前进必经之路的两侧，待敌向平型关进攻时，出敌不意，从侧后给予猛烈袭击。

9 月 24 日午夜零时，各路部队开始冒雨向伏击地域进发。秋雨如注，狂风不止，加上山洪爆发，天黑路滑，部队行进十分困难。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我八路军官兵冒着大雨、顶着塞外深秋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跨过湍急、齐胸深的山洪，每个人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几乎都成了“ 泥人 ”。但

大家毫不退缩，继续前进。各部队终于在拂晓前准时到达了指定位置。

杨得志率 685 团，在大雨中进行了伏击的部署，而后把部队隐蔽在白崖台以西一带，准备吃掉乔沟、老爷岭之敌；

李天佑的 686 团，借着丛林的掩护，悄悄地埋伏在老爷庙至蔡家峪一线；

张绍东带着 687 团在泥泞中秘密插向蔡家峪、韩家湾一线，以阻援任务为己任；

陈锦秀所率 688 团作为师预备队，潜伏在便于出击的秘密地方；

师直属杨成武独立团和骑兵营早于前一天就赶到了驿马岭地区，等待着平型关方面与敌打响后，配合主力阻击来自广灵、涞源方向的增援之敌。

这些部队都是能征善战之旅，指挥员个个年轻有为，文武兼备，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军的高级将领。部队的战士也大部分是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战士，作战勇敢，素质很高。他们都渴望着首战日军就能打个漂亮仗，打出我八路军的威风来。各部队一切准备就绪后，迅速进行了隐蔽。整个平型关地区一下就静了下来，表面上难以觉察到这里藏有精兵强将。

而此时的日军第 5 师团，在坂垣的指挥下，正分兵一路，向平型关进逼。

这个板垣征四郎被日本军界称为“ 骄子 ”、“ 强烈法西斯化的、少壮派中坚的、大陆派主脑的中国通四大王之首 ”。就是他一手制造了柳条沟事件，与石原莞尔合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 九 · 一八 ”事变，炮制了“ 伪满洲国 ”傀儡政府。他的这些表现深受日本当局的赏识，很快就当上了关东军的参谋长。到侵华战争全面发动时，他已升任日军王牌第 5 师团中将师团长了。此次进攻平型关，他认为势在必夺，因为他自侵华以来还从未受挫、失手过。他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攻破平型关，即可抄击雁门关后方，雁门天险不攻自破。雁门即得，晋北门户洞开，太原垂手可得。太原到手，华北即得，大日本帝国就有了向南纵深发展的后方基地。这个板垣骄横不可一世，根本就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当被告知，在平型关一带有中国军队集结的情报，他以为又是那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国民党军队，并未引起警觉。他作出了进攻平型关的部署。命令 21 旅团长三浦敏事率第 42 联队的第 2 大队，野炮兵 1 个大队，连同在灵丘的 2 个大队，向西攻占平型关及以西的大营镇，并消灭该地守军，控制通向太原的要道；又令在浑源的 2 个步兵大队，从平型关以北的小道沟一带攻进长城后，继续向西南的大营镇进攻，以策应三浦敏事的作战。

受命从左侧翼攻占平型关的旅团长三浦敏事率领的 3 个步兵大队、l 个野炮大队及辎重队，也在倾盆大雨中赶了一夜之后，于 1937 年 9 月 25 日清晨，以 3 路纵队，耀武扬威地向我八路军所设的伏击圈开进来了。

大家久已盼望的抗日歼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近 8 点钟，鬼子来了！在朝阳的照耀下，为首的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 太阳旗 ”，显得特别刺眼，车上坐着几十个鬼子，头戴闪光发亮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怀抱上着刺刀的步枪。紧随这辆车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大队人马。有 100 多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200 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接着是骑兵耀武杨威地开来了。

山上隐蔽的战士们此刻紧握钢枪，瞪大了双眼，屏住了呼吸，观察着山下一队队的日军，当敌人快接近老爷庙时，发动进攻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在此打响了。

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发射，惊天动地，弹如雨下。

负责打蛇头的杨得志第 685 团首先出击。3 路伏兵像 3 把尖刀一样直插敌阵，冲锋一开始就是一阵手榴弹爆炸，接着成排成连的战士杀向公路的敌人，一下就把鬼子斩成了数十段。战士们端着刺刀到处追杀慌乱的鬼子，被刺死、打死的敌人满地都是。完全被锁进十里长沟的“皇军”精锐旅团一下就被打懵了，日军最前面的汽车已被打坏，着了火，后面的汽车、大车、马匹互相撞击，马嘶人窜，异常混乱。鬼子们纷纷从车上跳了下来，嗷嗷叫着四处散开。在狭窄的公路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再加上雨后道路泥泞，行动不便，敌军队形大乱……

日军第 21 旅团指挥官三浦敏事，几分钟前当他遥望平型关时，还骑在马上，给在蔚县的板垣致电，报告他未受抵抗顺利到达平型关的消息。

几分钟之后，尽管他因藏在一匹马的肚子底下躲避枪弹射击而现出几分狼狈，但仍旧不忘窥测方向。他很快就发现了老爷庙这唯一通往山上的缺口。随即，他就命令士兵抢占沟北的制高点老爷庙。

应该说日军精锐的第 5 师团是训练有素的，尽管陷入了重围，但“武士道”精神、法西斯教育起了作用。他们很快就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稳住了阵脚，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一个个都像困兽，拼命厮杀，顽抗。指挥官举着指挥刀声嘶力竭地嗥叫着，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也纷纷爬了出来，迎着枪弹像蝗虫一样开始向周围的制高点运动，渐渐地逼了上来。

“全线猛烈突击！”一声令下，我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雄狮怒吼，纷纷从隐蔽处一跃而起，排山倒海般地压向敌阵，巨大的冲杀声震憾山谷。

战斗进入了短兵相接的肉搏阶段。

敌人是凶狠的，而且枪法也很准。他们不顾伤亡，利用火力的掩护向老爷庙发起了冲锋。经过几次争夺未果，三浦急红了眼，他知道，拿不下制高点就只有被动挨打束手就擒。绝望之下，他挥动着手中的战刀，亲自率领一股敌人又向老爷庙扑来。一时间，敌人的火力占了上风，我们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了下去，一部分敌人已经爬到了对面山上，占领了老爷庙，情况突然变得对我们不利起来。

担任“扎好口袋”“关门打狗”任务的 686 团指挥员李天佑、杨勇见此情景，下了死命令，命 686 团 3 营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下老爷庙。是否控制老爷庙对整个战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营的官兵抱着势在必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直杀老爷庙。乘敌人还未来得及调整人马，巩固制高点阵地之机，我 3 营战士已勇猛地冲上了老爷庙，与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格斗，经过反复拼杀，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3 营 9 连拼得只剩下十几人，但最后终于夺取了老爷庙制高点。

被围在公路上的敌人此刻仍在作困兽斗。在我军两侧火力的夹击下，已被分割成数段。有些日军仍然顽强地向两侧的高地冲锋，企图夺占制高点，有些日军索性依托车辆、土坎等物向我军射击，整个战场争夺制高点的战斗形成了第 2 个战斗高潮。敌人的骑兵，炮兵全都失去了作用，只有穿着皮鞋的步兵乱七八糟地往上爬。拼命往上攻。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始终无法解脱我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天空中出现了敌人的飞机，沿着十里长沟来回盘旋，但敌我双方早已混

战纠缠在一起，敌机无法给陷于苦战中的日军援助，无法扫射，也无法投弹，只得悻悻而去。

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是在 685 团 2、3 营的阵地上展开的。5 连连长曾贤生、外号“猛子”，确实有股猛劲。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 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 20 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 1 人刺死了 10 多个日本兵，他的身上也到处是伤是血。当又有一群鬼子扑上来时，“猛子”拉响了手榴弹，冲入敌阵，壮烈殉国……连长牺牲了排长顶替，排长牺牲班长顶，班长牺牲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赴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 30 多位同志，仍坚持与敌拼杀！9 连和 10 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拣起石块将鬼子的脑壳砸碎。战斗到最后，战士们打红了眼，尽管伤亡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仍然高涨……

激烈地厮杀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顽抗的日军伤亡惨重，再也没有力量组织起新的攻势了。日军指挥官三浦敏事见势不妙，抛下他的旅团，在少数士兵的簇拥下，仓皇地向北逃窜，沟内之敌成了散兵游勇，但由于这些亡命之徒长期受军国主义毒害，仍然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在我军肃清沟内残敌的战斗中，仍然惊心动魄。

一队战士，寻至一个窑洞前，见 10 余个鬼子横躺竖卧，一动不动。一战士走近前时，一个鬼子突然跃起，杨手一刺刀，血顺刀出，战士跌倒在地。战士们愤极投弹，扫射，洞内敌人反投弹、反扫射……在我付出惨重代价后，最终把这股敌人消灭了。

一个战士看见汽车旁躺着 1 个半死的鬼子，他刚跑上去说：“缴枪不杀！”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抬手一刺刀，刺进了战士的胸膛。

有的同志想把负了伤的敌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反被敌伤兵咬掉了……

战至下午 3 时许，终于将围困在 10 里长沟的敌人全部歼灭了。在这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倾翻着鬼子的汽车、大车，车还在燃烧，冒着滚滚的黑烟，车上和车轮旁都是鬼子的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的挡板上，从姿势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尸横遍地。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公路上的车辆里还满载着弹药、装备、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日军的黄呢军服、大头鞋……不可尽数。

正当我军主力在平型关主战场与敌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也奉命插到晋冀交界的驿马岭，负责阻击涞源、广灵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主力歼灭平型关正面的敌人。当平型关打响以后，杨成武部的阻击战斗同样打得紧张激烈。日军的援兵源源不断地从涞源、广灵的据点中开来，企图驰援三浦旅团，可是无论敌人怎样冲锋、厮杀，就是过不去这一关，战士们打得异常顽强，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和敌人肉搏，有的连伤亡过半，有的班、排竟全部阵亡，但战士们誓死不后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身后就是平型关，那里正进行着震惊世界的战斗，尽管敌人的炮火铺天盖地，尽管敌人的射击弹如雨下，尽管敌人的冲锋凶狠、野蛮，我独立团的官兵硬是凭着顽强的斗志，不怕牺牲的精神与敌

反复拼杀，战至下午 4 时，直到平型关方向战斗结束，始终没让一个敌人从他们面前溜过去。

与杨成武独立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晋绥军。平型关西面的东沧池高地，原定为该军的出击目标，但晋绥军并不按预定计划配合我军作战，致使东沧池 2000 余敌人得以集中力量向我侧翼攻击，企图为被围之敌解围。而在我军消灭了被围之敌，主动西进，攻击这股敌人时，国民党晋绥军却又放弃了团城口阵地，使这股原本可以被围歼之敌夺路而逃。

当天黄昏，整个平型关战斗全部结束。

是役，我军共歼日军 1000 余人，缴获步枪 1000 余支，机枪 20 余挺，击毁汽车 100 余辆，马车 200 余辆，取得了抗日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我八路军的军威！

平型关是英雄关，她象征着我中华民族的威严；

平型关是战斗的关，她是侵略者的葬身之地；

平型关是历史的关，她永远铭记着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抵御侵略者的史实。

七亘三大两设伏

七亘村位于太行山脉中段，晋、冀两省的接壤处。古称“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有两道大门可穿过太行山进人山西。北门是娘子关，南门就是七亘。该村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有“龙虎环抱”之称，实为屯兵设卡之要地。

1937 年 10 月 26 日、28 日，我英勇的八路军 129 师第 386 旅在师长刘伯承，旅长陈庚的英明指挥下，连续两次在此设伏，打了两场漂亮的伏击战。

当时日寇在侵占了我河北以后，正气势汹汹地向山西大举进攻。七亘村是日军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路的南侧，大部分是高 10 公尺左右的土坎，杂草、灌木丛生。路北则是几十米深的山沟，便于我军埋伏，而在公路上的敌人却不易展开。刘伯承师长在此实地勘察后，决定在此设伏，痛击敌寇。他随即命令陈庚旅长调集部队在七亘村路南的土坎上设伏。

在得到可靠情报后，10 月 26 日拂晓，陈庚旅长命令 772 团 3 营进入七亘村、甲南峪间的伏击地区。部队埋伏在公路旁，两个连又 1 个排布置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的大道南侧，最 近处距公路只有十几公尺，最远的也不过四、五十公尺，以便用手榴弹可以直接投向公路上的敌群。另外两个连作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以南高地，并派出侦察分队，在东石门一带活动，及时掌握敌情。营指挥所设在离大道约 300 米的山头上，从那里俯瞰山下，七亘村及大道两旁的景物，尽收眼底。

果然不出所料，上午 8 时左右，指挥员在山上通过望远镜发现了一股敌人正向我伏击地区运动，这是一支日军的辎重部队，大约有 300 多人，前后 100 多名步兵掩护，一匹匹骡马，一峰峰骆驼驮载着各种军用物资大摇大摆地向七亘村方向走来。由于日军自沿正太路西犯以来，一直未受到任何阻拦，因此，他们十分麻痹，警戒搜索也十分疏忽。先头的步兵与辎重部队相距约 300 米，后面押阵的步兵距辎重部队更远一些。从远处望去，犹如黄蛇蠕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日本兵，扛着一面日本“膏药旗”，昂首挺胸，神气十足。他们哪里想得到，就在前面不远的七亘村，我八路军的勇士们早已给他们准

备了葬身之地，正严阵以待地静候他们自投罗网呢！

9 点钟左右，敌人大部分已进入我伏击区，随着一声令下，我伏击部队突然向敌猛烈开火。顿时，密集的子弹和手榴弹从数十公尺高的土坎上倾泻下来。正在行进中的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死伤了一大片，敌人立即乱作了一团。这时候，我八路军的一个连按照原定计划，迅速抢占了七亘村南大道两侧及该村西南的定盘山，将日军先头步兵和辎重部队拦腰截断，另一个连队也同时出击，切断了押阵的日本步兵。烦刻间辎重部队被我军三面夹击在中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完全乱了套。骡马和骆驼受到惊吓，四处奔跑，畜撞畜、人撞人、人畜相撞，在狭窄的道路上自相践踏，尘土飞扬、血肉四溅。辎重队两头的日军步兵多次试图救援，都被我八路军无情地打了回去。由于道路狭窄，山上又被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敌人根本无法展开，只有被挤在狭长的道路上被动挨打，干着急，没办法。

趁着日军混乱之际，我埋伏在山上的八路军果断地发起了冲击。士们个个犹如下山的猛虎，端着闪亮的刺刀，挥舞着寒光四射的大刀，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地白刃格斗。一名八路军战士面对向他包围过来的 7 个鬼子毫无惧色，沉着应战，左刺右挑，愈战愈勇，虽然自己被敌人刺伤了 3 处，但他凭借英勇的气概、顽强的斗志、高超的刺杀技术最终刺死了 6 名鬼子。还有 1 名战士，身上 5 处受伤仍坚持与鬼子搏斗，当精疲力尽时，他急中生智，嗖地一下将手中的步枪向敌人掷去，在敌人一愣的瞬间，他猛扑过去将其压倒在，用牙咬掉敌人的鼻子，并趁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激战至 11 时左右，日军被打垮了。除一部分掩护部队扔下辎重队夺路而逃外，其余均被我军歼灭。

这次伏击战，共歼灭日军 300 余名，缴获骡马和骆驼 300 余匹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食品、药材、被服、无线电器材等军用物资。

日军遭此重创后，似乎并未吸取教训。在遭伏击的第三天，又抱着侥幸心理，重新组织起辎重队，由 100 多骑兵，300 多步兵掩护，又迫不及待地向七亘村方向出发了。七亘村是日军向进犯我山西平定的 20 师团补充给养的必经之地。敌人还要路经此地，对此，明察秋毫、料事如神的刘伯承师长早已看得明明白白。初次伏击胜利后，他不但没有急于率兵撤离战场，反而仍然把部队留在原地继续设伏，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再次截击敌人。这种超人的胆识和决断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0 月 28 日凌晨，前天刚刚胜利完成伏击任务的我 129 师 386 旅 772 团 3 营，来不及休整一下，洗去战斗的硝烟，又埋伏在七亘村至改道庙间的大道南侧。起初，大家还耽心，鬼子刚刚挨了揍，还会从原路再来送死吗？可没一会儿，大家就发现自己的耽心完全是多余的。

上午 10 时左右，“ 记吃不记打 ”的鬼子辎重队又从原路向七亘村方向开来。

这次日军多少接受了前次遭我袭击的教训，加强了对辎重队的保护。由 100 多名骑着东洋马的鬼子骑兵开路，300 余名步兵紧跟在辎重队后面掩护，沿途的警戒和搜索也十分严密，凡可疑之处，先用炮火轰击，待确认无事以后，才敢继续前进，生怕重蹈前天的覆辙。就这样，鬼子走走停停，停停打打，于 11 时左右，日军骑兵开始进入我伏击区。

我军 3 营指战员由于有了前天伏击战的经验，这次个个隐蔽巧妙，沉着

冷静。任凭呼啸的炮弹掠过头顶，炸在身边，每个人都严守纪律，纹丝不动。不一会儿，又下起了秋雨，冰凉的雨水带着寒气浸透了战士们的衣衫，但战士们爬在泥水里，一动不动，隐蔽如初。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决不能暴露目标，让鬼子缩回去。

领头的一个鬼子骑兵，春到一路山上山下均无任何动静。自信八路军早已远去了，使得意地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朝后面打着“旗语”，示意辎重部队大胆前进。随后，敌人的骑兵便“嘀嘀哒哒”地走出了伏击区，往达营庄方向继续搜索前进。后面的辎重队紧赶慢赶地进入了我伏击区。

雨，越下越大，大道上的鬼子和骡马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行进着。

“打！！！”一声惊天雷似的吼声，压过了风声、雨声和雷声，在山间骤然响了起来，话音未落，数百名战士的枪口吐出了火舌，一排又一排的手榴弹飞向了敌群，一时间，日军辎重队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前面的鬼子骑兵看到辎重队受到袭击，立刻调转马头向原路冲来，敌人这次企图利用骑兵机动速度快的特点，迅速驰援辎重队，无奈老天不作美，道路泥泞、打滑，马匹奔跑受到限制，再加上我侧翼部队早已严阵以待，以猛烈的火力给回窜的日军骑兵以迎头痛击。敌骑兵队被打得稀哩哗啦，乱作一团。我 3 营指战员打得更是英勇顽强。火力战、白刃战、肉搏战，从上午一直激战到黄昏，但这次敌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其骑兵和步兵分别从前后两头拼命地向辎重队靠拢，也许是害怕再次丢掉辎重队回去要被严惩。因此，冲锋一次紧似一次。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由于风云突变，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我增援部队未能按时赶到，最终，使得敌人的先头骑兵还是救出了一部分辎重向平定方向西窜了；后面的故步兵也救出了一部分辎重部队向东撤了回去。

这次战斗，我击毙敌人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又一次获得了伏击战的胜利。从此，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成功地伏击了日寇辎重队的传奇似的故事，就作为典型的战例载入了我军的史册。

袭机场夜战神威

1937 年 10 月，我八路军第 129 师第 385 旅第 769 团奉命在晋北的代县、崞县（今原平）以东地区伺机侧击进犯忻口的日军。当时，战事正在那里激烈地进行，隆隆的炮声不断从那里传来，鬼子的飞机经常怪叫着在天空中骄横地飞来飞去，向忻口、太原方向的中国军队施行轮番轰炸。我 769 团一到达该地区，就明显地感到鬼子凭借空中的优势，对我在忻口抗击日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完成配合忻口方向军队抗击日军的任务，我 769 团在年仅 24 岁、有勇有谋的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经过反复侦察，终于发现在离代县城南 20 余里的阳明堡镇附近有日军的一个飞机场。轰炸忻口的飞机大都是从这里起飞的。平时，机场上飞机分 3 列停放，每列 8 架，共计 24 架。白天轮番出动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机场。日军的 1 个联队大部驻扎在阳明堡镇里，机场只有一股约 200 人的守备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对后方的戒备还相当疏忽，根本想不到八路军会绕到背后来揍他。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陈团长在仔细分析研究了敌情之后，决心采取秘密而迅速的夜间行动，

出敌不意地袭击机场，打掉敌人的空中优势，支援忻方向的部队作战。

经过周密地计划和准备，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该团 3 营，1、2 营各一部负责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崞县、阳明堡可能来援之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则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准备随时支援 3 营。

10 月 18 日夜，部队悄悄地出发了。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锨、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具，也都绑得紧紧的。长长的队伍在漆黑的夜里穿山谷、过河流，神速而又肃穆。很快部队就到达了机场附近。

此时，机场里死一样沉寂。只有几个鬼子哨兵像孤魂野鬼似的在黑暗里游荡，大部分鬼子睡得正酣。他们绝没想到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此时已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过了铁丝网，摸进了飞机场。看到整整齐齐、闪着银光的一排排飞机，战士们真是又惊又喜又愤恨。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这么近看飞机，但此时已无心观赏，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尽快地把飞机炸掉。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一时间，杀声震天，子弹、手榴弹像雨点般朝一架架飞机倾泻而去，一团团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夜空。有几架飞机顿时起火燃烧，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片刻，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我们冲在前面的战士展开了肉搏战。后面的战士有的爬上了飞机，把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甩，有的端枪专打飞机油箱，有的拿铁锨等工具猛砸飞机，还有的甚至把集束手榴弹绑在自己的身上，冒着密集的枪弹，爬上飞机，拉响手榴弹，与敌机同归于尽……

正打得热闹，敌人的守卫队嚎叫着向我冲来，在 20 多架飞机中间，敌我展开了白刃战。喊杀声、爆炸声、射击声、拼刺的金属撞击声响成一片。战斗中，在第一线指挥战斗的 3 营营长赵崇德同志不幸中弹倒下，当几个战士跑上去扶起他时，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喊道：“不要管我！炸，去……”话没说完，这位年仅 23 岁、经过长征锻炼的优秀青年指挥员就光荣地牺牲了。

战士们看到自己营长牺牲了，万分悲痛，高喊着：“为营长报仇”更加勇猛地扑向敌人。不到一小时，24 架敌机全部被炸毁，守卫机场的鬼子被我消灭了 100 多人。当驻扎在阳明堡镇里的日军反应过来，气势汹汹赶来增援时，我八路军已完成任务，顺利地撤出了机场。而机场剩下的残敌已被我军打得昏头转向，错把前来增援他们的装甲部队仍当作我军，于是，日军自己和自己打了起来，自相残杀好一阵才发现是场误会。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胜利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国。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这次战斗的胜利，直接打击了日军在忻口地区的空中突击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方向的作战，同时，也成为八路军近战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载入了我军的史册。

运输队钻进“口袋”

1937 年 10 月上旬，八路军 115 师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的率领下奉命向敌后挺进，以游击战术的手段，破坏敌之后方联络，断绝敌之交通，与敌在华北的广灵、灵邱、涞源、蔚县地区周旋。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杨成武发现，侵华日军由于前线吃紧，每天都有数十、数百辆汽车和马车在灵丘、广灵通路一带的公路上跑来跑去，给前线

日军运送物资。杨成武决定，首先在这一地区伏击日军的运输队，破坏敌人的运输供应，为我抗日军民补充急需的枪支、弹药和给养。命令一下达，部队就连夜冒雨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开始了急行军，一夜走了近 200 里，于拂晓前进入了预定伏击地区——冯家沟。冯家沟是一个极普通的小山村，紧挨着灵（邱）广（灵）公路，南接灵邱 60 里，北连广灵 20 里。路两旁全是连绵不绝的大山，中间利用干涸的沙河滩铺修出一条单薄的汽车路，路宽也就 10 来米，南边有个小山包，形成一个垭口。这种地形对于伏击从北面广灵南下的日军自然十分有利。

杨成武根据地形布置了一个“口袋阵”。让 1 营在冯家沟南边的哑口上摆兵布阵，1 连居西，一线排开；2 连靠东，监 23 视并阻击灵邱方向可能出现的援敌；3 连在“口袋”底部，堵住敌人；4 连占领路旁山坡，夹击敌人。

部队进入阵地后，雨过天晴，旭日东升，初升的阳光穿过矮树缝隙射来，整个山野弥漫着浓重的水气，淡淡的晨雾环绕在山间。阵地上十分平静，战士们早已把轻、重机枪架好，子弹已上膛待发，手榴弹也已敞着盖放在战士们旁边。每个人都屏住呼吸，耐心地等候敌人来钻“口袋”。

时间大约过了 3 个小时左行，敌人终于出现了。只见公路上开来两辆摩托车，坐在车斗里的日本兵握着车上面的歪把子机枪，当接近我们的伏击区时，忽然车头一转，闯进公路下面的冯家沟村里去了。

随后，两个骑自行车的便衣，也跟着摩托车进了村庄。

刚过片刻，突然烟尘滚滚，伴随着杂乱的马蹄声，公路上出现了约 20 多个日本骑兵，为首的那个家伙的枪刺上挑着一面日本旗，骄横大意、耀武扬威地行进着。当他们刚到哑口边缘，好像发现了什么，突然停下来，了望了一会，接着就勒转马头，也拐进村里去了。只留下一个骑兵在原地，用望远镜继续观察公路两边的山坡，并不时地向后张望，似乎在等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进村的鬼子骑兵又重新出现了，紧跟其后的是日军板垣师团第二运输大队，大约有 120 多辆胶轮大车，每辆都由 3、4 匹骡马拉着，车上的作战物资像小山一样堆着，整个车队绵延几百米，正慢慢吞吞地沿公路向我军伏击区行进着。押车的鬼子们大意极了，大部分人还处在半睡半醒状态，缩着脖子躲避着寒风，三八大盖枪捆在车架上，车队的后面还有 30 多个鬼子骑兵压阵。

鬼子的运输队慢慢地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区，这时，在坡顶处负责了望的那个敌骑兵忽然示意车队停止前进。可是车队此时正在下坡，根本停不住。前面的车刹住了，后面的车仍一辆紧挨一辆滑过来，在坡底处挤成一堆。

这是绝好的战机，埋伏在”口袋”周围的我八路军战士，随着一声令下同时开火，密集的子弹直向敌车队顷泻而去，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顷刻间，把敌人打得昏头转向、血肉横飞、纷纷倒地。有的连插在袖管里取暖的手还没抽出来就栽倒了。未死的鬼子急忙用战刀劈断捆在枪上的绳子，拖着枪，狼狈地钻到车轱辘后面顽抗，战斗进入了相持阶段。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由于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非常顽固，宁死不投降，因此，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虽然我们的“口袋阵”已把敌人团团包围，但鬼子仍然拼死抵抗。为了尽快地结束战斗，防止周围鬼子的增援部队赶来解围，我军官兵随着一声号令，纷纷从四周的阵地上一跃而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敌人发起了排山倒海似地冲锋。战士们如下山的猛虎，个个勇猛顽强，与敌人展

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喊杀声、各种枪支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汇成一片。鬼子也拼死挣扎，拒不投降。狭谷里到处是翻倒的车辆，大小木箱滚了一地，受惊的骡马踏着敌尸乱蹦乱跳，把大车拽得歪来歪去。

经过三四十分钟的激烈战斗，鬼子最终抵不住我八路军的猛烈打击，100 多名鬼子被我击毙、30 多个伪军跪地投降。我军以很小的代价，大获全胜。继日军板垣师团主力在平型关被歼后，它的第二运输大队也在此覆没了。此次伏击战，我共缴获摩托车 3 辆，大车 120 多辆，骡马 800 多匹，步枪 7025 多支，各种短枪 10 多支，炮弹 20 多箱，子弹 40 多箱，罐头、饼干、汽水等食品 2200 多箱，还有一大批大衣、军毯等。

战斗结束后，满身泥土、硝尘的战士们迅速把战利品重新装上大车，运往我抗日根据地。没过多久，战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战后，八路军 115 师发来贺电称：“……将广灵、灵邱间交通完全截断，缴敌人大批军需品及骡马，昨日又将广灵占领，此种行动给日寇之打击与困难甚大，予我军与友军以极大的兴奋与极好之模范……”

撕碎敌“血洗计划

1937 年 4 月，日寇制定了一个“血洗计划”，准备血洗汤原县。

汤原县是抗日联军第 6 军的故乡，县城不大，坐落在松花江北岸，距佳木斯不过几十里路，是伪三江省的中心。附近有黑金河、葛金河、乌拉嘎等金矿和鹤岗、双鸭山等煤矿。日寇虽然十分重视这块地方，但由于我们党在这一带群众基础强，游击战争活跃，他们费尽了多年的心机，也没把这个县伪化。1935 年，日寇在南满、北满各地，几乎大都实行了“归屯并户”，在汤原，这个毒辣的政策，就是行不通。人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宁作枪下鬼，至死不归屯。”三五个汉奸特务，根本不敢跑出据点。日寇天天叫唤：“三江已成共党乐土！”“汤原的地皮红透了三尺！”不光是乡村大都被我抗联控制着，就连汤原城里和有数的几个据点里，都有我们的内线。城里的敌人一翘尾巴，我们抗联就知道他往哪儿飞。当然，敌人的“血洗计划”也自然保不了什么密。至于敌为实施“计划”而开到的日军和伪军，运来的大批武器弹药，以及特地从“新京”派来的日本高级参事官等等，我抗联更是了如指掌。

但是此时很不凑巧，我抗联第 6 军 5 个师都远离了汤原：1 师、3 师南跨松花江，到依兰、桦川和宝清一带开辟新区去了；2 师、4 师西越小兴安岭，前往哈北，配合第 3 军开辟新游击区去了；5 师也到边境的萝北佛山执行任务去了。眼下，汤原境内，只剩下第 6 军参谋长冯志刚带的 100 多人的留守团。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我军决定：趁敌人刚到，我军来个突然袭击，进攻汤原县城，捣乱这个马蜂窝。

说实话，我军 100 多个人，敌我兵力如此悬殊，别说打仗，就是保护机关、放哨也不够，现在去打人家重兵防守的县城，这是哪一本兵书上也查不到的啊！战士们真是有些愕然。冯参谋长解释说：“我军有利条件很多，打起来你们就知道了，何况我们的人数远不是几百！……”战士们听了他的话，还是有些莫名其妙。

天刚黑，部队就向汤原出发了。

各乡的群众听说日寇要来施行三光政策“血洗汤原”，个个咬牙切齿，都自动报名前来参战。群众队伍到底有多少？天黑也看不清，只见大路小路都是人。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都来了。有的扛着土枪土炮，有的拿着红缨枪，更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几乎是路多宽人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这时，战士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冯参谋长所说“何况我们的人数远不是几百”这话的意思。有的战士悄悄说：“这么多的人！一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汤原城淹了！”走到曹二虎屯，只见妇女会、儿童团、救国会也都出动了。他们在路旁摆上茶水，热情地打着招呼。“同志，喝口茶吧！”一个老汉，把自己的车套上，拉着牲口，站在道旁，对战士们说：“你们前头走，我后头跟着，去拉胜利品！”这动人的情景，恐怕就是日寇说的“汤原地发红三尺”吧！

半夜光景，我抗联留守团悄悄地摸到了北门外。这时只听见城墙上传出冷漠的更锣声，和更夫一声声拉长音的吆喝；

“平——安——无——一事！”

战士们刚接近城门，城门开了。接着闪了几下红光，这是内应关系安排好的，城门早被我们控制起来了。于是，部队快速进入城内。

汤原小城，被两条十字街割成几个方块。西北是县政府大院和警察大队队部，东南、西南分驻着伪军和日本兵。街中心十字路口上，有一个大碉堡。农民自卫军化装成敌人，采取里应外合，不费一枪一弹，把大碉堡控制起来了。战士们进城后，在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配合下，也是没放一枪，收缴了伪军防守所的 1 个排。随后各区的农民大队，拥进了城。

神不知鬼不觉，汤原城几个要害地方，全部换了主人。

战士们沿北城穿过几条黑胡同，悄悄地来到县府大院跟前。一路上很顺利，部队一到，立即又有人来带路。县府大院后墙早有人摆好了梯子，另一名“更夫”还在那里喊着“平安无事”。

进了县府大院。战士们一部分直奔大堂，一部分去堵日寇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宿舍，另一部分扑向驻在前院东厢房的日寇守备队。刚过东墙根，遇上一个穿着睡衣的日本鬼子，他闻得动静，叽哩哇啦叫起来，转身想跑。冯参谋长举起匣枪，“当”地一枪，鬼子倒在地上了。

枪声打破了寂静的夜。顿时，沉睡着的汤原，像爆豆一样地响起无边的枪声。

县府大院乱了营，敌我混在一起，乱喊口令，乱打枪。声势浩大的农民队伍，听见战斗打响了，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放在煤油桶里放开了。那声音，像几百挺机枪怒吼。不要说敌人听不出是鞭炮，就连我们知道底细的人也分不出真假。

直打到下半夜，西北方向的枪声才逐渐停了下来。街中心与县府大院门口的枪声却愈来愈激烈。农民自卫队和各种群众武装，把日寇和伪军牢牢地封锁在院子里，又放鞭炮，又吆喝，吓得敌人只打枪，不敢走出一步。

在内线的策应下，县府大院旁的伪警察全部被缴了械，东厢房里的日寇守备队被我机枪严密封锁。这时，砸开仓库，满是枪械武器和军用物资。于是，赶大车、牵毛驴的群众队伍上来了，搬的搬，扛的扛，一群群地拥进来，又一群群地涌出去，比赶集还热闹。仓库旁边的监狱也砸开了，一片欢呼声，跑出了几十名“犯人”，他们有的披着长长的头发，抓住战士们就喊：“同志们！你们可来了！”有的不等吩咐，就随便拿起一件武器，跑去参加战斗

了。

这时，冯参谋长带的一部分战士已完全占领了日本参事官的住房，日本副县长，也做了刀下鬼。伪县长吓得钻在桌底下，直叫唤着：“饶命！饶命！我……我没……签字……”

战士们从桌底下把他揪出来，他仍是连连叫着：“我……我……真……真没签字啊！”

“签什么字！”冯参谋长愤怒地问。

“血……血洗计划……”他结结巴巴地说：“血洗计划，我没签字啊！”说着用手指发抖地指着桌上的一个文件。

冯参谋长拿起一看，果然是日寇“血洗汤原”的计划。他气得当即把它撕得粉碎，扔到地下，向那个伪县长说：“这就更用不着你签字了！”

天快亮的时候，部队交替掩护着撤出了县城。战士们抬着缴获的三挺机枪，三门迫击炮，几十支步枪；大车上满载着子弹、炮弹，浩浩荡荡地向深山密林走去。日本鬼子受到这一突然袭击，吓昏了头。他们只好仍蹲在城里西南角上放枪放炮给我军“送行”。

夜袭汤原，轰动了整个北满。一连几个月，敌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其“血洗计划”也自然流产了。

广阳设伏巧歼敌

1937 年，深秋。

八路军第 115 师 343 旅奉命由五台山南下，驰援娘子关，寻机歼敌，以配合忻口会战，保卫太原。

连续 7 天的行军开始了。战士们顶寒风，踏泥泞，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急速行进。

部队开往平定途中，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日军于 10 月 26 日占领娘子关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的大道向榆次、太原进犯。据情报，日军从娘子关西进的是由川岸文三郎率领的 20 师团。该师团除以主力沿平定、阳泉、寿阳县进逼榆次，直取太原外，又以 1 个旅团的兵力出动于正太铁路左翼，沿公路与正面部队齐头并进；另外，109 师团的 1 个大队由九龙关进逼昔阳县。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太原，我 343 旅奉命向昔阳县以西的沾尚镇附近进发，待机打击左翼进犯之敌。

10 月 30 日，343 旅到达正太路南的沾尚地区。此时，日军已占领了平定及其以南的白家掌一带。预计日军左翼必经沾尚、松塔向榆次开进。于是，陈光和陈士榘决定在广阳巧设伏兵，痛击敌人。

为了选择有利地形，旅长陈光，参谋长陈士榘翻山越岭，实地察看。广阳地处沾尚至松塔之间，是个不到 200 户人家的小村镇。附近都是南北向的山岭，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有的山沟长达几十里。从沾尚经松塔至榆次，虽有条公路，但由于年久失修，加上山洪瀑发，沙石冲击，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似路非路，似河非河，不便于日军机械化运动。这里地形复杂，又有疏落的树木，便于我军部队隐蔽，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经过一番认真勘察，各部队都找到了理想的设伏地点。山上虽然冷气袭人，但陈光、陈士榘等人的军装都被汗水湿透了，当想到这里将变为敌人的墓地，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11 月 3 日，侦察人员向陈士榘报告，日军正在向广阳方向开来。于是，343 旅连夜进行兵力部署，将部队埋伏在广阳到松塔之间的大川里：以 686 团的 1、3 营为主要突击部队，进入前小寨、离村以北高地；685 团进到狼沟山，除以主力一部配合 686 团外，其余部队选择好阵地，准备打击日军回头增援的兵力；陈士榘带部分参谋人员随主要突击部队 686 团行动。

夜幕隐走，黎明到来，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11 月 4 日晨 7 时，日军举着太阳旗，气势汹汹地从沾尚向松塔行进。先是侦察搜索的骑兵部队，随后是主力部队，其中有步兵、炮兵和少量装甲车。鬼子自从在平型关吃了苦头，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行军时总是把辎重部队夹在中间，前有骑兵开路，后有步兵保护，天上还有飞机掩护。队伍缓缓行进，蛇一样向前蠕动。日军每通过一个地方，八路军的观察哨就甩帽子或摇动树枝，发来信号。

到中午时分，日军第 20 师团主力 4000 余人大部分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区。川里公路上尘土飞扬，人喊马嘶。隐蔽在山头上的我军指挥员目睹着这些骄横践踏中国土地的日本侵略军，不由怒火心中烧。但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只能强压满腔怒火，耐心等待着总攻时机。

时间已是下午 3 点多钟了，太阳稍微西斜。这条婉蜒爬行的蛇头部已伸到松塔镇，而它的尾巴还在广阳附近慢慢地拖着，但已一步一步地爬进了我八路军为它设下的陷阱。

“咣！”一声信号枪响，我英勇的 685 团、686 团的各路伏兵如神兵天降，从山间、林中冲杀出来，喊杀声，机关枪声，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震撼着整个山谷。

这一突然的袭击，顿使日军惊慌失措。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我八路军压在山沟里，欲进不成，欲逃不能，加上辎重队骡马一乱，队伍霎时就变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有些日本兵虽然一边跑一边射击，但也无济于事。他们总算在乱了一阵之后，清醒过来，重新组织力量，利用山沟洼地进行抵抗。

我八路军战士在公路上东冲西杀，将这伙日军切成数段，分别围歼。山谷中，战士们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刺刀反射着落日余辉闪来闪去。经过艰苦奋战，终将日军全歼。

这次伏击，歼灭日军 1000 余人，缴骡马 700 余匹和大量军用物资，战斗结束，打扫完战场，部队又向松塔镇方向追击了 1 天。然后，连夜转入山区。

广阳伏击战，沉重打击了西犯的日军，有力地支援了友军作战，对保卫太原起了重要作用。

对广阳之战，国民党大本营曾这样记载：“在平定西南之沾尚镇附近，我八路军与敌之师团激战，敌溃败，伤亡千余。我缴获战马五百余匹，机步枪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查中。该军以一部正追击逃敌。”

“六路围攻”的破产

日军驻太原的第 20 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是个骄横、狡诈的家伙。自他率军进犯我山西以后，处处受到我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破铁路、炸火车、袭据点、杀鬼子，使日军陷入困境，不得安宁。川岸文三在饱受了我种种打击之后自以为：与其同八路军枝枝节节地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

灭之。于是，他就开始大量派遣特务混入我军活动区域，还出动飞机进行低空侦察，刺探我军情报，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终于，“机会”来了。川岸文三获悉了我八路军 772 团正在正太路芦家庄至阳泉段进行破袭战的消息。他如获至宝，急忙调兵遣将，于 1937 年 12 月 22 日，亲自指挥步兵 2000 余人，飞机 3 架，一个骑兵连，大炮 10 门，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兵分六路，以马蹄形的阵势，对我正在破坏正太铁路的 772 团进行了“分进合击”。

狡猾的敌人在大部队之前先派出了一个便衣队，在寿阳的羊头崖一带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日军的尖兵部队还穿上了中国军服，抓了本地人给他们带路，用刺刀逼着他们沿途杀人放火，意在激起本地人的对立，自相残杀，诱使我军出击，然后，大部队好包抄我侧背。此时日军的六路大军已对我 772 团形成了包围之势。

我八路军 772 团也觉察到了敌人的动向。在此之前，他们在破路战中已发现了敌机超低空的盘旋侦察，后又在羊头崖发现有日军活动，不久，又在寿阳南部的里思村发现了日军的便衣队，同时获悉平定方向也有千余日军进到昔阳西南的西寨。综合这些情况，战将陈庚奉命率 772 团进行内线作战，抗击敌人：我 769 团、汪支队、秦赖支队在外线配合作战。

拂晓，战斗打响了。

我 772 团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 2000 多鬼子开始了激战。指战员们凭借有利地形坚守阵地，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疯狂进攻。敌人的飞机反复向我军阵地俯冲轰炸，敌人的大炮向我阵地乱打，敌人的步兵端着刺刀一次次嗷嗷叫着向我冲锋，都难以将我军阵地突破。战至黄昏，日军增援人数越来越多，陈庚果断命令少数部队担任阻击任务，将敌阻于横岭一带，掩护部队转移，自己率主力往南向和顺西北的独堆山地实施转移，准备继续侧击敌人。

主力部队顺利地撤了下来，经过夜行军，于深夜到达独堆地区。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和大半夜的急行军，部队已十分疲劳，急需休息。可是当部队到这里时，却发现独堆已为日军占领。一堆堆的大火映出了一个个鬼子的身影。原来，从阳泉赶来的 500 名日军已先到达这里，正在搭锅做饭呢。

陈庚见状，顾不得劳累，又率部队避开这股敌人，悄悄地绕到独堆附近的南、北军城一带的山地暂时隐蔽休息。

第二天清晨，被我阻在横岭的敌人以为我军已撤往马坊镇，就迫不及待地追了过去。可当他们冲进镇子才发现，这是一个空镇，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在这里，迫击的鬼子又会合了由榆次经阔郊赶来围攻的敌人，兵汇一处又继续追寻我军踪影。慢慢地就摸到了南、北军城我军所在地。

经过几个小时休息的我军部队，在陈庚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在南、北军城摆开部队，同尾追而来的日寇又打了起来。战斗一开始就紧张、激烈，气势汹汹的敌人凭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恨不得一口就把 772 团吞下去。战斗一打响，各路围攻的鬼子立刻就火速向这里蜂拥而来，企图将我军歼灭于南、北军城地区。因此，战斗越打越激烈，越打敌人越多。我军官兵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奋勇杀敌。和敌人进行了反复的厮杀。这场战斗整整地打了一个白天。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然没把我军消灭。天又黑了下来，陈庚为了使敌人“分进合击”的阴谋落空，便又留下少数部队牵制敌人，自己率主力趁着浓浓夜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晓地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

到了榆树坪、龙王村一带。

敌人的四路围攻部队，原想在羊头崖、里思、松塔、独堆、南北军城等几个地方包围我军，但都扑了空。他们的各路大军到处被我军阻击，但就是找不到我军主力。我地方游击队又在外线不断袭扰他们。这几路鬼子苦于道路不熟、交通不便、处处挨打、人困马乏，不得已于 12 月 24 日灰溜溜地原路撤回。由彭温、西寨来攻的两路敌人，听说那四路扑空退回，自知不是八路军的对手，更不敢单独冒进，也自然又缩了回去。

就这样，经过历时 5 天的机智、灵活而又艰险的战斗，我八路军 772 团终将六路围攻的日军全部击败，歼敌 600 余人。川岸文三野心勃勃组织的“ 六路围攻 ”，来势汹汹，但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草草收场。

神头岭上显威各

位于山西省潞城县东北的神头岭下有个村子叫神头村。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发生过著名的“ 神头岭之战 ”。

1938 年 2 月，日军以 3 万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直逼晋西黄河各渡口。我八路军 129 师奉命进抵晋东南，寻机歼敌并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刘伯承师长把神头村作为伏击敌人的中心地区。为什么要把伏击地点选在此处呢？原来，这一带地形复杂，山高坡陡，一条浊漳河与日军重要的兵站基地黎城隔河相望。日寇重要运输线邯长公路途经此处，神头岭是必经之地，因为条件恶劣，日军在这里的守备较薄弱。这里是较理想的伏击地点。

刘伯承师长对这次战斗进行了亲自筹划。决定采用“ 吸打敌援 ”的办法歼敌。所谓“ 吸打敌援 ”，就是以一股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诱敌援兵出动，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待机伏击之。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攻其所必救 ”。

佯攻地点自然就选在了敌重要兵站所在地黎城，据有关情报，此时黎城守军仅有 300 余人，兵力相对薄弱。

刘伯承师长命令第 385 旅 769 团袭击黎城，并阻击涉县出援的日军；命令第 386 旅在潞河村与微子镇之间的神头岭以西的南北一线山岭设伏，歼灭潞城出援的日军。

1938 年 3 月 16 日拂晓前，我军各部队全部进入伏击阵地，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凌晨 3 时半，我 769 团趁着夜色一举突入黎城城里。一时枪声大作，沉睡中的鬼子仓促应战。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激战中我军发现，城中的鬼子人数明显增多，不止 300 余人，我军一个营的兵力打起来十分费力。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头一天，有一股步、骑、炮、装甲车部队的敌人突然开进城里，人数大约 1200 余人，这个情况我军事先并不知道。战斗打响以后，城中守敌和临时宿营的两股敌人合在了一起，约 1500 余人，向我军猛扑过来。我攻城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激战。由于天还没亮，鬼子一时搞不清虚实，再加上我军是有备而来，敌人是仓促应战，我军虽寡但并没吃亏。敌人大都固守在房子里不敢出来，只是胡乱的向外射击。我军官兵见此情景，果断地边打边撤，在消灭了 100 多鬼子后，撤到了城外的乔家庄。百余名鬼子骑兵尾随追来，又被我军杀了个“ 回马枪 ”，抱头窜回了城里。

当黎城战斗打响时，果然如我军所料，邻近的涉县、潞城之敌接到求援

信号后，开始向黎城增援。力图保住这个重要兵站。

涉县出援之敌到达东、西黄须地区时，遭我设伏阻击部队的拦击，打了一下，敌人就又缩回了涉县城。

潞城日军第 16 师团村清部队和第 108 师团笹尾部队以及自卫队、骑兵等共 1500 余人，骡马 1000 余匹，浩浩荡荡急速向黎城方向扑来。等敌人走过赵店镇木桥之后，我潜伏战士一把火烧毁了木桥，断了敌人回潞城之路。

9 时 30 分，这股敌人已全部进入了我神头村设伏地区。我军著名战将陈庚指挥 386 旅立即从三面向敌人发起了猛烈地攻击。

敌人一下被打得乱了方寸，此时方知中计，但为时已晚。日军笹尾指挥官还来不及调整指挥，一颗迫击炮弹就落在了他的头上。失去指挥的鬼子们，嚎叫着乱作了一团。

我军官兵趁势猛攻，奋勇杀敌。许多新战士因武器不够，就用梭标同敌人拼杀。惊慌失措的鬼子还来不及看清是什么武器，浑身就被戳成了蜂窝。有一名战士负伤后，用毛巾把伤口包上，又冲向敌群与敌厮杀，一连刺死了 6 个鬼子，最后自己也壮烈殉国。另一名战士用负了伤的胳膊一口气向敌人投了十几颗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还有的战士赤手空拳地和敌人摔跤，把鬼子按在地下，用石头砸死。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除百余名鬼子趁乱逃回城里，其余均被我军歼灭。

下午一点钟之后，敌人又从黎城、潞城两个方向连续派兵救援神头岭之敌，均被我军部队击退。

此次战斗，我军共毙伤及俘敌 15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0 多支，骡马 600 多匹，大获全胜。

第二天，日军派出飞机、大炮和千余步兵，到神头岭一带进行报复。他们害怕重蹈覆辙，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轰炸和炮击，才胆颤心凉地进入了神头村。然而，他们哪里还看得到我军的影子？气急败坏的日军用机枪、大炮和飞机向周围地区狂轰滥炸了一天，最后不得不垂头丧气，灰溜溜地用数十辆汽车装满同伴的尸体撤回了据点。

神兵夜战三井镇

三井镇，位于晋西北距岢岚县城约 30 公里的一个坐落在山沟里的小镇。

1938 年 3 月 10 日黄昏，这里突然窜来了大批从奇岚城出逃的日本鬼子。这些被我八路军围、追、堵、截的鬼子兵个个如丧家之犬，只恨自己少长了两条腿。窜入三井镇后，鬼子见天色已晚，害怕继续再逃会遇上善长夜战的八路军打伏击，再加上连日来又渴又饿，又困又乏，实在跑不动了，索性就地扎营，准备在此喘口气，天明以后再继续上路。

三井镇的四周筑有一圈防土匪的土城墙，一条大道贯通镇内南北，村民们大多靠东居住，房屋零乱地散列着，方圆不过一二公里。镇的两边是高高的黄土源，整个地势好似古罗马斗兽场。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的攻击，充分利用了土城墙和周围有利的地形，布设了防线，派了哨兵。

此时，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天空中隐约闪着几颗稀疏的星星，四野黑沉沉、静悄悄的，只有寒冷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土城墙上不时地出现鬼子哨兵的身影。镇里的敌人稍稍喘了口气，但仍惊魂未定，谁也不敢睡觉，只是忙着拼命地填满自己又饥又渴的肠胃。鬼子们也许想不到，我八路军 359 旅

在王震旅长的指挥下，已经神速地赶到这里，在夜色中正悄悄地把三井镇围了起来。

深夜 23 时许，战斗打响了。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我善于夜战的八路军战士像闪电一般向南门勇猛地扑去。敌人很快从城门上射出了子弹，条条红红的火舌把城墙都映红了。八路军战士们充分利用夜幕的掩护，敏捷地在敌人火力网下运动，很快就接近了土城墙根旁。“轰轰！”随着集束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惨叫着倒下了一片，城门也被炸开了。后面的日军见势不妙，慌忙增援，想封锁城门，可此时我行动神速的突击队已冲进了城门，与敌在城门处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射击、投弹、刺杀、刀砍、肉搏，很快就把这股敌人打退了。可是，正当我军准备攻进镇里时，敌人密集的火力呈扇形向城门狂扫，一下就压住了我军，一些战士不幸中弹伤亡。

原来，敌人在街心修筑了一个环形防御工事，这样，无论从哪个门攻入，敌火力都能达到。但敌人的火力再猛烈，也无法阻挡我英勇战士的前进。战士们凭着夜幕的掩护，一会儿卧倒，一会儿跃起，一会儿飞跑。悄悄地摸到了日军的中心工事近前。敌人只顾朝城门射击，根本没料想我军已摸到眼前，随着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心工事里的日军被炸上了西天，敌步枪、机枪和山炮也成了哑巴。

前进的道路打开了，我后续部队踏着敌人的尸体蜂拥而上，一部分人夺取了敌人的阵地，一部分人继续向前面穿插。日军赶紧收缩，凭借围墙构成支撑点。我们的战士则沿着房屋的土墙飞速运动，睁大眼睛注视着敌情。1 个鬼子凭借大房子朝外射击，火光暴露了他的位置，我 1 名大个子战士迅速靠近，突然冲进去，一刺刀就给敌人来了个“透心凉”。

逃到三井镇的敌人，总共有五、六百人，虽然是残兵败将，但困兽犹斗，仍顽固抵抗。我军则充分利用夜幕，采取机动灵活的打法。两股兵力分别从南门和西门打了进去，互相呼应，对敌构成了一个夹攻的态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敌人且战且退，逐房逐巷地据守，我军逐房逐巷地争夺。战斗越打越激烈。

敌人仅有的 11 个山炮被我们夺过来了。山炮，是敌人的命根子。日军见此情景，立即组织了加强班，以更加猛烈的火力向我射击，企图夺回山炮，我又有一些战士伤亡……。

夜深了，整个三井镇的街巷里仍不时地传出阵阵枪响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敌人战马的嘶鸣和日军绝望的呼嚎声。我军边打边搜索，沿着镇上的东街不断地向前攻击前进。

敌人在我四面攻击下，慌忙化整为零，分散抵抗。我军则迅速采取小股游动的方法进行攻击。日军已被打死大半，剩下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当东方渐亮，雄鸡报晓之时，我军对镇内残敌发起了歼灭性的攻击。但在此时，突然“轰隆！轰隆！轰隆！……！”无数发炮弹从天而降，落在了我军的阵地上，迟滞了我军的攻击行动，日军残敌 200 多人乘机突围，逃向了邻近的据点。

这阵“鬼炮”打得大家既气愤、又纳闷。日军仅有的一门山炮已被我军缴获，邻近抓点鬼子的炮火也打不了这么远。这么密集的射击也绝非 1、2 门炮所为。那么，这炮究竟是谁打的呢？

原来，这炮火是国民党赵承缓部的一个炮兵连打的。这个连本是与我军

商定好要参加这次战斗的，但是由于行动迟缓，不善夜间行动，在我夜间攻击三井镇，急需炮火支援时，根本就找不到他们。而在我即将全歼日军时，由于该连盲目射击，不仅没有打着敌人，反而限制了我军行动，帮了敌人的忙。

虽然一部分敌人侥幸逃走了，但是三井镇战斗的胜利是巨大的。这个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晋西北，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我军夜战的神勇更使敌人闻之丧胆。

江南抗日第一枪

在江南的镇江到句容之间，有一条婉蜒起伏的公路。1938 年 6 月 17 日，粟裕司令员指挥新四军抗日先遣队挺进江南的一支尖兵部队，在这条公路的卫岗地段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打响了新四军进军江南后抗日的第一枪。

新四军这支队伍的官兵，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苏区游击战争的考验，是支对党忠诚，能征善战的队伍。自改编以来，看到日寇的铁蹄已践踏到我美丽富饶的江南，官兵们早就渴望东进抗日。

部队按计划于清晨前完全进入了卫岗南赣船山一侧的伏击位置。

一夜的急雨，整个山谷雾气濛濛、潮气袭人。山路也像打了油一样的滑，战士们潜伏在丛林中的泥地里，静候着敌人的到来。

8 时 2o 分，从镇江方向开来了一支车队，汽车的引擎声从迷雾中由远及近，很快就出现了 5 辆汽车。为首的是一辆包车，慢慢腾腾，小心翼翼地向我伏击区开来。当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区后，粟裕司令员高喊一声："开火！"，顿时枪炮齐鸣，手榴弹像雨点似的飞向敌车，日本人的车队立刻就陷入了我火力网中。车上的鬼子一下被我们打死了十多个，其余的鬼子急忙翻身下车，在泥地上翻滚挣扎。

第一辆包车被打得燃起了大火，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最后撞到一个土埂上。两个日军指挥官刚想从车里爬出来，就被我神枪手击毙在车下。最后一辆车也被我军击伤被迫停在高坎上，堵住了敌人的退路。这样，前后的路都被封死了，敌人进不得，退不了，中间几辆车被夹在中间成了活靶子。但鬼子仍负隅顽抗，在经过了最初的慌乱之后，从车上逃下来躲到附近深草丛里的鬼子，经短暂的调整就狂叫着从草丛中跳出来，凶狠地向我伏击阵地扑来。我军战士严阵以待，先以猛烈的火力给敌以较大杀伤，随后，趁敌败退之势，勇猛地发起了冲击，追杀溃逃之敌。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人敌阵，与敌拼起了刺刀。只见刀光闪闪，血光四溅，鬼子一个个哀嚎着被刺倒在地，公路上下到处躺倒着鬼子横七竖八的尸体。我军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很快将这股敌人消灭干净。

当枪声稀落下来以后，粟司令员来到那辆为首的包车旁察看，冷不防，旁边一个受伤未死的日军军官猛烈抽出腰间的指挥刀，一跃而起，高举着东洋刀就向粟裕的脑后劈来。说时迟，那时快，粟司令的警卫员及时举枪击毙了那个垂死挣扎的家伙。

战斗胜利结束了。此次战斗共击毙敌少佐土井、大尉梅兰以下 90 余名日寇，击毁汽车 4 辆，缴获枪支数十支。

从此，新四军就活跃在江南抗日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打得

日寇惊慌失措，坐卧不宁。新四军成为对江南日军威胁最大、最有战斗力的抗日队伍。

名将”命丧黄土岭

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是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擅长于“新战术”和山地战。

那是 1939 年年底，坐镇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指挥所部分 3 路向我晋察冀军区第 1 分区根据地“扫荡”。其中，其东路为主力，由迁村宪吉大佐亲率 1 个大队和 1 个炮兵中队、1 个机枪中队共 600 多名日军，有经白石口、鼻子岭向我银镇地区“扫荡”的迹象。东路“扫荡”路线上都是深山大谷，从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道，两面都是陡立的山峰。特别是由于大山阻隔，另外两路敌人难以策应，虽然东路是敌人的主力，但同时也是孤军一支。为此，我八路军决定 3 个整团又两个营和 1 个游击支队，共 6000 余人，将敌东路诱至雁宿崖加以消灭。

11 月 2 日，敌 600 余人进至雁宿崖附近的白石口。11 月 3 日 7 时许，在杨成武司令员指挥下，我军 1 分区 1、3 团和 3 分区 2 团在雁宿崖这个古战场上同 3 路敌人先后接火，经过一天激烈的拼杀，600 多日军被我军歼灭 500 多，生俘 13 名。在这同时，向走马驿进攻的另一路敌人，被我 1 分区 3 支队和 120 师 715 团 3 营阻击了 1 天，逃回插箭岭据点。

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大队人马就立即扑来，妄图趁我们“消化”胜利果实时，打我们一个碎不及防。

果不出所料，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 2 旅团所属约 1500 多人（伪军除外），分乘 90 多辆卡车急驰涞源。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敌人上次分兵 3 路在雁宿崖吃了大亏，这次则集中一路“进剿”，极力寻找我主力决战，这次路线可能沿迁村宪吉大佐来的旧路，进至银坊，然后，或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

这次报复性“扫荡”由赫赫有名阿部规秀中将亲自率领。其独立混成第 2 旅团又堪称日军精锐。日军的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中将够得上出任师团长之职了。阿部规秀上个月晋升中将，并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迁村宪吉大队被歼，使他在刚刚晋衔之后如同挨了八路军一记耳光，丢了脸。所以，他第 2 天就亲率精锐之师出马“扫荡”了。

阿部规秀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刚刚晋衔，急于报效天皇，他并不知道我军的厉害。临行前，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 11 月 13、14 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8 时 30 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　　”这是后来从缴获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查到的。真是利令智昏，狂妄至极。

当天夜间，敌人进到雁宿崖下，把我军已经为其埋葬的一些敌尸，一具具挖出来，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柴堆，浇上汽油，点火焚化。整条山谷弥漫着焚烧尸体的焦臭味，几里外都叮望见熊熊的烈火。

11 月 5 日，1500 多名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进犯。我 1 团 1 营 5、6 连

与 25 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敌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像翻飞的鹞子那样紧紧缠住猎物不放，使敌人既求战不能又追赶不及，气得暴跳不止。

当晚，敌人到达银坊镇，实施“三光”，银坊一带村庄大火冲天，彻夜不熄，好在群众都已撤离，没有受多大的损失。

11 月 6 日，敌人两次扑空后，急不可耐，终于离开银坊镇，倾师东奔黄土岭。

“敌人来了！”

消息传来，我军指战员士气大振。但为了诱敌深入，以利围困聚歼，这天我军丝毫没有惊动缓缓东进的敌军。晚间，敌人搭起帐篷，解开行装，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了。夜里，天气陡变，浓云蔽空，星月无光，太行山上的阵阵冷风，扑击着寂如坟岗的黄土岭。

我军乘夜展开，1 分区 1 团、3 团、25 团和 3 支队，3 分区 2 团和 120 师特务团等部队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夜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11 月 7 日，天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消逝在浓雾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紧张感。“黄土岭”听起来像黄土高原上的土山，其实不是，它是太行山北部涞源、易县交界处群山中一座垭口，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不甚宽的河滩。时已深秋，山里冷得早，林木脱尽叶子，地上是一片枯草。

上午，敌人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先头部队约 30 多人，携轻重机枪数挺，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

中午 12 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蛇村，大队人马透迤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 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狭谷中的小路。这时，我 1 分区 1 团、25 团迎头杀出，1 分区 3 团和 3 分区 2 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 1.5 公里，宽约百米的沟里。我军 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住了。

战斗打响后，易县、涞源、满城、完县、唐县等地的基干自卫队，纷纷赶来参加战地勤务，送弹药，运伤员，巡逻警戒。战地附近的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在群众的热情支援和鼓舞下，我军士气愈盛。

敌人依仗其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我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乃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口涞源。我 3 团紧紧扼守住西、南阵地。这时 120 师特务团也赶到了，从 3 团的左侧加入战斗，从西北侧向黄土岭出击，打敌后卫，断其退路，使敌人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抵抗。上庄子至黄土岭的几里长的山沟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整个黄土岭东部弥漫在一片炮火硝烟之中。

这时，我 1 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发现，在南山根东西向的山梁上，有 3 个向北凸出的小山包。中间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敌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 793 高地及上庄子方向观察；在教场小河沟南面距南山小山头 100 米左右的独立小院内，也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官出出进进。

陈团长判断，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是敌人的观察所。他立即命令炮兵连迅速调上山，在团指挥所左侧立即展开。炮兵连进入阵地后，命令杨九祥连长摧毁上面两个敌目标。

在杨连长指挥下，4 发炮弹均在目标点爆炸。小山包上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了，独立小院之敌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接着，我炮兵连又向独立小院北边的山沟里打了几发炮弹，以轰击在死角下隐蔽的敌人。

当时被敌人关在独立小院落东边小屋里的一些群众，亲眼看到炮弹在独立小院屋前爆炸，日军指挥官被炸倒了，连那条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群众无一负伤，暗中惊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后来得知：阿部中将就在这次炮击下毙命了。

敌人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日军抬着阿部规秀，朝黄土岭拼命突围，又遭到了我 3 团、特务团的迎头痛击。随之，他们改向寨坨突围，又被 1 团击退。这以后，敌人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

入夜，估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杨成武司令员便命令各部队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等到拂晓再开始总攻击。

8 日凌晨，飞来 5 架敌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投下 7 个降落伞，伞上吊着除了弹药、粮食外，还有人，是日军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

果然，8 时许，敌人留下 200 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他人开始向司务庄方向突围，各种枪声像海潮那样轰响着。1 团和 25 团果敢地插上去，切断了敌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的联系，2 团、3 团和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

中午，三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敌增援部队与我 3 支队接火了。

此时，敌人已纠集了重兵。驻保定的第 110 师团、驻大同的第 26 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 2 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十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已不到 15 公里了。敌人企图在我包围圈外面对我军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把我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战局发生了变化，全歼敌人之战机已失。我军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跃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敌 人侧背予以突击。

黄士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继雁宿崖歼灭战后又一次大胜利，共歼灭日军 900 多名，生俘了日本兵 10 多个。

阿部规秀是当时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我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第 1 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我军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

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并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上登出了特派员 11 月 20 日详报。

《朝日新闻》还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续 3 天刊登悼念文章。并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的……。”

勇拒敌寇繁昌城

繁昌位于芜湖至铜陵一段长江的突出部，城东是河圩地带，城北濒江一带地形开阔；城西及城南有红花山、三梁山、白马山、铁牛山、狮子山等诸道屏障，是濒江诸镇进出繁昌城和南陵县的交通要隘。

抗日战争初期，繁昌是皖南前线的一个战略要地。我驻守铜繁前线的新四军 3 支队，浴血奋战，保卫了繁昌，并给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也给反共顽固派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曾发出哀鸣：“国民党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军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在共产军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那是在 1939 年 11 月 8 日上午，日军步骑兵五六百人气势汹汹地向繁昌城扑来。从横山桥出发的敌人，在马家坝附近先与我 5 团 1 营接触，遭到我侧面打击后，随即转向松林口方向，与其主力会合，继续扑向繁昌城。

上午 9 时，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全部逼近繁昌城，一部突入城内，向守在峨山头的我 6 团 3 营围攻。6 团 3 营以短火力顽强抗击，经过数次反冲锋，将敌击退，我军牢牢控制着阵地。

激战到上午 11 时，我 5 团 1 营主力已由羊山迂回到繁昌城北门，2 营也迅速赶到了西门，两个营相互配合，将日军紧紧包围在繁昌城内。敌人试图突围，双方在城厢展开激烈的战斗。午后 3 时，我军开始总反击，6 团 3 营一部从峨山头直扑城内，5 团 2 营从城西，5 团 1 营从城北相继杀进城区，战士们一边冲，一边喊着“活捉鬼子！”1 营 1 连 3 排在连长的率领下，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全排壮烈牺牲。5 时，开始飘下蒙蒙细雨，战士们越战越勇，日军纷纷向北门溃退。

天渐渐黑下来，雨越下越大。日军且战且退，我军紧追不舍。到了草山头附近，敌人施放毒气，我军被迫停止追击，溃败的日军逃回据点。

日军不甘心正面攻击繁昌城所吃的败仗，抽调集中步兵、炮兵、骑兵、航空兵、水警等 2000 人以上，企图从新四军支队和友军 144 师的接合部插进来，先夺取赤沙滩，切断友军 144 师与我军的联系，然后转过头来，由南向北，把 144 师一口吞掉，从而在铜、繁整个抗战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以便孤立我繁昌，直逼云岭，威胁我后方。

为此，新四军 3 支队谭震林副司令员感慨地说：“我军将士忠心赤胆，向来以民族安危、抗战大局为重，暂且不去计较那些反共顽固派的胡言乱语。友军 144 师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应主动出击，坚决把敌人阻挡在我军阵地前，予以歼灭，不让敌人从我方地区迂回 144 师侧后。”

一场血战就这样开始了。

11 月 13 日，天已经蒙蒙亮，乱云在山谷中飘荡，整个山野笼罩在一片白雾之中，空气中弥漫着野草的芳香，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

突然前方乌龟山响起了“啪啪啪……”一串清脆的枪声，侦察班已经与敌人接火了。敌人已经到了乌龟山下，如果乌龟山被日军占领，后果不堪设想。这时，5 团 2 营营长大声命令：“4 连，敌人刚到乌龟山脚，你们马上选择冲锋路线，出其不意地把他们反下去。”

这乌龟山本是个无名高地，在塘口坝的东南，与塘口坝隔一条几百米的稻田。山的东侧连着大青山，西侧靠近黄浒至赤沙滩的河道和大道，南侧是一片起伏山，山顶部是一个椭圆形的大圆丘。它是我 3 支队与 144 师接合部上的一道重要屏障，战士们看它光秃秃、圆溜溜的像个大乌龟，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乌龟山。

冲锋号在阵地上骤然响起，战士们在连长的率领下，像脱缰的烈马，勇猛地冲上山头。

“冲啊！冲啊！”

“嘎嘎嘎、咕咕咕……”已上了半山腰的日军的轻重机枪也响起来了。

战士们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爆炸声中，一堆堆日军随着火炮、硝烟、尘土飞上了天。敌人的迫击炮弹不停地在阵地上爆炸，整个山头浓烟四起。双方的枪弹在交织着，连成一片火网。这时 6 连也冲上来了，又是 100 多个手榴弹甩向敌人，日军在嚎叫声中，像伐倒的树木，轱辘转辘滚下山去。乌龟山被我 4 连、6 连所控制。

敌人受到我打击后，不能实现其迂回赤沙滩的企图，便迅速占领塘口坝西北的金丛山、九龙石一带高地。尾随在敌后的我 5 团 3 营，迅即向敌指挥阵地九龙石发起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此时，敌人又集中主力转向了乌龟山我 2 营阵地，他们意识到，只有夺取乌龟山，才能挽救败局，进可攻，退可守。

上午 8 点多钟，山坳里的雾消尽了，阵地前面和山下稻田里乱窜的敌人兵马，都暴露在我火力之下，我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敌人，打得山下脱缰的战马到处乱跑，敌步兵像死猪一样趴在水田里一动也不动。不一会儿，敌人重新整理了队伍，密集的炮火又向我 2 营阵地打来，在火力的掩护下，趴在稻田里的敌步兵。一身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像笨熊一样慢吞吞地前进。只见一群群黄糊糊的日军，成战斗队形，由西、北两个方向，沿乌龟山的山脚满山遍野地爬上来。

阵地西北面最突出的小高地由 4 连连长带 1 排在那里坚守，等敌人冲到阵地前，连长一声“打！”战士们便一齐将手榴弹像撒黄豆一样掷了出去，紧接着各种枪声大作，阵地前打成了一片火海。敌人一次次集团式冲锋，都被我英勇的 4 连打了下去，阵地前的茅草、灌木在燃烧，树叶和树皮被弹片削光了，石头和野草被翻了个个儿。

不一会儿，敌步兵又发起冲锋，后面紧跟着 100 多骑兵，他们声嘶力竭狂叫着冲来，我轻重机枪对准敌人的马队扫射。刹那间，日军的骑兵队人仰马翻，100 多名骑兵折了一半，许多骑兵滚到河里、水田里去了。余下的仍然向山头冲来。

“打啊！把鬼子打下去！”战士们怒吼着。就在这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只听到“嗒嗒嗒！”一阵震耳的枪声，4 连连长那高大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便沉重地倒了下去。通信员赶紧扑上去，只见他的胸膛穿过了一排机枪弹，殷红的鲜血把他身下的泥土都染红了。l 排长看到连长牺牲了，眼里迸出了火星：

“同志们！为连长报仇！坚决把鬼子打下去！……”

“替连长报仇！打啊！……”战士们无比愤怒。

这时，英勇的 2 排长与他率领的 3 个班长都先后光荣牺牲了。战士们坚持着，排长牺牲了，副排长马上代理，副排长受伤了，班长指挥，班长、副班长牺牲了，战士出来代替，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继续战斗。

“打啊！替排长报仇！”

“替班长报仇！……”

整个阵地好似天崩地裂一般，到处是浓烟烈火，到处是吼声和鲜血。敌人的再一次猛烈攻击终于又被我 4 连打退了。

为了保住 4 连阵地，2 营营长派营部赵佩枫特派员去代理 4 连长。“请

营长放心！西侧高地只要有一个共产党员在，只要有一个战士还有一口气，阵地就丢不了！”说完，赵特派员就消失在浓烟之中。

敌人并不死心，日近午后，他们又从荻港调来几百名援兵。我方阵地上原有的工事绝大部分已被摧毁，战士们就借弹坑和大石头来隐蔽。这时，营里送来了阵地上急需的子弹和手榴弹，战士们士气高涨。

战斗紧张地进行着。当敌人爬到距我方阵地仅二三十米时，一排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日军被炸得嗷嗷直叫，开始往下退。赵特派员一口气向敌人扔出了 4 颗手榴弹后，突然看到侧方不远处敌人的一挺轻机枪对我们威胁很大，他摸过一颗手榴弹，揭开盖，慢慢地爬过去，靠近后，他摹然挺起身，狠狠地将手榴弹掷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火光一闪，敌机枪哑了！但就在这同时，敌人的罪恶子弹穿透了他的大腿动脉血管，鲜血像喷泉一样射了出来，不到一刻钟，这位英雄的指挥员，便光荣地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

午后两点，4 连阵地上已经剩下不多人了，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为了巩固阵地，6 连 1 排迅速支援 4 连。

敌人在 4 连阵地上接连吃亏以后，便把主攻方向转到了乌龟山东侧 6 连的阵地来。闽红军战士、共产党员，4 班长汤永言率领全班坚守在右侧小高地上。敌人的几次冲锋，都被他们用手榴弹和机枪火力击退，敌人横七竖八地倒在阵地前的小山包上，38 式步枪零乱地丢在草丛间。汤班长在战斗中右腿负了重伤，鲜血透过了裤子与阵地泥土凝结在一起，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战斗，把敌人击退以后，他才从干粮袋摸出急救包，草草地将伤口包扎了一下。战友们要他下去，他说：“我的腿不能动，手照样可以拿枪射击敌人。”他拖着不能动弹的伤腿爬到一个卧射工事里。不久，敌人的子弹又把他的左臂穿透了。班里的同志说什么也要背他下去，汤班长坚决地说：“同志们！我不能下去，现在全班只剩下 4 个人，背我下去，只有两个同志守阵地，敌人的进攻还没停止，我们不能把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阵地白白丢掉！”

他喘了一口气，鼓励大家说：“还有一口气，有右手，我可以趴在地上投手榴弹，还可以为咱们的阵地出力。”

当敌人主力向 6 连阵地攻击的同时，有一部分敌人突然冒着我重机枪的扫射，从营指挥所和 6 连阵地之间插进来，想迂回夹攻 6 连阵地。这时，副营长带营预备队 5 连与想从西南方向迂回进攻乌龟山阵地的敌人接上了火，正紧张地对峙着，想使用 5 连是不可能了，情况非常危急，于是营长和通信班一起加人战斗，配合 6 连顽强坚守阵地。6 连机枪手章有林，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负伤、牺牲，眼中冒出了火，胸中的热血在沸腾，他一下子从草丛里跳了出来，抱起轻机枪狠狠地扫射。枪管打红了，他的左手被烫起了血泡。就抽出洗脸毛巾缠在手上，继续射击，终于把插进来的敌人击退。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营长右臂也负了伤。正在这时，有 10 多个日本兵，偷偷地从 6 连 4 班阵地后面迂回上去，企图袭击汤永言班的班阵地。汤班长已被敌人打断了喉管，早已昏迷过去，剩下的 3 个战士准备跟鬼子肉搏拼了。情况十分危急，营长大声呼喊 6 连长：“赶快用火力策应 4 班！”同时用快慢机狠狠地向敌人射击。正在山凹里爬行的敌人，突然遭到了杀伤，侥幸活着的，急忙逃了回去。这时，上去了一个新的班接替了他们。

下午 3 时，鬼子的攻势已经大不如前了。

到了下午 4 点，敌人的有生力量已大量消耗，再也没有进攻的能力，只派小股部队，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到阵地前来拖尸，收集武器。

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像秋天割倒的稻草捆一样，密密麻麻地躺倒一片。拖尸体的敌人像蚂蚁，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在田坎和阵地前的死角里蠕动。这时，我们战士们看到了难以想象的事情，法西斯匪徒不仅用战刀把死者的头砍下来装进大麻袋，而且把重伤兵的头也砍下来！他们在尸体上浇上燃烧剂，点火烧起来。田野上到处冒起了焚烧死尸的黑烟，难闻的臭味顺着北风一阵阵刮过来，整个塘口坝成了日军的火葬场，几百具日军士兵的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百团大战举世惊

1940 年秋，在华北敌后的抗日战场上，我八路军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阻遏其进攻西北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的斗志，在八路军总部统一组织和指挥下，先后集中了 105 个团 40 余万人，在 5000 里长的战线上对日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展开了一场“伟大的交通战和经济战的总攻袭”（朱德语），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描述道：“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100 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1940 年初的全国抗战战局十分沉闷。日军在相继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东之后，又占领了宜昌，扼住了入川的咽喉，封锁了我西南交通，给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很大的威胁。一时间，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国民党统治区。在黄河北岸，日寇也在集结重兵，摆出一副要进攻大后方的姿态，似有夹击中原，西取西北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势。在华北，敌寇积极实行“囚笼政策”，频繁“扫荡”抗日根据地，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并逐渐蚕食之。

我八路军总部在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果断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主要目的：一是影响全国战局，破坏日军进攻重庆、西安的计划，争取时局好转；二是打破敌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分割包围的“囚笼政策”，彻底破坏正太路，争取华北敌后战局更有利的发展。

这是我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日作战。整个大战历时 3 个半月，经历了断交通、拔据点、反“扫荡”3 个阶段。

交通，是日军侵华的动脉，日军的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也都是以确保交通线为重点。为了遏制敌人的进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破坏敌人的交通，使其运输不畅。因此，大战一开始，我八路军主动出击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同时攻击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北宁铁路、白晋铁路、邯长公路等交通线。在这些交通线上，日军共有 5 个师团和 9 个独立旅团，约 20 万人的兵力把守。我军晋察冀区 40 几个团的兵力在聂荣臻的指挥下，晋冀鲁豫区 40 几个团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晋绥区 20 几个团在贺龙、关向应指挥下，全线出击，一下就瘫痪了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歼灭了大量敌人。

正（定）太（原）铁路全长 200 多公里。东西横贯太行山脉。它是华北日军重要的战略交通线，也是敌截断我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封锁线之一。在这条铁路线上日寇沿线布设了重兵。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 4、8、9 旅团分布在铁路沿线 50 多个据点担任守备任务。敌在沿线大小

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还筑有坚固据点。铁路两侧每隔 10 至 15 公里之间，还构筑了连成一线的外围据点。敌人还经常派装甲车轧道巡逻，自吹自擂这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1940 年 8 月 20 日 20 时，随着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划过夏日的夜空，我八路军百余个团的各路健儿同时在 5000 里长的敌后战场全线出击，向华北的敌主要交通线开始了战役总破击。各路突击部队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各个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密集的枪声响彻全线，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全线，一时间，敌人无数的碉堡、据点飞上了天，许多车站、桥梁、隧道被破坏，破击部队在民兵、群众的配合下，对铁路路基、铁轨、枕木以及其他各种设施进行彻底的破坏。敌人各处几乎同时发出的求援的电报和信号，简直弄得敌指挥官手足无措，不知从何处调兵，更难确定增援何方。正太线在我几路大军的同时打击之下，几乎一夜间就全线瘫痪，像被利刃斩成数段的蛇一样歪七扭八地横在那里。敌人一下被打懵了。

这一阶段的战斗很激烈，战果也最大，我军各部队都打了一系列的漂亮仗。

自 8 月 20 日至 23 日，仅 3 天时间，聂荣臻指挥的我晋察冀部队就破坏了正太路东段的铁路，连续攻克了娘子关、井陉、带泽关、贾元、兴泉等车站和据点。毙敌 1000 余人。冀中参战的民工、群众多达 35 万人，一夜之间破坏了全部公路。冀东则动员了 8 万多民众，把七、八个县内敌人的公路电线，破坏得一干二净。使敌人变得道路不通，电话不灵，首尾难顾，被动挨打，充分显示了我人民战争的威力。战斗第一天就夺回了天险娘子关。

娘子关是正太路上冀晋两省交界的咽喉。国民党军队曾在这里修筑了不少国防工事。日军占领后，依据险峻的山崖又加修了一些堡垒，由日军防守，在附近各村驻守了部分伪军。战斗开始的当夜 24 时，担负主攻任务的晋察冀军区部队首先潜入附近村里，解决了村里的伪军，然后依托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军强攻。

日军凭借天险，组织起浓密的火力封锁了各个路口，我攻关部队前赴后继，势在必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对娘子关实施仰攻，架起的云梯被炮火打断了，就搭人梯上，用绑带连结在一起搭上悬崖攀登。但敌人的火力太猛，使我正面攻击部队伤亡较大。正在这时，由娘子关侧后迂回的部队已隐蔽接近到敌堡垒群附近，突然在敌翼侧展开猛攻。日军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乱，慌忙实施反扑，经激烈的肉搏拼杀，日军被歼一部，攻击部队乘势以手榴弹、手雷爆破敌堡，经 3 个多小时的反复冲杀，突击部队终于攻上娘子关，黎明时分，八路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军盘踞 3 年之久的娘子关。控制住了晋冀交通的咽喉。

同时，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我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组成了左、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对正太线西段日军独立混成第 4、第 9 旅团各一部展开攻击。各破击部队乘夜暗绕过日军外围的据点，对铁路线上守备日军发起了突然进攻。部队的战斗行动十分隐蔽、勇猛、突然，打得日军措手不及，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即攻克了芦家庄、和尚足、马首等车站和据点，歼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破坏和进一步扩大战果扫清了障碍。到 8 月 25 日，正太线西段，除少数据点外，其余已基本为我军所控制。

由贺龙指挥的我八路军 l20 师等部队，以 22 个团的兵力破击同蒲路大同至阳曲段、汾（阳）离（石）公路全线。重点在阳曲南北，任务是阻敌向正

太线增援。8 月 21 日夜，我 358 旅强袭忻（县）静（乐）公路的重要据点康家会，全歼其守敌，为群众破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对正太线沿线之敌打击的同时，在敌其它各交通线上，我军也主动出击，军民合作共同破路歼敌。冀南军区部队在陈再道指挥下，把平汉铁路石家庄到安阳的几座铁桥都炸飞了，使平汉路交通中断了 10 天。安阳 3 架敌机也被焚毁。动员了 3 万多民众，把冀南的大小公路破坏殆尽，把德石路的路基一段一段挖掉。白晋路从洪口到长治段的铁轨全部被我搬走。

整个正太线沿线，我动员了 2 万多民兵，编成了 50 个大队和部队配合行动。在战火纷飞中英勇破路，正太线全长 200 多公里，经我 20 天大破坏后，全线 2／3 已被我彻底破坏，枕木铁轨全被炸毁，不能复用。路基大部分被我挖毁，全线技术工程设施如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绝大多数被我彻底炸毁，至使该线长期不能通车。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按预定计划到 9 月 10 日结束，历时 20 余天。共歼日伪军 7000 余人，攻克日军据点 91 座，破坏铁路 300 余公里，公路 700 多公里，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使日寇华北的交通线全线瘫痪，我军取得了战役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

据点，是日军“囚笼政策”的重要形式，日军就像王八，走到哪儿都要背着王八盖子一样，日军每到一地，就把据点修到哪里，白天出来胡作非为，夜晚龟缩在森严壁垒的据点里。那时真是炮楼林立、碉堡成片，日军就是靠此来步步蚕食我解放区、控制占领区，保护其交通命脉。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拔据点。

我八路军 129 师及所属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及时在晋东南发起了榆辽战役。榆社县到辽县的公路是敌人楔入我太行腹地、割裂我根据地的据点公路。沿线有 7 个城镇与村落据点遥相呼应。各据点工事坚固，兵力兵器较强，且屯积有足够半年之用的军需、粮秣。

战役于 9 月 23 日夜发起。

我军势如破竹，风卷残云般地收拾了沿线的小据点，同日夜 23 时，兵临榆社城下。开始向守敌进攻，激战一夜未克。次日再战，凶恶的日军竟然施放毒气，但我军事先已有防备，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部队攀登上高达 10 米至 30 米左右的绝壁，穿过层层铁丝网，攻进了榆社县城。残敌被迫退守榆社中学，这里四周是峭壁，环绕着铁丝网和碉堡群，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日军为阻止我攻击，又施放了大量毒气，在飞机的掩护下，利用工事负隅顽抗。为减少部队伤亡，我军改强攻为坑道近迫作业，把大量的炸药埋在敌堡垒的地基下。到 25 日 16 时，我军开始第 3 次总攻击，坑道引火爆炸成功，敌人的主要堡垒都被炸飞了。部队乘烟雾迷漫之际，架起了用几架梯子接起来的云梯，并用水湿的棉被突然塞住敌人的枪眼，登上了 4 丈多高的主堡。炮兵火力把敌人的阵地炸得烟尘弥漫，我突击队突然跃上峭壁，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激战数个时辰，全歼守敌，榆社县城遂告解放。

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展开了涞灵战役。涞源、灵丘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 1500 余人、伪军 1000 余人驻扎在这一地区，敌人的一些据点已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展开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扫除这些据点，巩固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部队从 9 月 22 日起展开了对涞源城及其周围据点的全面进攻。至 26 日，涞源城周围的所有敌据点均为我军攻克，涞源城成了一座孤城。

在攻克东团堡据点的战斗中，遇到了全部由日本士官组成的井田部队，

个个气焰嚣张、“武士道”十足，战斗的经验也多，他们一面拼死抵抗，一面又大量地施放毒气。我军官兵敢打敢拼，激战到 24 日夜间，村周围的堡垒全部被我军攻下。敌退入村中，凭房死守，并继续施放毒气，组织反扑。我军几度苦战，伤亡较大，许多战士不幸中毒。到 25 日，我军再次发起猛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经反复冲杀，敌终于支持不住，又死不投降，遂将据点所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纵火焚烧，然后跳火自尽。经血战，东团堡终为我军攻克。

贺龙指挥下的 120 师各部队沿同蒲路向东开进，沿线破铁路、炸桥梁、袭车站、拔据点，使同蒲铁路一度瘫痪，沿线敌各据点均受到我军的打击。

截止到 10 月上旬，历时半个月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我军共进行大小战斗 622 次，攻克敌据点 123 座，歼敌 7000 余人。我军伤亡 4600 余人，中毒 1 万余人。

百团大战第一、第二阶段的胜利，给敌以沉重打击，使华北敌军陷入了大混乱。敌人恼羞成怒，从各处集结了十几万重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坦克开路，从 10 月初开始，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气势汹汹地杀来，进行报复“扫荡”。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恢复其交通线。因此，历时两个月的反“扫荡”即成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敌人的“扫荡”首先从太行山区开始，以后又扩展到晋西北、晋察冀、冀中等地区。敌人采取了所谓“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蓖战术”等向我根据地展开残酷进攻。日军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残酷至极。许多地方都是尸横遍野，满目废墟。仅沁源一县，群众被杀者达 5000 余人。10 月上旬，日军开始“扫荡”我太行区，重点指向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和晋冀豫边区机关所在地麻田、左会间及涉县、偏城一带。敌人进到这一带地区后，大肆烧杀掠淫，实行疯狂的清剿。我军各部队机智迎战、节节阻敌，展开了反“扫荡”斗争。

10 月 26 日，日军一个大队 500 余人进犯我根据地，我 129 师奉命将敌包围在关家恼和风垴顶高地，随后与敌展开激战。我军不顾敌机轮番轰炸，勇猛攻击，与敌展开肉搏战，直至夜晚，歼敌大部，残敌在援敌的接应下遗尸 280 余具后逃窜。此后，敌人对我八路军总部和边区领导机关进行过多次连续合击，终未得逞，便于 11 月中旬灰溜溜地退出太行根据地。

10 月 13 日至 28 日，日伪军万余人分十路“扫荡”平西。我平西各部队紧密配合，机智灵活作战，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0 月 27 日，日军 4000 余人进犯我晋西北的娄烦、米峪镇地区，途中遭我军伏击，日军死伤 200 余人，又龟缩回据点。

11 月 17 日至 12 月上旬，日军 7000 余人“扫荡”我太岳区，各路敌人企图合击我沁源县及其以北之郭道镇地区，消灭我领导机关。我太岳区领导机关和部队分别组成沁东、沁西两个大队适时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转移到沁河西岸地区。寻机不断袭扰清剿之敌，令敌不得安宁，敌于 12 月上旬被迫撤退。

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扫荡”是日军“扫荡”的重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首先，敌从涞水、易县、保定等地据点出动了 6000 余日军，兵分几路合击我管头、黄土岭地区；同时，完县、唐县、定县、正定、行唐之敌出动 7000 余人，合击我店头、父子山、军城、台峪等地；大营、台怀、王快

之敌 3000 余人从东、西、北三面合击阜平，又以阜平为中心向外，由周围据点向内，进行多路反复合击。

我军为对付日军的多路反复“扫荡”，采取了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主力部队始终保持主动地位，不轻易与敌决战。而是派出小分队不断阻击敌人，破坏其交通，打击其运输线，袭扰敌后各据点。使敌在我军民的困扰下，步履维艰、自顾不暇、处处挨打，仅半个月就伤亡达 1／3 左右，有的部队甚至半个月洗不上脸，不敢解毯睡觉，经常吃不饱饭，士气极为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敌除留下 1000 余人继续占领阜平、王快、党城、灵山外，其余人马不得不撤出了根据地。

这样，阜平、王快一线之敌就成为日军楔入我根据地的一个钉子，成为我军必须拔除的首要目标。

自 12 月 3 日开始，晋察冀军区各主力团均以游击动作向阜平城、王快镇集结。袭扰据点内的敌人，伏击外出“扫荡”的鬼子，破坏敌交通运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 100 多次，毙敌 300 余名，使敌处于守则被袭、行则被击、给养短缺、恐惧疲惫的状况之下，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被迫于 1941 年元旦放弃了阜平城。l 月 4 日，我军克复王快镇。至此，晋察冀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

历时 3 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我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毙伤日、伪军 2.5 万余人，俘日军 281 人，伪军 18407 人，日军投降 47 人、伪军反正 1845 人，共歼敌 4．6 万余人；破坏铁路 474 公里、公路 l500 公里，桥梁、隧道、火车站 260 多处；消灭敌伪据点共 2993 个；缴获各种枪支 5800 余支（挺），各种火炮 53 门，以及各种枪（炮）弹近 40 万发；焚毁飞机 6 架，毁装甲车、坦克 18 辆。此外还缴获了大量汽车、骡马、电台等军用物资。

此役我八路军伤亡 1．7 万人，中毒 2 万多人次，群众惨遭杀害者更无计其数。敌人的“扫荡”也给我根据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

但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粉碎了日寇的“囚笼政策”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梦想，振奋了抗战军民，坚定了抗战信心，打出了我八路军的威风。

百团大战，成为我中华民族反侵略史和我军战史中的不朽篇章。

以少胜多战黄桥

1940 年 10 月，在苏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苏北部队 3 个纵队，进行黄桥决战，以少胜多，歼灭顽军韩德勤部 1 万余人，打退了顽军进攻，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自北渡以来，经过 4 次战斗，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东西 200 里、南北数十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说，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虽然我军已给顽军以一定的打击，但与顽军韩德勤的主力还没有交锋；我军已经控制了一些地方，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确立；虽然我江南主力已经过江，但与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有打通。所以，我军还没有在苏北站稳脚跟。

在这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核心，只有同韩德勤的主力作了决定性的较量，其它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韩德勤的反共阴谋，中共中央公开提出韩不

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严重警告，使我军处于政治上的有理地位。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我新四军会师，又以我退出姜堰为虚弱，决心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歼灭我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于是亲自指挥 26 个团共 3 万余兵力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歼灭我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

韩德勤主动寻衅，正是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良机。

但我军全部人员仅 7000 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 5000 余人。敌我兵力之比为四比一。

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

以其嫡系李守维第 89 军和翁达独立第 6 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

以鲁苏皖边游击军及苏北游击第 8 军（由税警团等部编成）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第 1、第 5、第 6、第 10 共 5 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攻我黄桥以西南地区。

目的十分明确，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我军自退出姜堰后，兵力已经集中、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以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我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

在各路敌军中如何选择首战歼灭对象，对战局的胜败关系极大。

陈毅问粟裕：

“选择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如何？”

粟裕早有此意，连声叫好：

“选择翁旅为首战歼灭对象，是一着奇兵。”

陈毅故意问道：“为何是一着奇兵？”

粟裕知道陈老总故意考他，有板有眼，娓娓道来：

“翁旅在韩德勤的战斗序列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 3000 多人，一色的‘中正式’ 79 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 9 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军官大都是‘军校生’，是强敌。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我军是先打强敌。我认为这是可以办到的。我军可以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隐蔽接敌，对行进中的翁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就能发挥我军优势。达到速决的目的。”

陈毅十分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日军会不会有动作呢？”

粟裕知道陈老总又在考他，又分析道：

“对于日军，我分析，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他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加向我进攻。只要此战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

接着，陈粟二人进行作战部署，他们决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

陈毅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

1 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2 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3 纵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先后到场。

5 人听陈老总讲完作战部署，一个个连声叫好，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作战任务。

部署既定，便对党政军民进行深入的动员。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纷纷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掀起了支援我军作战的热潮。数千民兵和群众扛着门板和各种器材帮助部队赶修工事。在支前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救护站、担架队迅速组成，待命行动，家家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 60 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

即将来临的，是我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它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所以称之为“黄桥决战”。当时，我军的干部都是 20 多岁、30 几岁的人，连陈毅也还不到 40 岁，恰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时候，全都抖擞精神，迎接严重的考验。

陈毅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到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黄桥周围，全长约 4 华里。粟裕和陶勇商量：防御兵力不足，只能保证重点，机动部署。从当时的敌情出发，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任警戒；北门只放 1 个班，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之南、北一线。

顽军出师不利，9 月 30 日出动后、受阻于暴雨。10 月 3 日雨过天晴，才又向我攻击前进，分几兵路，扑向黄桥。

10 月 4 日，攻城战幕揭开。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了。

4 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我方代表见面（一直到 6 号我军已取得全胜，他才又开始会客），日夜询问战况。

陈泰运派人伏击在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

泰兴日军侦探进到黄桥西 15 华里的石梅（失迷）观战。

周围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注视着黄桥风云变幻。

一时，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战、多方围观、准备应付突变的奇局。

这一切情况都要求我军，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正当顽军第 38 师一部向我黄桥东门进攻进入高潮时，翁达旅也从高桥下来了。

对于这个首战歼灭对象，我军选择在什么时候突击最为有利呢？这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着。如果突击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而没有打到它的要害，顽军不但会退缩、避免就歼，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失之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杀过来。

4 日下午 3 时，翁旅的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五六里处。

粟裕决心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斩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求首先歼其首脑机关。

粟裕在征得陈毅同意后，马上下令出击。

我 1 纵为主要突击力量，在叶飞率领下，分为 4 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 6 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 3 小时的激战，全歼第 6 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我军一举歼灭了独立第 6 旅，斩掉了韩德勤中路的右翼，使顽军主力第 89 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我军首战大捷，旗开得胜。

翁旅被歼后，战场重点立即转到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转变不利局面，拼命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我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颇大。敌人 33 师一部所然在尘上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情况异常紧张。

3 纵司令员陶勇是一员虎将，越战越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顽固派杀出东门。司令亲自挥刀上阵，立时士气大振。战士们架起机关枪，把敌人死死顶住。

当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反击出去后，战场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转折。我第 2 纵队已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 1 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我守卫黄桥之第 3 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李守维部的合围。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而我第 2 纵队在王必成、刘培善、杜屏的带领下，于当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归路。

接着，第 1、第 2 纵队两路夹击，将 349 旅和 33 帅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首歼 33 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然后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村附近的第 89 军军部及第 349 旅。

正当围歼战激烈进行的时候，3 纵司令陶勇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 2 纵队聚歼顽第 33 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加强了对李守维军部的围歼。

顽军第 89 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之一。

我军组织力量，调整部署，黄昏后发起总攻。

经过 1 夜激战，6 日清晨，顽军 89 军的军部被彻底歼灭了。李守维妄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洼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但第 349 旅仍在拼死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我展开逐屋争夺战。我军经多次白刃格斗，终将顽军反抗气焰彻底压倒，第 349 旅人部被歼灭，其残部沿原路溃退。但因地形复杂，桥梁早被找人民武装所控制，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奉命增援 33 师的顽军预备队进至分界以西，因 33 师被歼，便转守营溪。我第 2 纵队至营溪，把他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韩德勤纠集起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撤退。为了囊括通、如、海、启，控制长江，向大海边发展，我们把海安作为追击的首要目标，胜利占领。

我军自 10 月 3 日起至 6 日止，共歼敌军主力 12 个团，保安第 10 旅全部，保安第 3 旅、保安第 5 旅各 1 团，共计 1．l 万人。其中第 89 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 6 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 33 师师长孙启人，99 旅旅长苗瑞林，117 师参谋长等师、旅、团级军官 10 余名，下级军官 600 余名。据不完全统计，缴获长短枪 3800 余支，轻、重机枪 189 挺，山炮 3 门，迫击炮 59 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我本着有理、有利、

有节的原则，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以便争取更多的人继续抗日。

黄桥大捷，以少胜多，陈毅诗兴大发，慷慨赋诗：

十年征战几入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铁壁合围”的破产

1941 年，山东日军第 12 军将“肃正”地区的重点转向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山区的我抗日根据地。9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日军首先对我沂蒙山区周围的泰山区和郯城、码头区进行了大“扫荡”，并积极策划于 11 月初开始对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地区的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为此，敌人出动了第 12 军的第 17、第 21、第 32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5、第 6、第 7、第 10 旅团等主力部队，还加强了第 36 师团，独立混成第 3、第 4、第 9 旅团各一部，总兵力达 5 万余人，开始了自抗日战争以来，日军对我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从 10 月底开始，日军就开始了向沂蒙山周围地区的集结。对我沂蒙山区构成合围态势，大有重兵压境，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气势。

面对气势汹汹、狡猾凶残的敌人，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关注，为了巩固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山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粉碎敌人的“扫荡”，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把山东纵队和 115 师的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山东纵队归 115 师首长统一指挥。紧接着，10 月 7 日，新组建的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日军对鲁中“扫荡”的动向发出了紧急指示，指出敌有集中更优势兵力，以沂蒙山为中心，对山东进行长期“扫荡”的可能，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相结合进行反“扫荡”作战。要求立即划定各部队作战地域，所有党政军机关有计划地分散，主力部队要灵活地袭击敌之侧翼和后方交通线与据点。

11 月 2 日，日军开始了向我沂蒙山区的重兵压缩与封锁。

11 月 4 日拂晓，北面日军 400 余人趁夜色轻装疾进，直插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驻地马牧池村，企图偷袭、打掉我指挥机关，幸被我军发现。战斗一打响，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遂迅速分散向东转移，至沂水西北的南墙峪村，又遭日军的合围，被迫展开激战。最后，终于又转移到新泰西南的石莱一带，跳出了日军的合围。

11 月 5 日拂晓，日军第 12 军的各个主力部队开始了从四面向我沂蒙山区“铁壁合围”的总攻击。

首先，日军以 2 万之精锐兵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兵分 11 路向我中共山东分局、第 115 师师部等领导机关所在地进行大合围，企图一举打掉我指挥机关，再逐个消灭我其它部队。在敌重兵由北向南进攻的同时，狡猾、阴险的敌人，还根据以往“扫荡”时八路军多向滨海地区转移的规律，在沂河沿岸的河阳、葛沟一带预伏了重兵，布成了口袋，企图诱使八路军向东转移时予以围歼；敌人在西面的津浦路上，构筑了大量碉堡、炮楼，加强了戒备，防止八路军西撤。敌人自以为这样布阵，天衣无缝，八路军就是插翅也

断难飞出这严密的“铁壁合围”圈了。

面对日军大兵压境和所设下的“铁筒包围阵”，我军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避敌锋芒，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那么，怎么突围？向什么方向突围呢？我八路军第 115 师首长面对这复杂、险恶的环境，沉着冷静地分析敌情，果断决定部队向西南方向突围，转移到日军兵力相对薄弱的费县东北地区。决心一下，立即行动。5 日黄昏，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 115 师等领导机关 5000 余人，在仅有 1 个营兵力的掩护下开始突围。经过一夜急行军，于 6 日拂晓，顺利地从留田西南铁山子附近东西不过 1．5 公里的间隙中，迅速隐蔽地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紧接着，又在一个 2．5 公里的间隙中，一鼓作气，隐蔽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安全地到达蒙山南端的护山庄地区，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日军合围我领导机关扑空，恼羞成怒。即以一部兵力在根据地内建立临时据点，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分割和封锁，其主力则继续寻找我八路军主力决战。11 月 8、9 两日，日军突然对我芦山进行合击，我鲁中军区司令部遭到了袭击，战斗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不幸牺牲。

从 12 日开始，进入鲁中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日军转入了分区“清剿”。敌人将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分成了 4 个“清剿”区：一是以南墙峪为中心的北蒙山区；一是以孙祖为中心的南蒙山区；一是以铜井、界湖为中心的东蒙山区和以朱满为中心的西蒙山区。日军穷凶极恶，禽兽不如。他们每“清剿”一地，即挨户搜查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失散人员及伤病员，对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夷为平地，对我百姓更是任意杀戳、凌辱。犯下了滔滔的罪行。“清剿”期间，日军还赶修了临时的公路网，严密分割封锁我根据地，以限制我八路军主力机动。为长期侵占沂蒙山区作准备。

为粉碎日军的“清剿”，保卫根据地，我军一路约 2 个旅的兵力在外线滨海区积极行动，破袭敌公路、铁路和据点，在敌背后不断打击、牵制敌人。中共山东分局和 115 师师部又果断地率山东纵队第 2 旅、蒙山支队、抗大第 1 分校各一部又重回沂蒙基本区，在当地游击队和民兵组织及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打击日军的“清剿”“搜剿”分队，镇压汉奸，在内线坚持斗争。11 月 14 日，日军发觉我领导机关又回到了沂蒙山，便又急忙集中 7000 余兵力，反复合击蒙山西部地区。我山东分局和 115 师领导机关转移进至东西蒙山之间的大谷台。不久，即被日军飞机侦察发现，随即调集重兵对大谷台地区进行合击。我领导机关迅速继续转移，东越临蒙公路，进入沂蒙区的北村，指挥内线部队继续以伏击、袭击、阻击等方式打击分散“清剿”之敌。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然而，斗争是残酷的，环境是险恶的，11 月 30 日，中共山东分局和 115 师领导机关在转移途中，于南大青山地区，突然遭到日军的合击，受到很大损失。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陈明、第 115 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泊等人不幸牺牲。12 月 4 日，115 师直属从及蒙山大队又在瓦城子一带再次遭到日军合击。我山东分局和 115 师领导机关为了保障安全和不间断指挥，再次转向外线，进入天宝山区。内线部队由山东纵队统一指挥。

12 月上旬，日军第 12 军除留少数部队建立据点，扶植伪军，巩固占领区外，又以部分兵力对我天宝山和滨海区进行“扫荡”。在我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战，不断打击之下，日军的凶猛势头被遏制住了，在根据地，他们坐卧

不宁，处处挨打。我广泛游击战的开展使敌人不断损兵折将。12 月 23 日，日军主力被迫分路撤退，我军乘机反击，收复村镇。至 28 日，又基本恢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

在将近 2 个月的反“扫荡”中，八路军共作战 150 余次，歼敌 2000 余人，打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斗争。

无声战斗破敌国

波兰著名记者希伯同志曾于 1941 年 11 月初写过一篇标题为《无声的战斗》的文章，刊登在当时我军办的《战士报》上。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当时我八路军 115 师和山东分局留田突围的神奇故事。

1941 年 10 月，日寇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亲自坐镇山东临沂，调集了 5 万兵马，拉开大网，向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气势汹汹地杀来。

11 月 4 日，当我八路军 115 师师部和山东分局行至留田时，日寇突然从四面八方合击过来。举目望去，大路、小路、山谷、田野，到处是黄溜溜的鬼子兵。他们在飞机的掩护下，步步紧缩着包围圈。很显然，敌人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妄图以突然袭击，先打掉我领导机关，然后彻底摧毁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

敌情确实十分严重：东面的沂河、沭河和台潍公路都被敌人严密地封锁着，并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如果我们东去，正中敌人的毒计；北面，敌人正疯狂地向南压来，顽军又正与我山东纵队对峙着，北上定受日、顽夹击；西有津浦铁路，敌人碉堡、据点林立，戒备森严，不易通过；南面是敌人的大本营临沂方向。究竟从哪个方向突围最有利呢？我军指挥员面对如此复杂、艰难的局面，临危不乱、沉着冷静，经过认真地分析利弊，最后果断地做出了向南突围，向敌人的心脏临沂方向挺进的决定。

那么，为什么要向南突围呢？

原来，我军指挥员料定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而且敌人绝对想不到我军会向临沂突围，这就给我军闪出了突围的空隙。我军如能趁机插到他的大本营临沂，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待敌人回师后，牵着他的牛鼻子，这样即能解了当前之围，又可以彻底粉碎日军的“扫荡”，可谓“一石二鸟”的高明之策。

决心一下，部队立刻行动起来。所有人员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部队一律轻装前进，带不走的辎重就地处理。规定了严格的行动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不得后由行动；没有突出合击圈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

夜幕降临了，夜色如漆，浓浓的雾气弥漫在留田周围的山上，好像“老天爷”知道我军突围，特意市撒了阵阵迷雾来掩护我军行动似的。敌人是最怕夜晚的，他们知道八路军夜战的厉害，因此，他们就在周围的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的冲天大火，枪声、炮声、马嘶声和鬼子的嚎叫声不断地传来。大家知道，这是鬼子虚张声势的表现。

晚上 7 点多钟，突围行动开始了。

几千人的队伍，一个紧跟着一个，静悄悄地从仅 1 里路的空隙中向南急插过去。大概敌人绝想不到我军会向他们的大本营方向突围，因此，南面的

布防相对较松，使我军抓住了空隙。在夜暗的掩护下，我军部队星夜急驰，逢山过山，遇水过水，很快就接近了台潍公路。黑暗中，部队在公路右侧的小路上急速地向南行进着，不远处公路上便是正向北急进的日军大队人马，只见车流滚滚，人喊马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要赶去消灭的八路军，此刻就在不远处的小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正与他们“背道而驰”呢！

我军很快地就接近了日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只见大小山头上一溜火堆，犹如一条婉蜒起伏的火墙，每个火堆旁都有一些鬼子在来回晃动，盲目地胡乱射击着，为自己壮胆。奇怪的是，在这条“火墙”的中间却有一段黑蒙蒙的缺口，看上去约有几百米的样子，把“火墙”分成了两段。这是敌人故意设的“陷阱”吗？为了慎重，部队停了下来。经过仔细侦察，答案终于找到了，原来这段缺口是两山之间的一个隘口，据估计也很可能是敌人的接合部。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部队果断行动，成三路纵队，跑步前进，战士们一手提着上了刺刀、压满子弹的步枪，一手提着揭开了盖的手榴弹，迅速、肃静地向两山之间的隘口猛插过去。敌人盲目射击的子弹在头顶尖叫着，战士们理也不理，继续飞奔。整整过了半个多小时，全体人员终于安全、顺利地闯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愚蠢的敌人根本就没发觉，仍在胡乱放着枪，像是给我军“送行”。

部队闯过第一道封锁线后，马不停蹄，人不歇脚，继续南行。下半夜，部队来到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附近。向前看去，大小山头上，又是火堆连着火堆。每个火堆旁，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堆的鬼子正合衣而睡，大火的映照下，时隐时现地闪动着几个敌哨兵的黑影。每隔几分钟，各处的敌哨兵就发射许多绿色信号弹，像放花一样，一下就把天空照得绿亮绿亮的。天空刚黑下来没一会儿，就又被照亮了。这次敌人的“火墙”没有缺口，怎么通过呢？

只见我英勇的侦察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搞掉了我军必经之路上几个火堆旁的敌哨兵，穿上了鬼子的黄呢大衣，替周围脚下那些横躺熟睡的鬼子“站岗放哨”，为了不引起远处敌哨兵的疑虑，我们这些假扮“鬼子”的侦察员仍然过一会就发射信号弹，我军突围部队就这样在“敌哨兵”面前，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敌人身旁大大方方地闯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远处的敌哨兵虽然看到有大部队通过，但看到这里的哨兵仍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履行着放信号弹的职责。还以为是自己人呢。

三星垂西，东方渐白，部队折转向西，越过临蒙公路，乘敌后方空虚，戒备不严，我军又顺利地闯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于凌晨 5 点多钟，胜利地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王沟。这里距敌大本营临沂仅 50 里路。就这样，经过一夜近 10 小时的急行军，我军没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连闯敌人三道封锁线，安全地跳出了 5 万敌寇的包围圈，到达了有利位置，为下一步牵敌鼻子，令其返巢，粉碎敌人“扫荡”创造了新的战机。而此时的敌人还根本不知我军早已突围，仍在继续源源不断地向留田方向增兵呢。

巧牵敌电台妙用

1941 年 9 月 1 日，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八九千人在阜平以北 30 余里的雷部村陷入了华北敌酋冈村宁茨十万大军的合击圈中。此时，东面

之敌距我不足 10 里，西面之敌距我不足 20 里，北面之敌已进到与雷部仅一山之隔的段村，南面之敌也从马棚、温塘一线压来。情况万分危急！

边区领导机关男女老少近万人的庞大队伍和辎重马匹如何突围出去？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大敌当前仍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他叫来侦察科长罗文坊，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罗科长边听边喜不自禁地连连点头，待司令员讲完，只见罗科长一个立正，向司令员保证说：“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保证不会吃亏！”说完向首长敬了一个礼，转身出屋，拔腿就往回跑去。

那么，聂司令员向罗科长面授了什么锦囊妙计呢？

原来，敌人此次“扫荡”利用无线电侦听手段发现了我军区的电台频段，进而通过侦听我电台的方位，确定我领导机关的位置，随即派重兵进行“合围”。当我军发现了这个情况后，聂司令员就决定将计就计，在机关向西转移的同时，军区所有电台暂时停止对外联络。让罗科长带一个侦察排，一部电台，使用军区的呼号，运动到雷部东边不远的台峪，到那里立刻架设电台，不断和“各方联络”，造成敌人错觉，吸引敌人兵力，用电波套住敌人的脖子，掩护我领导机关的突围。

入夜，边区各领导机关在聂司令员的指挥下，从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急驰而去。罗科长带着他的小分队也同时向着相反的方向出发了……。十几里的山路很快就到达了指定位置——台峪。小分队随即迅速地开展了工作。一边向四周派出警戒，控制住道路和山口；一边立即把电台架设了起来，开始了“与各方的无线电联系”。有意用无线电波暴露自己的位置，造成敌人的错觉。

此刻，山下的河滩上到处都是敌人，可以看到敌人煮饭燃起的野火，足有十里长。小分队见此情景，灵机一动，决定下山去袭扰敌人，造成一种企图突围的架势，不但用“空中目标”拢住敌人，而且再来个“地面暴露”，把鬼子的脖子套牢。

说干就干，不一会儿，河滩周围同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和喊杀声。顷刻间，只见密密麻麻的火堆旁人影乱窜，鬼哭狼嚎。在一阵混乱之后，鬼子稳住了阵脚，轻重机枪、步枪一齐扫射过来，掷弹筒也丁丁哐哐地满山爆炸。此时，我小分队即装做突围不成的样子迅速撤回了山上。这样，敌人把我们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全捕捉到了。

第二天天刚亮，好几架日军飞机便出现在我小分队所在地的台峪上空，怪叫着轮番俯冲轰炸扫射，与此同时，鬼子的炮弹也纷纷向台峪飞来。一时间，台峪周围的大小山头浓烟滚滚，炮声隆隆。看到鬼子中了计，小分队的战士们虽然身处险境，但个个却从心里由衷地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吸引的敌人越多，处境越危险，首长和机关的同志们就会越安全。于是，他们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从没间断过电台的“联络”。

敌人在狂轰滥炸之后，大批的步兵、骑兵出现了。透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队队的鬼子从四面八方黑压压地围了过来。看来鬼子的确上了当，把小分队当成了“首脑机关”了。在接近台峪时，鬼子的队形开始了变化，一路变两路，两路变四路，像梳子一样开始了在山上的搜索，那多路纵队的严密程度，的确像“铁壁”。在接近台峪村时，原地停了下来，开始构筑工事。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势。

敌人一直在村外磨蹭了好几个小时，天已近黄昏，才开始向村子里合围。梦想着一举消灭我领导机关。

我英勇的小分队为了继续拖住敌人，让领导机关更安全地跳出合围，临危不惧，又一次主动出击，再一次地“自我暴露”，随后，乘敌人惊魂未定，跳出了包围圈，继续东进。

愚蠢的敌人果然紧紧地跟上了小分队，小分队为了继续迷惑敌人，除了不断架起电台向各方“联络”以外，还在沿途大作声势，用许多不同的番号贴路标、号房子、写标语，有时还故意丢掉几张不关重要的废纸。每到一处，就把军区机关的牌子亮出来，于是，军区机关向东走了的消息，自然就传开来了。

由于我小分队出色行动，靠一部电台吸引了敌军主力部队，使我边区领导机关在聂荣臻司令员的率领下，全部安全隐蔽地横渡沙河，转移到了满山地区，最终跳出了敌人精心策划的包围圈。尽管日寇如何狡猾，最终还是没发现我边区领导机关的行踪。而我执行牵制敌人任务的小分队由于人少、精干，在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迅速地摆脱掉了敌人，安全地返回了主力部队。

凭天险保卫黄崖

在绵延数百里，巍峨挺拔的太行山脉，有一座海拔 1600 多米高的黄崖峰。山峰西面的崖壁中间，有一个直径 20 多米、深 50 余米的天然石洞——黄崖洞。洞前有一条山涧汇流冲出的通道，通道尽头是迎面壁立的断崖，20 余米高，一道飞瀑从三四丈高的石墩上跌宕而下，瀑下有一深潭，叫“无底瓮”。靠东的潭壁上，有一条石阶道，叫“百梯栈”，是从谷底登上断崖进人黄崖洞区的唯一通道。石阶分上下两段，用吊桥连接，取下吊桥，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就建在了黄崖洞这个易藏易守不易攻的地方，很快就生产出了前线急需的枪枝弹药。为了保障这个兵工厂的安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奉命进驻这里设防，担负保卫任务。

黄崖洞兵工厂的建立被日军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1941 年冬的一天深夜，日军第 36 师团主力 5000 余人，及第 4、第 9 混成旅团一部，兵分数路，利用夜色，杀气腾腾向黄崖洞地区的桃花寨、水腰山摸来，企图偷袭南口通道，被我警戒分队发现。日军偷袭不成，便转入强攻。拂晓时分，敌人的重炮、山炮、迫击炮一齐开火，还伴随着施放瓦斯毒气，接着敌步兵开始进攻了。这些敌人害怕踏上地雷，就驱赶着 100 多只羊在前面踏雷，300 多鬼子紧跟在羊群后面，步兵后面是百余名骑兵，哇啦哇啦怪叫着冲了上来。

待敌人接近，我军的手榴弹、地雷从天上、地下纷纷爆炸，前沿一齐开火，不出半小时，就杀伤敌人 200 余名。敌指挥官一见不妙，只好下令撤退。骑兵掉转马头飞奔而去，步兵只好学乌龟爬，一步两挪，如履薄冰。

中午，敌人集中炮火轰击我前沿工事，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开始冲击“百梯栈”，吊桥被撤，眼前是深崖绝壁，却又不甘心退回去，竟想顺着 10 米高的绝壁爬上我方断壁，待到最后一名敌兵下到沟底以后，我军居高临下，突然开火，步枪、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成百的敌人或死或伤。然而，敌指挥官仍不甘心失败，孤注一掷强令士兵拖着同伴的尸体搭起“尸梯”，尸体不够，又硬拖重伤员来垫，那些重伤员像屠案上待宰的猪一样嚎叫不止。

眼看敌就要踩尸攀登，我战士急忙滚下几颗大地雷，把敌“尸梯”炸毁了。

13 日，敌人又集中炮火向桃花寨南陵口阵地猛攻，血战竟日，我阵地数次被毁，黄昏时，敌乘机疯狂进攻，我军顽强抗击，反复冲杀、争夺，敌终不得逞，又以死伤 300 余人败下阵去。

日军连续进攻 4 天，伤亡近千，才突进几百米，恼羞成怒，赌注越下越大。15 日，敌人又加强了兵力、火力，还使用了火焰喷射器，继续向山上进攻。战局进入了 4 天来最激烈的时候。

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日军兵分两路，从东和东南两侧夹攻我 1568 高地，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攻占了该高地。接着又分 3 路，一路从正面，一路从侧面，一路从背后同时攻击通往黄崖洞的通道。

我军战士凭借天险，分兵抗击，使沟内之敌始终难过断桥，背、侧之敌无法接近山口。几番拼杀之后，敌人的尸体快要填满断桥下的深沟了。

守卫水窑口阵地的战士，与 3 面进攻之敌展开了地雷战、肉搏战。先后击退敌人 11 次冲击。山石上污血斑斑、阵地前遗尸累累。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16 日，敌开始向我阵地喷射火焰，顿时，我阵地烈火熊熊，烟雾腾腾。许多工事和战士的身上都着了火。此时，攻上 1568 高地之敌又转兵向南压下来，形成对水窑口我军阵地的四面围攻，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战士们明白，这是通往兵工厂的必经之地，绝不能退缩。8 连 8 班阵地燃烧起火，班长带领 3 名战士带着满身烈焰向敌群射击、投弹、肉搏，毙敌六七十人，直至壮烈牺牲。一名战士举起最后一枚冒烟的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敌同归于尽。每一阵地都在反复争夺，空中炸弹若飞蝗，炮弹似连珠，炮火连天，震耳欲聋。

战至天黑，特务团得到上级指示，获悉我兵工厂已安全转移，要求特务团退到二线，诱敌深入，拖住敌人，以便我 129 师和其他部队围歼敌人。

战斗进入了第 7 天，日军狗急跳墙，撤下了伤亡惨重的部队，又换上了另一支联队继续向我阵地进攻，战斗打到了工厂区。午后，敌人发了疯，集中全力向我 1 营阵地 2008 高地猛攻。我军与敌在主峰上反复争夺，激战一下午，先后打退敌人 8 次冲锋。

入夜，我军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出了水窑山和黄崖山，扼住了断桥，稳住了阵地。

败退之敌发现山外有我重兵埋伏，怕遭覆灭命运，连夜逃遁。我军一举收复黄崖洞全部阵地。

此次保卫战，我军 1500 名将士英勇地抗击了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日军疯狂进攻，鏖战 8 个昼夜，敌人进攻部队换班 3 次，而我军则以顽强的毅力，大无畏精神连续作战，歼敌近千人，以 5∶1 的战绩创中日战史上敌我伤亡之对比的新纪录，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黄崖洞兵工厂的阴谋。特务团被八路军总部授予“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金牛山反袭击战

新四军，真正强，抗日救国的好榜样。
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
布下天罗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

势如破竹的“梅花桩”，杀伤他四五百，
活捉他几十双，胜利品也挑它几十筐。
扬州鬼子泪汪汪，汪精卫也大着慌。
哈哈哈哈！……

这是在苏皖边界的天长、仪征、扬州、六合地区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着的一首家喻户诵、妇孺皆知的歌曲。这首歌曲正是新四军同日伪军进行的惊心动魄金牛山反袭击战的真实写照。

那是在 1941 年 4 月，我新四军第 2 师 12 团经过数日连续战斗，完成了袭击日伪军的任务后，奉命于 16 日晚撤至金牛山以南地区，盘马弯弓，准备稍事休整，迎击来犯之敌。

金牛山坐落在六合县境东北部，距县城 40 多里，四面为山河环绕，南侧同北峨眉山遥遥相对，两山之间系丘陵及洼地，村庄稠密，便于隐蔽部署兵力，是一个良好的歼敌战场。

在夜幕降临之时，我新四军 12 团，即按“梅花桩”（即支撑点式的部署，呈梅花瓣状）式部署宿营：l 营驻车蓬庄、和尚庄一带，向移居集、谢家集方向警戒，并控制樊家集通向大陈庄的道路；2 营主力位于乌山西南一带，向八百桥方向警戒；3 营驻厉马庄等地，向樊家集方向警戒；团部位于金牛山南面的大陈庄、线洼一带。

是日夜,驻扬州日军独立第 12 旅团长兼警备司令南部纠集仪征等地日伪军 700 余人，携带火炮数门、轻重机枪 30 余挺、掷弹筒 10 余支，从扬州乘汽车至谢家集，而后徒步向樊家集前进，沿途封锁消息，行动诡秘。17 日拂晓前，日伪军以汉奸为向导，从樊家集出发，通过安乐桥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扑我 12 团团部驻地大陈庄，一路进逼我 3 营驻地。

狡猾的敌人，沿田沟爬行接近我驻地。我 3 营哨兵听到响声并见黑影蠕动，立即鸣枪报警，敌人亦开始射击。

面对敌人偷袭，我 12 团团部迅速撤离，大陈庄被敌人攻占。在 3 营方向上遭敌偷袭后，丁岗、万云、车蓬庄均已失守，敌人正全力向五里墩高地冲来。五里墩高地的得失，是这次战斗胜败的关键。情况十分危急，我 3 营稍事调整后，立即进行反击，坚决夺占五里墩高地。

敌人来势凶猛，与我 3 营展开了一场反复 3 次争夺的火力战、肉搏战。敌人伤亡惨重，伪军大部溃散。3 营占领了整个五里墩高地，这表明我已牢牢控制了战斗的主动权。接着，我 12 团决定，团直重机枪排用火力掩护 7 连、9 连歼灭丁岗、万云附近的敌人，然后迅速攻占大陈庄，协同 1 营攻击敌人；8 连两个排为预备队，控制五里墩阵地，防敌反扑；以 1 个排控制金牛山制高点，确保侧后的安全。

7 时 30 分，金色的太阳驱散了晨雾，反击战开始了。我 12 团架在五里墩、厉马庄屋顶及庄前土墩上的 4 挺机枪，一齐吐出长长的火舌，向万云、丁岗之敌扫去。敌人被压在火力圈内抬不起头来，不知所措。正在枪声密集、杀声盈野、山鸣谷应之时，徐万炳一跃而起，高喊着：“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时机到了，跟我来，冲啊！”便带领 7 连 1 排的勇士们，从正面猛虎扑羊般地首先突入万云高地，2、3 排由两侧同时向该高地攻击。经过 30 分钟的激战，击溃了该高地敌人，并以部分兵力控制了东侧桥头，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与此同时，9 连的健儿，乘势向丁岗之敌发起猛攻，经过反复冲杀，歼敌一部，在该庄西北侧同敌人形成对峙。

部队稍加调整后，继续向丁岗之敌再次发起进攻。7 连从东侧攻击。9 连见援兵到达趁势冲人敌阵，开展一场肉搏战。此时，枪声虽较稀疏，但刀光闪闪，杀声震天。经过 1 个多小时激烈的肉搏战，我 12 团终于歼灭了该敌大部，占领了丁岗等地。

这时，陆家洼高地的敌人突然用重机枪、掷弹筒向丁岗猛烈射击。占领大陈庄之敌向我实施反冲击，企图夺回丁岗。在这紧急关头，我立即投入预备队—一 8 连的两个排，坚决打退敌人的反扑。8 连连长率全连迅猛冲击，并组成以长柄大刀手为主的突击班，从敌侧后绕到陆家洼高墩上，砍死了敌人的重机枪手和掷弹手数人。敌人失去了火力支持，好似泄了气的皮球，攻势顿挫。3 营趁势迅猛冲击，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夺回了大陈庄。

我 12 团凭借夺回万云、丁岗、大陈庄的有利态势，继续猛攻，将残敌压在陆家洼一带坟地。此时，敌人退居洼地，被我军严密包围，无险可守，反攻无望，企图向东突围，渡河逃窜。8 连、9 连在 3 连的配合下，分 3 路进占北峨眉山。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杀得敌人东倒西歪，死伤累累，丢盔弃械，狼狈逃窜至尹家河。

尹家河水深 2 米多，宽约十几米，河床淤泥较深，河上有一座简易木桥。急于夺路逃命的敌人纷纷挤上桥头，有的掉进河中溺死。此时，我 12 团立即以机枪火力封锁桥头，这时，我仪征县模范营也从大殷里方向赶来夹击敌人。残敌见进退无路，只得背水一战。此时，我军战士的弹药已告罄，就用特制长柄大刀，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大刀挥舞，杀声震天。8 连一名副排长发现日军一个少佐指挥官，便怒从心头起，挥动大刀向对方猛砍，只听咋该一声，这个鬼子的臂膀落了地，又连砍数刀，结束了其性命。副排长在拼杀中也受了伤，但仍坚持带伤作战。3 连 9 班，也奋力扑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杀伤敌人数十名，全班 8 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2 营两名通信员在执行任务时发现敌人，就隐蔽在树林内，待敌人接近时便突然开火，击毙了两个骑马逃跑的敌人。又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合力冲杀，歼敌大部，少数残敌经月塘集逃向仪征。

金牛山反袭击战，是我 12 团成立后同日伪军进行的第一个大仗、硬仗。此仗，我 12 团官兵临危不惧，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猛打猛冲，敢于同敌人短兵相接，不怕流血牺牲，共毙伤日军 200 余人，伪军 300 余人，生俘日军 2 人、伪军 30 人；缴获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5 挺，步枪 40 余支、掷弹筒 2 个、炮弹（含毒气弹）数箱，及其它军用物资一批。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扬州地区之敌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敌后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进一步坚定了人民群众必胜的信心。

“ 观战团 ” 魂丧太岳

抗日战争中，日本东京参谋本部组织了一个随“ 铁滚战术扫荡 ” 的“ 皇军 ” 到战地观光和吸取“ 扫荡 ” 经验的 120 多人的“ 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 ”，但这个“ 观战团 ” 还没有走到战地，就尸横遍野了。

那是发生在 1943 年秋天的一次战斗。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重兵对我冀鲁豫、太岳两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 扫荡 ”。

冈村宁次——这个被日本侵略者誉为三杰之一的刽子手，眼看着自己精

心策划的“铁壁合围”、“抉剔扫荡”等“绝妙战术”一个接一个的被粉碎。懊丧之余，绞尽脑汁，又制订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新战术——“铁滚扫荡”。

这次扫荡，日军将兵力分三线摆开，企图以第一线兵力分路合击，寻找我主力作战；第二线兵力“抉剔扫荡”，烧毁村庄，抢掠物资；以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我零散人员及小股部队。敌人的整个战役行动，先是由北向南横扫，迫使我军退到黄河边背水应战；尔后再由南向北滚扫回来，以“扫荡”我可能突围之部队，这谓之“大滚”。担任“抉剔”、“清剿”的部队，每天前进 20 公里，后退 5 公里，谓之“小滚”。为防止我军向两侧转移，敌军构成了严密的封锁线。

冈村宁次洋洋得意地把上述战术命名为“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并亲自担任了这次“铁滚扫荡”的总指挥。又命其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亲抵临汾督战。还向东京参谋本部夸下海口说：“这次要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在太行山区建立一个“剿共实验区”。

日军东京参谋部对冈村宁次这一“雄谋大略”，寄望尤深，为实地研究这种“铁滚战术”和“观瞻皇军”实施这种战术将取得的“赫赫战果”，特以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学员为主，从各地抽来了 120 余名军官，组成了这个“皇军军官观战团”，前往太岳前线。

“铁滚扫荡’于 10 月 1 日开始。太岳区全体军民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我军 386 旅 16 团经过辗转迂回，日伏夜行，终于在 18 日傍晚跳出了重重封锁，乘虚逼近了敌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一临汾。插到了韩略村附近。

韩略村是临（汾）屯（留）公路上的一个村庄，是敌人靠近同蒲路东侧的据点，日军这次“扫荡”的前方指挥部就驻扎在临汾。当时就是这样，越是钻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敌人越是发觉不了。我们部队就秘密地驻下了。

根据当地干部和民兵报告、敌人每天都有大批汽车从韩略村边的临屯公路通过，把兵力、弹药、给养等运往前方，把抓捕的我方人员、抢劫的粮食等物资运往临汾，天天如此，少有例外。于是，部队当即决定：在韩略村附近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韩略村边有一条山沟，公路正从三四米高的陡壁中间穿过，只要我们埋伏在两侧，敌人一进口袋，就真像战士们说的：要“包饺子”了。

当天晚上，部队悄悄地进入了预伏阵地。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仍不见敌人的踪影。有些战士等得有些耐不住了，正在这时，隐约地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敌人的汽车来了，一共 13 辆。真是巧，多了，吃掉它费劲；少了，不大过瘾。

汽车一辆接一辆，像跛驴一样，一颠一摆地向韩略爬来。车上满载着鬼子，摇摇晃晃，有说有笑，看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俨然把这里当成他们的“王道乐土”了。

不一会儿，敌人的汽车驶到了沟口，高傲的敌人连观察也不观察，不停地往“口袋”里钻。不多一会儿，13 辆汽车全部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

战斗信号一发出，6 连先动手，打坏了最后面一辆汽车，斩断了敌人的退路。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跃出阵地，从陡壁上飞下公路，从汽车上夺过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领头的鬼子如梦初醒，急速驶车，想一鼓气冲出去。可是 9 连像一道铁门，迎头把敌人截住。公路两旁的轻重火力，随之压了下来。顿时，一条凹道变成了火沟，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连还枪都来不及。好

大一会儿，在烟雾中，才有敌人一个大佐带着十几个鬼子军官，举着战刀，狗急跳墙似地扑向 6 连阵地。这时，在公路最前面的鬼子也端着枪，“ 呀呀 ”地怪叫着，顺公路向 9 连冲来。首当其冲的 9 班班长杨发喊了一声：“ 冲！ ”全班 9 人，踏着鬼子的尸体迎击上去，在遮天蔽日的硝烟尘雾中，与敌人厮杀在一起。

附近的老百姓也来参战了，男女老少都拿着菜刀、棍棒、锹镐，在阵地四周高呼：“ 鬼于被包围了！ ”“ 鬼子跑不了啦！ ”“ 同志们！狠狠打呀！ ”山鸣谷应，威势倍增。

鬼子在一阵猛烈的打击下，死伤大半。剩下的鬼子被切成数段，头尾不能相顾，失掉了统一指挥，互相得不到支援，犹如一群掉了头的苍蝇，东撞西闯，乱作一团。鬼子见夺路逃生无望，就收拾残兵，企图争得一个立脚点以便负隅顽抗，等待来援。

如果让鬼子拖延下去，对我军这一支深入敌区单独作战的部队，将是十分不利的，必须毫不犹疑地速战、速决、速离。于是，部队立刻开始了更猛烈的攻击，发起了冲锋。

战斗中，我军发现沟中间有一群带指挥刀的鬼子，四周的鬼子兵向他们靠拢，看样子是想拼命把这一群带指挥刀的“ 长官 ”救出去。这使我军估计到，被围的可能是个指挥机构，便立即命令部队集中力量，先消灭这股敌人。激战中，5 连指导员郑光南抱起一捆手榴弹就扑向鬼子的一个火力点。一声巨响，鬼子机枪哑了，郑光南也壮烈牺牲了。同志们高呼着：“ 为指导员报仇 ”的口号，奋不顾身地扑向敌群。顽抗的鬼子，举着刀，三五成群，背靠背掩护着与我扭杀。民兵和群众也拥了上来，呐喊着，和我们一起战斗。

一直想为带指挥刀的军官们解围的那个指挥官，见大势已去，剖腹自杀，“ 效忠天皇 ”了。敌零落的散兵大部被我消灭。最后有几个鬼子，抢先钻进了路边的几孔窑洞里。部队想抓俘虏，隐蔽地摸了上去。可是鬼子非常狡猾，以准确的射击打倒了我们几个战士。于是部队点着了窑洞前堆起的木柴乱草。霎时，烈火腾空，浓烟滚滚，燎呛得鬼子失去了战斗力。我部队乘势一拥而上，将一排排的手榴弹掷进窑洞，一阵爆响之后，再也听不见鬼子的动静了。打扫战场时，我们在窑洞里发现了 7 具血肉模糊的鬼子尸体。

这场紧张激烈的伏击战，共进行了一个钟头，鬼子除 3 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葬身于韩略村南的道沟之中。

这一仗，我们缴获轻重机枪 6 挺，步枪 80 支，焚毁汽车 13 辆，消灭鬼于 180 多人。

这一仗，使鬼子临汾“ 指挥部 ”闻讯惊得慌了手脚，急报其华北最高司令部。冈村宁次一听气得暴跳如雷，嚎叫着：“ 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一股共匪！ ”于是，他把担任战地侦察的 6 架飞机，全部调来追寻我们这支部队的踪迹，又从“ 清剿 ”安泽、浮山、沁源、沁水、翼城等县的鬼子中抽调了几千人，星夜赶来合击我 16 团。这样一来，鬼子“ 扫荡 ”的兵力被分散了，部署被打乱了。而那些被调来合击我 16 团的鬼子，又被我们拖了几大，结果一无所得，空受了多日的风霜之苦和奔波之累。

冈村宁次所谓以“ 铁滚扫荡 ”“ 迫使八路军背水作战，不降即亡 ”的狂言和“ 山岳剿共实验区 ”实施计划，像一幕自我嘲讽的闹剧一样结束了。事后从缴获的文件上查明，原来这些被消灭的鬼子，就是那准备随“ 铁滚扫荡 ”的“ 皇军 ”到战地观光和吸取“ 扫荡 ”经验的“ 军官观战团 ”。但鬼子哪里

料到，当其临汾“指挥部”正在拍电报向东京报告“赫赫战果”的时候，这个观战团还没有走到战地就覆灭了。

巧擒匪打张震李

抗日战争时期，豫北地区各种杂牌武装多如牛毛。最大的有两股，一股的头目叫李正德，此人原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大土匪，抗战初期，他收买了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大约千余人，伪装抗日，不久即叛国投敌，当上了济源皇协军的司令，盘踞在紧挨太行山南麓的尚庄。另一股的头目叫张伯华，是汪伪政府的县长，这家伙阴险狡诈，是铁杆汉奸，手下也有千余人马，盘踞在距尚庄以南七八十里的杨毛庄。这两股敌伪武装都是日寇的忠实走狗和凶恶爪牙，负责为鬼子把守着豫北“治安区”的大门，扼住我太岳部队进出豫北的咽喉地带，使我豫北敌后工作开展受限。我军曾 3 次组织攻打尚庄，均因其据守顽抗和我各方面条件不够成熟而未打下。

到 1945 年春季，日寇法西斯已是穷途末路，兵力纷纷向大、中城市收缩，原盘踞在豫北地区的日寇也已退缩到沿交通线的新乡、济源等地去了，伪军成了鬼子的第一线外围。此时，我各解放区的部队向敌占区先后发起了强大的攻势。解决豫北这两股汉奸部队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但是从何处开刀好呢？这两股匪军都有一定的势力，如果同时解决，分散我军兵力不说，一但这两股敌人相互支援，连锁顽抗，势必会给我军带来一些麻烦。

经过仔细研究，我军确定了“打张震李，各个击破”的战法。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这张、李二匪虽然并称豫北两霸，都是日本人的奴才，可是在日本人和汪精卫面前还是不同的。张伯华因为是汪伪政府的县长，属正统，因此比较得宠；但论实力，李正德却比张伯华雄厚。此二人为在日本人面前争宠，为争夺地盘和势力一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恨不得吃掉对方。只要枪弹打不到自己头上，他们都巴不得“隔岸观火”，来个“渔翁得利”呢。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的矛盾，实行逐个歼灭。

之所以先打张伯华是由于李匪所在的尚庄西靠沁河，南傍济（源）沁（阳）公路，交通便利，工事构筑坚固，庄子周围筑有两丈多高五尺厚的围墙，墙外有壕，墙下有堡，戒备十分森严。而张伯华驻守的杨毛庄却疏于防犯，张认为八路要打他，必须经过李正德的尚庄，前面有李正德挡着，两边有日本人抗着，谅八路军也不敢深入腹地掏他的老窝。因此，我军决定首先奔袭杨毛庄，先来个出其不意腹内开花，然后再一网打尽。

攻打张伯华的消息被我军故意透露给了李正德，以试探他的反应，这家伙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认为八路奈何不了自己，才去打张伯华，不管谁胜谁负，都会消耗双方实力，对他大有好处。因此，他给部下命令：“此次八路南下，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4 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漆黑、宁静，我八路军 386 旅、晋南独立营和分区的骑兵排、山炮连由沁水县悄悄地出发了。当部队沿着尚庄外围东侧急进时，李正德果然佯装不睬，使我军顺利地渡过了沁河，直扑杨毛庄，于黎明前将该庄四面包围了起来。此时庄内除了几个似睡非睡的哨兵，一片寂静。伪军们正做着美梦呢。当我军官兵迅猛地冲入庄内，许多敌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作了俘虏。战斗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就全歼了张伯华部，解放了

杨毛庄。张伯华作梦也想不到八路军是怎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

二霸除了一霸，剩下的就是李正德盘踞的尚庄了。

李正德听说消灭了张伯华，确实高兴过几天，认为这下可以独霸一方了。面对我军要他反正的劝告，他采取了“拖”的战术，妄图静观局势变化，见机行事。

为了进一步震慑李匪，我军又神速地相继将尚庄周围的大小据点一扫而净。济源城的鬼子朝不保夕，那敢轻举妄动。李正德部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李正德对我军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对自己的处境也深感不妙，但这家伙毕竟是久闯江湖的惯匪，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察明我军动向，拖延时间，李匪多次派出人来到我军驻地邀我派人谈判。

这尚庄虽然只有五六百户人家，由于李匪平时戒备森严，我军侦察人员进不去，报信的群众出不来，对那里的情况不能透彻了解。此次去谈判，可以趁机把尚庄的情况进一步摸透。因此，我军决心将计就计，派出几名精干人员前去谈判以便见机行事。

当天上午，我军代表如约来到了尚庄。伪军们在代表经过的路旁排列着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煞有介事。双方落座以后，李正德提出了 4 个自相矛盾的条件：声明脱离伪军，听我军指挥，但却不能将他调离尚庄，也不准我军派人进去。李正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此时已经很清楚了。但为了最后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双方商定于 4 月 23 日中午 12 时，在敌我对峙中间地带的一所学校里，双方互派代表和相应的卫队进行实质性谈判。

按照商定的时间，双方代表准时来到会场，可是谈判的主角李正德却迟迟不露面，大家一直等到下午两点，还未见动静，回去探消息的人也一去不回，直到太阳偏西，李正德才叫人带来一张纸条，称今天有事，改天再议。显然，李正德把我军的宽宏大量当作了软弱可欺。

我军的忍耐是有限的，当夜，攻打尚庄的战斗就开始了。

部队趁着夜色接近了尚庄，在尚庄外围巡逻的敌哨兵还没来得及问一声口令，就被我尖兵结果了。曾到尚庄谈判的我侦察员带领突击连旋风般扑上桥头，炸掉了碉堡。部队已顺利地运动到围墙脚下。

尚庄据点里的伪军看到我军真动手了，拼命盲目地向外射击，妄图凭借坚固工事坚持到天亮。愚蠢的敌人还以为我军还像过去打游击一样，夜间打，拂晓撤。天一亮，鬼子就会来救援。他哪里想到，我军已不是当年的游击队，附近据点的鬼子也同时正被我军攻击，自身难保，哪能管他呢？

说话间，天就亮了，一座两丈多高的上围墙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我军的机枪，迫击炮、山炮也都架了起来，瞄向了尚庄。敌人见天已大亮，我军仍然不撤，知道凶多吉少，可仍不甘心失败。仗着工事进行顽抗。随着一声令下，我各种火器一同开火，条条火蛇扑向了敌堡、火力点和敌兵。我炮兵各炮齐发，集中轰打一处的围墙，没一会儿，就把此处削矮了 5 尺多。就在这炮声隆隆之际。战士们扛着梯子、木板、炸药冲过了外壕，来到了墙跟前。可是围墙仍很高，不易攀登。爆破组的勇士迅速把炸药放在缺口下面的炮弹坑里，只听“轰”的一声，围墙又矮了五、六尺。剩下的一节虽然仍有丈把高，但是塌下来的墙土堆起了一个大陡坡。突击队就像“猛虎”一样呼啸而过，冲过了围子。此时我军已从东南西北四面同时向敌发起了攻击，敌人失掉了围墙，无险可守，又孤立无援，斗志锐减。我军从四面突入庄内，巷战

不到两小时，伪军即大部为我所歼，一小股敌人企图趁乱从地道出逃，也被我骑兵赶上就地消灭了。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整个战斗胜利结束了。尚庄上空红旗飘扬，欢歌笑语。在原先李正德司令部的那座院里，战士们押来了一个身穿烂市袍，头上没有毛的家伙，弯腰气喘地像一条要死的老狗。此人正是曾经称霸一方，死不改悔的匪首李正德。原来，他一见城墙被破，自知大势不好，急忙带着几个唆罗从早已修好的暗道潜出了庄。当他发现我骑兵追上来时，他自知跑不过四条腿的马，便灵机一动，化装混在了老百姓的人群中，但他是一个臭名昭著，路人皆知的恶魔，根本就无法在群众中蒙混过关，很快，我军在乡亲们的协助下就生擒了这个恶魔。

至此，豫北地区张伯华、李正德这两条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均被我军铲除，为这里的人民除了害，扩大和巩固了豫北根据地。

“三通战术”显神威

1945 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万籁俱静，漆黑如墨。黑暗中，日军伊藤武雄大队带领伪军 18 团偷偷地杀奔我晋察冀 10 分区地委和分区机关所在地东大村而来，企图趁我主力部队正在外线作战的机会偷袭、消灭我领导机关。

当天刚朦朦亮之时，鬼子已完全包围了东大村，占领了制高点，封锁了所有路口，架起了机枪、大炮，鬼子的钢盔和刺刀闪着寒光，看到村子里仍然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岗哨，看不到一个人影，鬼子满以为偷袭即将成功，便兵分几路向村里气势汹汹地杀来。

突然，一阵猛烈的枪声一下就撕破了黎明时的沉寂，密集的子弹从屋顶上、房角边和村边的棱坎上飞出来，敌人立刻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了阵脚。他们只看到周围的同伙死的死、伤的伤，一个个地倒下，却摸不着枪到底是从何处打来的，只得匆匆退到村外，但鬼子并不甘心失败，架起了大炮就开始了向村里的轰击，一时间，炮火把村子炸得飞沙走石，房倒屋塌。炮击足足持续了半小时，直到天已大亮，只见村里浓烟弥漫，火光冲天。鬼子认为八路军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便又开始了第 2 次进攻。

一进村口，只见迎面高墙上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消灭日本法西斯强盗！”鬼子一见就哇啦哇啦地吼叫：“快快地去啦！”几个“黑狗子”刚扑到墙根，脚下浓烟腾起，炸雷连响，顿时就被炸得血肉模糊，横在了地上。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鬼子指挥官伊藤武雄骑着东洋大马在一群鬼子的护卫下来到了一座大院的门口，一个汉奸急忙迎上前去馅媚地说：“太君，这是八路的司令部，八路统统地跑了！”那“太君”狂笑一阵，翻身下马，旁边的鬼子兵急忙接过马缓，刚想拴到左边的槐树下，不知从哪里飞来一串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顿时人仰马翻，子弹也从房顶上、树洞里、断墙后面飞了出来，那伊藤武雄抱着脑袋一下窜出几丈远，边跑边大叫：“八路大大的有！”

其实，他说得不错。我八路军既没有被消灭，也没有撤走。而是在以地道为骨干的连环阵里同敌人进行着一种巧妙的战斗——这就是使日寇失魂落魄的地道战。

这里的地道不但房连房、街连街，而且几个村子从地下连成一体，成为即可屯兵，又可战斗的地下长城。洞口有门，可以防毒、防水、防火。洞里

还沟通了电话通信网。配合着地道，地面上也有一套完整的战斗设置。村外、村内，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构筑了与地道相通的暗火力点，使整个村庄成为一个四通八达，可藏可打的战斗堡垒。在仅可通行的街口，用砖从左边垒住 2／3，右边靠后一点再垒住 2／3，平时人马畅通，战斗一打响，一人坚守，万敌难过。再加上村前村后布满了地雷阵，使前来“扫荡”的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屋上、地面、地下三者结合，构成连环火力体系，当时人们称之为“天地阴三通战术”。

敌人不止一次地吃了“三通战术”的苦头，这次本打算采用偷袭行动打我个措手不及，结果，连八路军的影子还没见到，就伤亡了 100 多人。在这个见不到人影的村子里，敌人到处碰响“会走路”的地雷和“长了眼”的冷枪，寸步难行，胆颤心惊。

鬼子指挥官恼羞成怒，像一匹发了疯的野兽，逼着伪军去寻找地道口。怕死的伪军除了捣响了几颗地雷外，连地道缝也没瞅见。

这时候，有个秃头汉奸把鬼子领到了村北头，如获至宝地指着一眼井嚷道：“八路军的地道口！”鬼子将信将疑，小心地低头一看：井不深，井底没水却有块木板，木板旁边有个大洞。这不是地道口是什么？鬼子高兴了，急忙命令伪军下去看看，在鬼子刺刀逼迫下，一个伪军被硬推进井里。当他失去重心，即将落入井底的一刹那，井底的木板突然分成两半，向下一闪，只听到一声绝望的惨叫，那倒霉的伪军就坠入黑沉沉的深渊去了。等鬼子听到叫声探头观望时，木板早又合上了，依然是枯井、木板和旁边的一个大洞……

另一个伪军又被强行推了进去探究竟，结果又是有去无回……

鬼子感到很纳闷，不可思议，于是就不顾一切地用刺刀逼着“黑狗子”们一个个地继续往井里跳，伪军们个个吓得浑身乱抖，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在闪着寒光的刺刀下又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秃头汉奸见此情景，生怕轮到自己头上，便急忙又献一计说：“放火烧村，还怕八路军不出来！”

敌人的这些活动都被我隐蔽在地下了望洞里的观察员看得一清二楚。听到鬼子烧村的“损招”，为了保持人民群众的财产，我指挥员果断抓起电话命令道：“西大村，打出去！”这西大村是和东大村相邻的一个村庄，只一袋烟的功夫，西大村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枪声越来越急，愈来愈近，伊藤武雄沉不住气了，拿出望远镜向西大村方向观察了一阵，转过身来，喝令伪军 18 团就地防守，自己带着汉奸和鬼子向西大村杀奔而去。

留下来的伪军一离开鬼子先去了七分胆，天一黑，就更是他们难熬的时刻。他们惧怕随时可能从神秘莫测的地道口里飞出子弹和手榴弹，不敢分散驻守，只得又从自己花了很大代价占领的房屋里撤出来，全团全部龟缩在村东头一家孤立的染坊院里。他们自以为挤在一起比较安全些，哪知道，这里正是我们的地道处，他们正躺在火山口上。

天很快地就黑了下来，那座染坊在暮色中阴沉沉的像个坟墓。几个敌人的游动哨为了壮胆，时不时地发出一些声音来，其余伪军由于白天的惊吓和劳累早已睡得像死猪一样。

突然，染坊院里爆发出一阵轰隆隆的闷响，埋在房底下的地雷和炸药被一窝窝地引爆了。敌人就像被戳了马蜂窝，顿时大乱。我军早已控制了染坊附近的所有屋顶，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染坊的大门，集束手榴弹连续地投向

院中，院内一片火海，映红了村子的上空，伪军们被打得鬼哭狼叫，连呼饶命。当我突击队员冲进院子，大部分伪军就举枪投了降。不到 1 小时，伪军 18 团就被全部报销了。

这时，正在西大村的鬼子看到东大村战斗激烈，立即紧急集合，并发出信号弹联络，可惜这边的伪军根本没来得及联系就完了蛋。白天吃尽了苦头的伊藤武雄此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干着急，没办法。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顾不上吃早饭，慌慌张张地放了一把火，就匆忙地向据点逃去。

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远处又传来了我军部队截击逃窜之敌的枪声……

“水陆两栖”伏击战

1945 年 4 月，我新四军苏中军区 52 团、江都独立团和 3 分区特 5 团，趁伪军少将团长马佑铭调防之机，在三垛河上和三垛河边公路上，成功地同时伏击了“水路”和“陆路”运动之敌。

“口袋阵”选择在三垛河后一段，即从新庄到野徐庄 7 华里的狭长地带。河与河北岸的距离只有 60 米，且与河身平行的这条公路赤裸裸地躺在那里，没有一棵树木遮挡，东西七八里一望无余，尽收眼底。公路北边，则是星散的村落和一片闪亮的水田，农民已开始把嫩绿的秧苗插在田里，有的地方种着麦子、蚕豆，已长得很高，可成为我军隐蔽的“青纱帐”。真是一个很好的伏击地形。特别是，这里离高邮和兴化两县城各有 40 多里远。

马佑铭团的“墓地”找好了。4 月 27 日拂晓，我伏击部队秘密开进阵地。三垛河一带是我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地形熟，群众条件也好。我军一到，驻地群众听说我们新四军要打敌伪军，无不拍手称好。家家户户腾房让铺，给部队隐蔽休息。许多群众帮我军准备船只和战斗用具，绑担架，烧水做饭，忙得不可开交。民兵们还放了秘密警戒，防止坏蛋活动；帮助封锁消息。为了迷惑敌人，沿河商店照常营业，河上船只通行无阻，公路上行人不加盘查，表面看来似乎“风平浪静”。人民群众的深情，给我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军这一边了。

再说，伪马佑铭团，即将调防，连日来，宝应城的官僚、地主正轮流设宴为他饯行，马佑铭得意忘形，日夜打牌醉酒，他的部队则急于整顿行装，大街小巷，马乱兵慌。25 日下午，马团离宝应开始南下。27 日在高邮停了一天。

28 日，太阳当顶，河面上敌人 3 艘汽艇，拖着 20 多条民船，“卜卜，卜卜”由远而近。由于南岸水深，汽艇调过向，直冲我军阵地而来，越来越近，最近时距我阵地只有 10 多米远，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船上载着 50 多名日军和 200 多名伪军，敌人在艇上谈笑风生，忽然有个家伙指着河边的房子诧异地问道：“这些墙上怎么开了那么多洞洞？”战士们吃了一惊，但接着就有一个家伙轻蔑地说：“天热了嘛，开些窗洞好通风啊！”战士们松了一口气，暗暗地骂道：“你们说得好，等一会儿还要在你们脑袋上开几个洞洞！”

这时，公路西头已经扬起尘烟，公路上的敌人来了。原来，伪师长刘湘图一向把马佑铭视为爱儿宠子，马团是他的一张“王牌”。这次调防生怕半路上有什么好歹，临时请求日军保镖。日军也向来器重马贼，但又觉得他总是中国人，虽有几分信任，也不得不防他三分。这次行动，正想作些监督，

苦无借口，恰好刘湘图请上门来，心中暗喜，立即派遣刚从高邮湖西“扫荡”归来的山本旅团合川大队的两个中队和一个小队护送。

马佑铭自以为部队装备好，几次和新四军交手，都未吃大亏，这次调防，除了指挥自己的 3 个营外，还指挥驻河口的 1 个伪军营，并有日军护送。因此，他显得十分得意和骄横，似乎没有把苏中军民的力量放在眼里，竟以 4 路纵队的密集队形行进，每个伪军营后面跟着日军 1 个中队，全队前面只有一个伪军班和一个日军小队担任搜索任务。全部约 2000 人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走到新庄西头附近，因公路有缺口，部队停止前进 20 多分钟，临时搭桥，后续部队不断赶了上来。这对我收紧“口袋”更为有利。

下午 3 点多钟，全部敌人乖乖地钻进了我军给他们准备的“口袋’。。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的轻、重机枪，手榴弹和兵工厂自造的小炮一齐怒吼，像狂风骤雨一样地射向敌群。埋伏在三垛河两岸和化装在田野里劳动的我军指战员一齐向敌人射击。沿河上下一片枪声和爆炸声。

敌人的 3 艘汽艇首先遇到了阻击。但敌人借着船板掩护，一面顽抗，一面割断牵引民船的绳索，开足马力，企图突破重围。我江都独立团的英雄们那肯放过它，便集中火力射击。52 团 3 营的勇士们也展开侧击。弹雨冲刷过去，除了先头的一艘汽艇因钢板较厚未被摧毁而逃脱外，其余都瘫痪在河里不能动弹了。艇上的敌人纷纷钻出舱口，脱掉衣服，有的光着屁股跳到水里，企图泅水逃跑。在水网地区发展起来的江都团战士们，个个熟悉水性，在冲杀声中，一齐投出手榴弹，端着刺刀冲下水去，在飞溅的水花中和敌人追逐肉搏。凶狂的日军仍垂死挣扎，挥动着明晃晃的刺刀，“哇哇”地向我战士乱扑，满河刀光闪闪，鲜血染红了河水，许多日军成了浮尸。北岸的日军纷纷从公路旁跳下河，两脚陷入淤泥，愈拔陷得愈深，成了我南岸射击的活靶子。我军战士，犹如水上蚊龙，一会儿在水上，一会儿在水中，既英勇，又灵活。

在公路上的敌人，遇到我军突然猛烈的袭击，队伍大乱，大都趴在公路上滚来滚去。但是公路北边是泥泞的水田，南面是宽阔的三垛河，隔岸还有特 5 团射出的密集火网，敌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公路上既无地形地物可利用，兵力、火器又无法施展，伪军与日军在我军火力网下互相冲撞。他们正在喊爹叫娘的时候，我伏击部队已经插上来，一下子把公路上的敌人截为数段。两个日军中队和全部伪军建制大乱，前后不能相顾。于是我军展开了政治攻势：“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马佑铭的伪军，大都已顾不得日军的疯狂辱骂，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少数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的奴才和日军，还在顽抗。但最后也大都被打死或打伤，有的跳河，有的拐着脚逃向新庄。前后只 1 个半小时，公路东段的歼击战就已基本结束。

走在最后压阵的 1 个日军中队和 200 多名伪军，被我特务营一压，立即丢下几具尸体夺路抢占了新庄，和前面逃来的日伪军会合，凭着一人高的断墙，用机枪、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以掷弹筒弥补死角，集中向我射击，妄想固守待援。我 52 团 1 营由北面跑步抢占新庄，被小河阻挡，一时未能通过，却被先占新庄的日军以火力阻在开阔地上。日军用火力将我军借以隐蔽的麦子、蚕豆全部扫断，企图给我 1 营以致命杀伤。我 1 营教导员、l 连指导员和一些战士血洒沙场，光荣献身。3 连指导员也身负重伤。在此紧急情况下，2 连连长立即组织突击小组，拖着用绑带结成的绳索，在火力掩护下强渡小河，接着全连一齐扑上对岸。

2 连过河后，冲上庄头，投出一排手榴弹，抢占了两间破屋。日军一看 2 连来势勇猛，妄想趁其立足未稳进行反扑。一群日军拿出所谓“武士道”精神，脱掉上衣，敞开长满黑毛的胸膛，端着刺刀“哇哇”地狂叫着，向我 2 连阵地猛扑过来。2 连勇士们面对凶残的日军，毫无惧色，不但没有后退半步，而且也挥动刺刀向敌寇冲杀过去。双方肉搏拼刺，杀得难解难分，血流遍地。我 2 连的英雄战士海有鱼同志，肚子里插着鬼子的刺刀，而他的刺刀却把鬼子死死地钉在墙上，他英勇牺牲了，但两眼还圆睁睁地怒视着那个鬼子。

日军见反扑不成，又以最后的兵力投人搏斗。2 连的处境更加艰难。这时正好以阳澄湖畔 36 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 1 连及时赶到，立即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站稳了脚跟。但狡猾的日军却又组织火力封锁我 1 连、2 连后路，断我增援，又展开了连续的一次比一次凶猛的反扑。l 连、2 连的 100 多把刺刀在英雄战士们的手里勇猛挥舞，把把刺刀上沾满了日军的污血。刺刀弯了，掉转枪托来砸，枪托坏了，用手榴弹敲。有的冲过去和敌人扭在一起，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了，干部接过他的枪向敌人冲去。干部牺牲了，战士主动代替他们指挥。指战员冲人敌入阵地，夺下敌人打得发红的机枪，缴来敌人烧得烫手的掷弹筒，迫使困守新庄北部的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向南退守。

围歼新庄残敌的总攻开始了，52 团 3 连和特务营赶到了，江都团 1 个连也赶到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把固守新庄南部的敌人紧紧包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一片冲杀声。这时天色已近黄昏，盘踞高邮的日军已分两路来援，隐隐传来了小钢炮的轰击声。52 团参谋长组织好炮火，三长声军号一吹，集中地向庄上轰击，顿时火光冲天，大地也抖动起来。剩下的 30 多个日军，眼看着自己命运危在瞬间，不得不扯掉太阳旗，跳出断墙，赤裸上身向西面突围逃窜。充满仇恨的战士们，瞪着发红的眼睛，狠命地追逐射击。2 连的一个战士从逃跑的日军中抓住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毛胡子回来，这家伙不肯投降，最后倒毙在河边上，满嘴啃着泥沙。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战斗，一场激烈而又漂亮的“水陆两栖”伏击战胜利结束了。战场上到处横着日军和伪军的尸体，还有很多轻、重武器。水中乱七八糟地漂着日伪军的尸体，还有破烂的“兽皮”和残缺的太阳旗。河里停着两艘汽艇和 20 多条木船，满满地载着从人民手里掠夺来的财物和辎重装备，还有几百两黄金。

在公路旁，猬集着近千名伪军俘虏，他们个个垂头丧气，狼狈不堪，无神的眼光呆呆地望着薄暮笼罩的三垛河。在清查俘虏时，我军在负伤的伪军中发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就是少将团长马佑铭，此刻已气息奄奄。

这一仗，我军全歼日军 240 余人，毙伪军 600 多人，俘虏伪军 958 人。

神勇铁道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枣汁有一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专门在鲁南的铁路线上与敌作斗争，来无影、去无踪，艺高胆大，人人都练就了在火车飞速行驶中上下自如的超人本领，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在敌人重要交通线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线上，人们时常可以看到敌人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

敌人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们的手送往根据地。这些铁道英雄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惩罚汉奸、特务，宣传抗日，开辟敌占区工作。这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八路军官兵组成的队伍，由于主要是在敌占区铁路沿线打击敌人，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敌人的心脏里，艰苦奋斗了 6 年。尽管敌人对他施行了多次极其残酷的“围剿”、“扫荡”，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护，他能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越战越勇，越战越强，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铁道游击队的名声也迅速传遍鲁南，传遍山东。神奇的故事越传越多，越传越神。

当时，在枣庄火车站对面，有一个“国际洋行”。这个洋行表面上是做生意的，实际上是敌人的一个特务机关。日军的许多军用物资都要经过这个机关。这里还经常严刑审讯被捕的中国人。经常传出令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和鬼子寻欢作乐的狂笑，是个戒备森严的魔窟。鬼子为了安全起见，在火车站加修了碉堡，洋行四周垒了很高的围墙，上边还安装了铁丝网，派了 14 个日本兵昼夜守护。洋行周围，到处都是鬼子的据点，要想砸洋行，无异于虎口拔牙，风险是极大的。

游击队负们经过充分地准备之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开始了行动。

当时整个游击队仅有 16 个人，3 支短枪，他们分成了 4 个战斗小组。每组配一支短枪，其余人均拿大刀。在曾经在洋行当过搬运工的游击队副队长王志胜的带领下，悄悄地摸到了洋行南边墙底下，小心翼翼地在墙角把砖一块块地往下挖，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挖通了一个洞。队员们鱼贯而入，由队长洪振海跺脚为号，4 个战斗组分头扑向四面房里。此时洋行内的鬼子正在鼾睡，一阵刀声，14 个鬼子的脑袋就搬了家。鬼子的惨叫声，惊动了附近的敌哨兵，顿时枪声四起，警笛大作。枪弹雨点似地倾泄到洋行的房顶上，打得瓦块纷纷飞落，紧接着敌人从四面各自的据点冲了出来，很快就把洋行铁桶样围了起来，可当他们端着刺刀冲进洋行以后。只见洋行遍地血迹，腥臭扑鼻，除了尸横遍地的同伙，哪见半点游击队的踪影？游击队早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带着缴获的枪支和战利品撤退了。

陇海路上，有一列赵墩经枣庄开往临城的日军的混合列车。一天，这趟列车像往常一样。带着大批军用物资和部分旅客，在全副武装鬼子的押运下，突突地冒着黑烟，按时开到了王沟以西。还没到四孔桥，两名等候在那里的游击队员“嗖”地一下，敏捷地从路旁跳上了车头脚踏板。正在开车的日本人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便一命呜呼了；两个中国司炉明白过后，已经被上了绑。火车头被游击队员控制了，这一切，只不过是在一两分钟之内发生的。游击队员不仅上下火车如履平地，而且开起火车来也是轻车熟路。火车继续平稳地前进，坐在车厢内的敌人根本毫无察觉。当列车快到四孔桥时，速度减慢了，早已埋伏在路两旁的游击队员纵身跃起，飞身攀上了行驶的列车，当约定的时间一到，只听火车头猛然拉响了震耳的汽笛声，只见早已潜伏在各个车厢，装扮成工人、农民、商人等各种人物的我游击队员突然向敌人猛扑过去，各车厢押车的鬼子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一下就完了蛋，有的垂死挣扎，拼命顽抗，但最终仍被我消灭，有的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哭叫着……刚才还耀武扬威的鬼子，顷刻间就被消灭了。

列车缓缓地在预定地点四孔桥附近停了下来。此时，各车厢的短兵厮杀已经结束。铁道游击队长洪振海向不明真象而跳车的旅客大声呼喊：“老乡们，同胞们，不要惊慌，我们是八路军……”

惊慌的人群渐渐地安定了下来，在游击队员的疏导下，纷纷带着自己的行李走下火车，集结在一块平地上，洪队长简短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后，就遣散了旅客，游击队也带着大批的军用物资，撤离了四孔桥地区。

两个小时以后，得到消息的鬼子急忙开着铁甲列车赶来救援，等他们赶到四孔桥，除了那辆孤零零横躺在那的那辆空车及一些鬼子尸首外，其余什么也没找到。

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日伪军一方面加强了铁路沿线的戒备，一方面派出了大批汉奸、特务，刺探我铁道游击队的情况，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游击队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游击队转移到微山湖一带，以微山湖为依托进行活动。晚上住在小船上，白天隐蔽在湖边芦苇丛里，坚持对敌斗争。

1941 年 10 月 12 日晚上，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乔装打扮成伪军，从微山湖出发，来到了临城火车站，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了日军高岗、石川两人，尔后直扑车站的武器库，缴获了步枪 36 支、机枪 2 挺、短枪 4 支。使游击队装备了在敌后坚持斗争所需极为宝贵的武器弹药。队员在撤出车站时还故意扔掉了一些伪军的军眼，给日、伪军之间制造矛盾。等敌人赶来时，游击队员早已顺利地撤回了微山湖根据地。

没过多久，铁道游击队在沙沟火车站的内线获得情报，一列开往上海去的客车将通过沙沟车站，该车后尾挂了三节货车，上面装满了军用物资。当时日寇加紧了对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特别是眼看冬季将至，部队过冬衣被尚没着落。铁道游击队决定截下这批物资，支援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那天，当该车通过沙沟车站时，日伪军戒备森严，荷枪实弹，把整个车站封锁了起来，任何人没有特许根本就不能靠近。可敌人怎能想得到，该车站副站长张云骤就是游击队的人，他沉着机智地把火车驶出了重兵把守的沙沟站，在指定地点，他剪断风管，拔下插锁，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使货车与飞奔急驶的客车脱离，缓缓地停了下来。早已埋伏那里的 200 余群众，在游击队的组织下，蜂拥而上，迅速开始了搬运工作，推车的、挑担的、肩扛的、背背的，很快就把三截货车内 1200 余匹棉布、200 余件皮箱、800 余套日军军服及呢料、毛毯、医药器材等大批物资很快被搬运一空，支援了鲁南、滨海军区的部队，并救济了贫苦的群众和渔民。当敌人发现赶到时，除了三节空车外，人和货物早都没了踪影。

1942 年 1 月，山东日军纠集徐州、济南、青岛各地日伪军“扫荡”鲁中南地区。为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游击队奉命分成 4 路破袭津浦、临枣线。一路在枣庄巧妙地制造了一起火车头相撞的事故；一路在临城以南破坏了敌人的通信网；一路破坏了 5 公里多的铁路，有效地打乱、迟滞了敌人的行动，为我军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敌人“扫荡”扑空，调转头来，直扑微山湖地区，企图一举消灭铁道游击队。面对敌人重兵合围，铁道游击队为掩护兄弟部队转移，全部换上了伪军服，上好刺刀，从东北方向突出了重围。使敌人又一次扑了空。

铁道游击队对那些死心踏地为日寇卖命的民族败类给予了坚决严惩。微山湖“剿共”司令尹华平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自他叛变投敌之

后，当上了司令，更加变本加厉为非作歹。这个家伙熟悉铁路，也了解这一带的地形、民风，对游击队的活动也有一些了解。他甚至扬言铁道游击队拔不掉他一根汗毛。就在这个家伙刚刚吹出大话不久，铁道游击队员们化装成伪军，摸到迟山据点，把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击毙在大街上，并在他身上用砖头压了张铁道游击队的布告。镇压了汉奸特务，断敌耳目，使我活动地区扩大，形势好转。

铁道游击队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有许多优秀队员光荣牺牲。游击队创始人洪振海大队长就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但游击队员们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在千里铁道线上机智、灵活地打击日寇，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杀敌的凯歌。

巩固苇塘根据地

在河北文安、霸县之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苇塘，名叫文安洼。这里的芦苇长得高达丈余，粗如拇指，密密层层，烟雨不透。远远望去，如碧云朵朵，铺天盖地。芦苇丛中，绿水悠悠，鱼虾满塘。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我抗日军民非常理想的根据地，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打得日伪军狼狈不堪。

由于苇塘地形的特殊和复杂，当时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各种各样的武装多如牛毛。最主要的武装就有 5 种，群众形象地称之为“红黄蓝白黑”。“红”就是指八路军，“黄”就是指身穿黄制服的日本鬼子，“蓝”就是指表面打起“曲线救国”旗帜的所谓国民党地下军，“白”是指老百姓称之为“白脖”的伪军，“黑”是指黑道上的土匪。那时各种力量明争暗斗，都把苇塘作为一块宝地来争夺。特别是“蓝、白、黑”三股势力其实是一丘之貉，共同依仗日寇，狼狈为奸、欺压百姓，破坏抗战。我军要想在苇塘里站稳脚跟，就首先必须先对这些民族败类开刀。于是，我晋察冀军区 10 分区的部队一进苇塘，一方面采取“打一警百”“敲山震虎”之法，对那些死心塌地为鬼子卖命的汉奸给予了严惩，以慑服其它；另一方面，采用“勤捉勤纵”政治争取的方针，教育伪军和伪组织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戴罪立功。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不久，苇塘周围的胜芳镇，任家庄子、靳家堡头等据点的伪军慑于我军威力，不得不按我军的约法三章去做：一，不打八路军，不抓抗日干部；二，不阻碍我军活动并暗中协助我军工作；三，不危害和勒索群众。甚至在 1943 年夏天，我军还给附近的伪军下了一道命令，令他们一批中、小队长来苇塘接受抗日训练，这些人都乖乖地来报到，不敢马虎。我军有条电话线一直可以通到日寇据点的村子里，由一个伪军队长亲自掌握。一有情况，就向我军报告。与此同时，我军还在苇塘附近的村庄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苇塘根据地终于建立了起来。

八路军在苇塘建立根据地的消息，使日寇大为恐慌，集中了 1 万多人，从静海、任丘、大城、新镇、武清等地分头行动，把文安洼大苇塘紧紧包围了起来，企图一举吞噬我这块新开辟的水上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扫荡”，我军临时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斗组织形式：把部队分成许多个 20 人左右的“大班”，以“大班”为战斗单位，散布在苇塘周围的边沿，按港汊河沟划开地区，拦阻并歼灭敌人。就这样摆成“空心式”的阵势，以逸待劳，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巧妙的战斗。

日寇气势汹汹地来了。还像往常“扫荡”根据地一样，首先出动飞机侦察，但不管敌机在苇塘上空盘旋多久，除了一片绿海而外，什么也侦察不到。接着，日军拉来了重炮队，瞄准苇塘开始了炮击。可是，偌大的一个苇塘要想发现目标和观察轰击效果却十分困难。敌人只有盲目瞎打，有的瞅见哪里冒烟就往哪里打。摸着了敌人“见烟打炮”的规律，有人就故意驾着小船到处去烧草生烟，逗引敌人。因为引来的炮弹掉进水里很多就不响了，捞出后还可以取炸药作地雷用。所以，战士们戏称此着为“草船借箭”。

打炮没有效果，敌人就用步枪和机枪来围攻。但秋季的苇茎已长得又圆又硬，子弹碰上一滑就拐弯，因此，任凭敌人扫射如何疯狂，但苇塘仍没被破坏。

敌人见此招不灵，就想从港汊的空隙里冒险钻进苇塘，为了保险，鬼子还逼迫老百姓带路，企图向纵深搜索和推进。但这些老百姓那能听凭鬼子的摆布呢？他们不是故意地把鬼子往没人的地方带，就是把鬼子往臭泥坑里带。若发现我潜伏战士摆的记号，就找准机会忽然溜进苇丛中躲藏起来。正蹑手蹑脚走在后面的鬼子，猛然间没有了向导，在这无边的苇塘中，立即惊慌失措起来，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时不时不知从何处射来冷枪，莫名其妙地就一个个地倒下了，剩下的鬼子跌跌撞撞，夺路而逃。

进剿计划失败后，鬼子又想出了另一条毒计，强抓了几个县的民夫，用刺刀逼迫他们每人拿着镰刀来到了苇塘边，妄图割掉所有的苇子，砍倒青纱帐，消除我军的藏身之处。鬼子“斩草除根”的着数十分歹毒，但要消除青纱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且不说一望无际的青苇密密麻麻。割起来十分不易，单就那些民夫也没有人愿意给日本人卖命的，大家被鬼子拉到苇塘边就开始“磨洋工”，能少干绝不多干，一有机会就从青纱帐中跑掉了，跑不掉的就“泡蘑菇”，还制造混乱，装作打架，一打起来就拳脚相加，好不热闹，惹得鬼子和伪军都来劝架，结果是越劝越厉害，越来越混乱，苇子自然就割不成了。化装成老百姓的我军侦察员有时也夹在群众中间，瞅准机会就悄悄地把监工的鬼子干掉了，监工的鬼子隔三差五的总是失踪，弄得鬼子再也不敢单独行动了。

就这样，鬼子围剿了苇塘十几天，一无所获，而且还不断地损兵折将，没办法，只得灰溜溜地撤回了据点。对苇塘的围剿宣告失败。

有了较为巩固的苇塘根据地作依托，各项抗日工作迅速地开展了起来。我们的小股部队可以瞅准时机，出击到大平原上去打几个胜仗后回到苇塘来休整，再不像从前那样：“两只脚底板就是根据地，长年累月睡不上一个安生觉”。部队在万顷碧波的苇塘之中盖起了用苇子盖的营房，制成了苇子作的家具，房舍之间还修了大小通路和练兵场，房舍附近种植了花圃菜园。白天，战士们在操场上练兵习武，黄昏可以水上荡舟。地委还在苇塘里开办了党校，军分区机关还出版了《黎明报》。各项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到了 1943 年底，在大清河北的雄县、新城、安次、容城，以及涿鹿、宛平等县内，都恢复了大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到了 1944 年，整个华北的斗争形势日益好转，我 10 军分区的部队也陆续跨出苇塘，大踏步向前推进了。

短枪队大闹九龙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东方明珠的香港以后，敌酋机谷廉介中将当上了

香港总督，野间贤之助大佐担任了港九宪查队长。这两个法西斯分子一到香港，就大搞法西斯统治，推行什么“强化治安运动”，那里的人民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东江纵队）抽调了 20 多名精干机智，武功高强的同志，组成了短枪队，挺进九龙半岛山区，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

当时，日寇进攻港九时，英国军队望风而逃，遗弃了不少的枪支弹药，被当地的老百姓藏了不少。短枪队到来以后，就动员当地群众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帮助各村建立抗日政权，号召群众起来抗日。没多久，整个游击区的群众，便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以不同形式普遍地组织起来了，从此，村村有岗，山山有哨，全民皆兵。小股鬼子和汉奸再也不敢轻易踏进这一地区了，有时，汉奸特务化装成砍柴的，扮成商人等进入这里刺探情报，但无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只要一踏入我游击区，立即就陷入了天罗地网，有来无回。

恼羞成怒的鬼子对这个抗日游击区恨之入骨，多次集中兵力进剿，但都以失败告终。1943 年 5 月，鬼子又集中了 2000123 人马，向我九龙半岛的短枪队进行“扫荡”。面对近十倍于我的敌人，我短枪队的战士们并不和敌人死打硬拼，而是化整为零，避实就虚，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短枪队选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处决大汉奸陆通译。

这个陆通译原先是港英政府的密探，鬼子占领了港九以后，他就投靠了日本人。他虽说也是个中国人，但仗着自己会几句日本活，甘愿认贼作父，对同胞凶狠如狼，对鬼子奴性如狗。死心塌地为鬼子卖命，祸害百姓。出卖祖国。慢慢地，他在鬼子面前成了大红人，宝贝蛋。短枪队之所以要首杀陆通译，一要杀一儆百，给那些死不悔改的汉奸一个警告，另外，也是给鬼子报个信，让敌知道我军在抄其老巢，迫敌撤兵回防，以减轻我游击区的压力。

这天夜里，4 名执行任务的短枪队员悄悄地出发了。

4 名短枪队员 1 名扮作鬼于军曹，2 名扮作鬼子兵，l 名扮作头戴通帽，身穿黑衫的密探，趁着夜色摸进了市区。

夜幕下的市区阴森、清冷，家家户户早已紧闭门窗，熄灯就寝了。只有鬼子的探照灯打出的光柱像无数只魔爪在夜空中摇来晃去。短枪队员拐过大街，走进小巷，直扑九龙塘。

大汉奸陆通译就住在九龙塘的一幢小洋楼里。这里驻有正规日军，他选择在此居住，自以为住在了“保险柜”里，万无一失地安全。

说话间，短枪队员已经来到了陆通译的住宅前，两名扮作鬼子兵的队员分别把住街两边，扮作密探的队员在外接应，扮作军曹的队员走上前去按响了电铃。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过之后，沉重的大铁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缝，一个年约 40 多岁的胖女人探出头来，一看是“皇军”，便忙不迭打开门，把三个“皇军”让进了客厅。那个胖女人一边给端茶拿烟，一边朝楼上喊道：“陆先生，皇军来了！”我三名队员二名分别坐在门两旁的乌木椅上，“军曹则坐在一张沙发上。不一会儿，一阵楼梯响，大汉奸陆通译走下楼来，他一边干笑着，一边连连说：“失迎，失迎！”

扮作军曹的队员满像回事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用四不像的话说：“陆通译，司令部的，请你快快去！”

陆通译用日本活连忙说：“什么事这么紧？我回来还不到三个小时啊？”

两个扮作鬼子兵的队员唰地站了起来，军曹也一步跳到陆通译的面前，手按指挥刀，大声吼道：“八格……你的敢违抗？”

陆通译一见这阵势吓坏了。连忙一边拱手，一边连声说“哈依！哈依！”说着，就被三名队员拥着出了家门。

站在门外接应的那个扮作密探的队员一听到铁门响，立即就转到了小街口上。陆通译在我队员的监视下往小街走去。可没走几步，他发现方向不对，便停住了脚，慌忙问道：“太君，这是去哪里？”

扮作军曹的队员立即拔枪顶住了陆通译的腰眼说：“说话的不行，走！”其它两名队员立即扭住了他左右胳膊，拖着往前走。

陆通译一下慌了，连忙问：“太君，这是……？”

“什么太君！我们是抗日战士！宣判你死刑，就地执行！”这句话如惊天动地，陆通译不禁打了个寒颤，刚想张口说什么，便一命呜乎了。

处决了陆通译，令日寇极为震怒，各处增加了岗哨，天一黑就戒严，草木皆兵。

短枪队选定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日军的启德机场。

一天夜里，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乌蒙蒙的，短枪队员此时已潜伏在钻石山上的杂草丛中，衣服全湿透了，蚊虫和蛇多得惊人，但队员们已顾不得这些，眼睛始终注视着山下的启德机场。机场四周有两道铁丝网，南边滨海的门对着钻石山，门口两旁各有一个岗楼，两个哨兵肩着枪，像“哼哈”二将站在岗楼前。敌人摩托巡逻队一圈圈地绕着机场巡逻，探照灯也是一闪一灭的。

瞅准机会，队员们如下山猛虎，突然出现在两个敌哨兵背后，用枪抵住了他们的后腰，解决了敌哨兵后，立即扒下他们的衣服，岗哨立即就换上了我们的人。

三名队员立即跑入机场。机场大而平坦，见不到一架飞机，也见不到一个人，大约跑了 2000 米，一座巨大的油库横在了前面。这是个绝好的机会，队员们立即躲在油库的背面安放定时炸弹。正在此时，忽然“登登登”的大皮鞋声由远而近地传来，队员们立即停了下来，紧握顶了火的驳壳枪，屏住呼吸，注视着皮鞋声的方向。三名全副武装巡逻的鬼子慢慢地走了过去。队员们立刻给炸弹上了弦，定好了时间，随即往回跑。途经另一座大房子，见里面有一架飞机，一个鬼子正抱着枪倚着飞机睡着了。一名队员拔出尖刀，悄悄摸了上去，一刀直刺鬼子心窝，结果了哨兵后，又把另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了飞机上。

等到短枪队员全部顺利撤出启德机场，返回九龙山上时，只听“轰”的一声，“轰”的又一声，震得大地发抖，紧接着，浓烟卷着大火在机场上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夜空。在大火的映照下，机场上乱成一团。

此后不久，短枪队又大闹九龙酒家，爆炸了广九铁路二号铁桥，还散发了许多传单，使香港、九龙、沙田的日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施巧计霍州打“虎”

抗日战争时期，我太岳纵队 38 团在山西霍州执行运送公粮任务时，曾与当时盘踞在霍州城内的板井大队斗智斗勇，顺利完成了运粮任务，“霍州打虎”的故事从此便在当地流传开来。

当时驻扎霍州城的日寇板井大队自称为“五虎大队”。据说在板井手下有“五虎”。每条“虎”带一个中队，另外还配属一个伪军大队。板井本人更是自诩为“五虎上将”，骄横不可一世。他们盘踞在同蒲路上，分别驻扎在霍州城附近的八个大据点里。平日里，这些“大虫”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假虎”恶行胜“真虎”，老百姓恨透了他们，盼望着八路军早些来为民除“虎”。

霍州这个地方被称为“山西的粮仓”。自太原失守后，板井大队移驻霍州，扼守着交通要道．使这里的粮食几年都运不出来，八路军曾多次下霍州运粮，都遭到“五虎”的拦阻。这使得我根据地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战士们每天只能喝到两顿照见影子的稀饭。八路军太岳纵队的首长决心把粮食从霍州运出来，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该纵队 38 团。

要想顺利地完成运粮任务，必须首先打掉运粮路上的“拦路虎”。八路军 38 团的指挥员经过周密的侦察、谋划和部署，决心和这支“拦路虎大队”斗一斗。

一天夜晚，我部队、民兵组成的运输队向霍州城方向出发了。经过连续的急行军，天亮前来到了霍山。过山不远，就是霍州城。部队即按预先的部署，首先把山上的唯一咽喉通路控制了起来。左侧是 1 营，右侧是 3 营，2 营由中间插下山去。各营都是摆成梯形，除此以外，霍县游击队和武工队三、五个人一组，遍布到敌人据点四周，监视敌人动静。所有这一切，目的就是为了牵制霍州城的敌人，争取时间掩护运粮。与此同时，团工作队、地方政府工作队和运输队在我公路小分队的保卫下，迅速地深入到附近各村，发动群众，征集抗日公粮……。

天大亮以后，诡计多端的板井终于发现了我军的行动，没多久，霍州城和附近各据点的鬼于就出动了，恶狠狠地向霍山扑来。

战斗从清早打到中午，敌人向我三营的阵地发起了 7 次冲击，均被我打退。敌人又向我两侧迂回包抄，也被我击溃，我梯形布阵十分有效，打了七、八个小时，敌人始终没能突上霍山。我八路军的神枪手们，个个枪法超群，他们每人一支三八大盖步枪，一枪一个，专打敌人的指挥官。不知哪位神枪手，竟然首先打中了一只“虎”，那个被板井称为“五虎”之一的“独眼龙”中队长被一枪从大洋马上揍了下来，脑袋一歪就没了气。板井又命他的另一只“虎”出马，这只“虎”比“独眼龙”聪明一点，再也不敢骑马扬威了，而是混在鬼子兵中间，隐蔽着向山上冲击。但没多久，这只“虎”在我神枪手的枪下变成了一只“死虎”。这样一来，可把“五虎上将”板井气坏了，天过中午，这只“老虎”亲自率队，倾巢出动，向我阵地扑来。顷刻间，阵地上硝烟滚滚，炮声隆隆，鬼子的冲锋一次紧接着一次。

阵地上，我八路军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但敌人也是孤注一掷，不惜血本的轮番进攻。和敌人死打硬拼，并不是这次任务的目的，保住运输线，完成征粮、运粮任务才是此次行动的目的。那么，有没有即保住运输线，又能为征粮争取时间，同时还能让鬼子不战自退的锦囊妙计呢？

有！我八路军指挥员临危不乱，急中生智，决定趁板井倾巢出动的机会，给他来个“调虎归巢”。随即派出一支精悍部队从敌人侧后飞速直插霍州城，看他要山头，还是要老窝。

这时，板井是豁出了血本，钢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把能用上的都拼上了，我军阵地一片火海，枪炮声震耳欲聋，鬼子的冲锋在督战队的监督下

更加凶猛了，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阵地前沿，我军勇士已和敌人拼起了刺刀，2 营部队已有 30 多个同志伤亡，眼看敌人就要突破我军阵地的防线……

正在此紧要关头，霍州城方向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那是我神勇的突击队在那里打响了。

这招棋实在厉害，板井万万没想到八路军会去抄他的老窝，见此情景，他再也无心恋战了，急忙下令收兵，策马向霍州城败走而去……我军一见敌人乱了阵脚，仓慌逃跑，便从三面自山上冲下来夹击敌人，杀得敌人丢盔弃甲，夺路奔逃……

此时，我攻打霍州的突击队员原来只想虚晃一枪，“调虎归巢”，减轻我霍山阵地的压力。没想到霍州城守军竟不堪一击，突击队员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冲进城里，这支精悍的队伍一阵冲杀，即刻就消灭了城内的守军，一直打到了板井的指挥部，缴获了电台、军用地图、作战计划和板井的日记等，还散发厂传单……直到霍山方向枪声稀疏下来，板井率着残兵败将往回窜的时候，突击队员才携带着大批战利品，从容不迫地从霍州城撤离……

路上的鬼子后面被八路军追打，前面老窝又被抄，惶惶不安、心急火燎，归心似箭，有马的骑马，没马的连滚带爬，拼命地往老窝窜。板井在逃跑途中，耳朵也被子弹削去了一半，成了“独耳虎”了。待他终于窜回霍州城，一清点人数，“五虎”伤了二虎，兵卒也损失了许多。这只“独耳虎”被打怕了，再也不敢出城当“拦路虎”了。

这时我军把作战部队部署在城外，威慑敌人，工作队则在各乡村抓紧征粮，运粮工作。经过四天四夜的紧张征运，终于完成了运粮任务。

除惯匪威震鲁南

抗日战争后期，在鲁南费县一带盘踞着一伙以惯匪刘桂堂为首的伪军。此人在鲁南土生土长，十几岁就开始断路抢人，聚众烧杀，逐渐成为一股庞大的匪帮。由于他面色如炭，手狠心黑，又在当时的匪帮中排行第七，人们就给他起了个“黑七”的诨号。这伙匪帮 20 多年来流窜于华北、东北各省，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仅在鲁南寺彦村洗劫，一次就杀害了 700 多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便投降了日寇，挂上了伪“和平救国军” 10 军 3 师师长的头衔，充当了日寇摧残鲁南根据地的急先锋。后来，他又重新和国民党顽固派挂上了钩，蒋介石给了他国民党新编 36 师的番号。刘黑七从此脚踩两只船，分别从日本人和国民党两方面领军饷，他的部队也都有黄、灰两种颜色的军装，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穿戴。这个既官既匪、亦伪亦顽的刘黑七自以为有日本人和国民党顽固派两个主人的撑腰，胆大妄为，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严重地影响了我鲁南根据地的建设。

我军决心歼灭这个恶惯满盈，民愤极大的匪首。

要消灭这个横行江湖二十余年的惯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年的江湖生涯使刘黑七异常的狡猾，身边有“拜把子”的兄弟，巢穴的工事修得极为坚固，主要防御工事有里外两层围子，外有一道壕沟。各国门和四角都筑有炮楼，并有许多暗堡。附近的村镇里还有不少他布下的“眼线”。稍有不慎，就会暴露企图，导致行动的失败。因此，战前部队派出了侦察员侦察敌人的布防和工事设施情况，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备战，并想方设法麻痹刘黑七。

终于等到了开始行动的那一天。我军以 3 个团的兵力分别从驻地出发，

以急行军的速度，隐蔽地直扑刘黑七的老巢。当月亮刚从东山露头，部队就已全部到达指定地点。把刘黑七的老巢四面围了起来。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昂扬，恨不得一下子就打进去，把这个祸国秧民的刘黑七碎尸万段。

而此时据点内的刘黑七和喽罗们根本就没想到八路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城下，他们的大难就要临头了。这伙匪徒还在狂吃豪饮，寻欢作乐呢。

突击队开始悄悄地接敌运动，不声不响地就摸掉了敌人的哨兵，迅猛地越过了敌人第一道防线的围砦。此时，敌人发觉了，枪声一时大作。匪徒们再也顾不上吃喝玩乐了，慌忙上阵，拼死抵抗。这些土匪有许多是刘黑七的亲信，长年为匪，心狠手辣，枪法极准，且又实战经验丰富，战斗一时呈现出胶着状态。敌人凭借连成一体的工事和猛烈的火力，把我军进攻压制住了。这时，我爆破队员在群众的指点下，充分利用夜暗和地形的掩护，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接敌运动，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继续跟上。我军的各种重火器此时也全部开火，全力压制敌军火力，掩护我爆破队员实行爆破。火力对射越来越烈。没多久，只听“轰隆！轰隆！”几声巨响，我爆破队员终于炸塌了围子西北和东北两角的敌炮楼。还未等滚滚的浓烟散尽，围子外的部队就勇猛地冲进了这个缺口，与据点内的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巷战。这些匪徒不像鬼子，他们根本不敢拼刺刀，主要是靠打黑枪，使暗器，再加上他们地形熟悉，因此，战斗进行的紧张、激烈。但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早就恨透了刘匪，见到八路军来打据点，许多人自告奋勇地给部队带路，提供情况，许多百姓自动地加入了灭匪的战斗。战斗刚打响时，匪首刘黑七正躺在床上抽大烟，他以为又是民兵的袭扰，并没当回事，当震耳欲聋的爆炸响起时，他才知大事不好，慌得连衣服都没穿，匆忙躲到西南炮楼里观察动静。他一见围子被八路军突破，到处都是勇猛无敌的八路军战士，这个往日称王称霸的惯匪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他自知自己这帮乌合之众绝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这个家伙又拿出了在江湖上的一惯做法，悄悄地带了几个铁杆亲信，利用混战的机会，从炮楼上悄悄放下绳子弃众而逃，溜出了据点，向东南方向没命地逃窜。可是他哪里知道，我军早已在据点周围撒下了天罗地网。当刘黑七和另两个匪徒靠近时，跑在前面的匪徒被我一枪打死，刘黑七立即和另一高个匪徒分头向东逃跑，很快高个即被我军擒获。刘黑七却不顾警告仍然没命地逃，这个矮胖子跑起来一拐一拐像只鸭子。当一名战士追到仅距他几十米时，刘黑七枪中的子弹打完了，这家伙弯腰、一扬手，一块石头正砸在这战士的胸口。眼看这家伙爬上崖头就要逃掉，这名战士忍着伤痛，果断举枪射击，终于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匪首击毙了。

据点内的残匪由于群龙无首，也无心恋战，很快就全部缴械投降了。

此役共毙敌 200 余名，俘敌千余，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救了被刘匪抓来的壮丁、民夫和妇女。为鲁南人民除了一大害。

刘黑七被打死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快传开了。战斗结束的当天晌午，周围十里八乡的群众就敲锣打鼓漫山遍野地赶来了，他们牵羊抬猪担粉来慰问为民除害的八路军。乡亲们还送来了一顶“万民伞”，红红的大伞上飘舞着许多绸条，上面写着每个乡长的名字。民兵们还抬着刘黑七的尸体到各村游行，让大家都看看这个恶魔的下场。所到之处人人拍手称快，指尸痛骂。有的群众拿起剪刀菜刀，要把刘黑七碎尸万段，有的向尸体吐口水，有的拣起石头狠狠地向尸体砸去鲁南灭匪的胜利喜讯迅速地传遍了四面八方。

杀人魔王的下场

被冀东人民称为“火神鬼”的杀人魔王佐佐木，是一个约40多岁，满脸络腮胡，一口大金牙，浑身血腥气的日军军官。他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特别是他在冀东丰润县城北一个叫潘家峪的小山村，犯下了今人发指的罪行。他惨无人道地挥刀劈杀了一名年幼、天真的小姑娘，率领日伪军屠杀了我1230名同胞，把11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把美丽的潘家峪变成了尸骨成堆，血流成河，一片砾瓦的人间地狱。为此，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杀人魔头，受到了上司的嘉奖，得到了一枚六角银质的法西斯“勋章”。

我冀东抗日军民对这个杀人魔王恨之入骨，纷纷拿起了武器，组织了复仇团，决心向这个刽子手讨还血债！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天，佐佐木亲率日伪军押着140多辆运粮大车顺公路而来。他以伪军一个营在前面为他开路，另两个伪军营和一个团部为他殿后，他和150多个日本兵居中趾高气扬地开来。我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战士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个个咬牙切齿。待放过了开路的伪军先头营，鬼子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一声号响，全线所有的机枪、步枪同时将复仇的子弹和怒火扫向敌群，鬼子兵根本就没防这一手。一时间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乱成了一窝蜂。紧接着，我军一部一个猛冲就击溃了伪军的先头营，另一部也快刀斩乱麻似的把殿后的伪军和日军切成两截。开路和殿后的伪军被我军打昏了，丢下了“主子”，只顾自己逃命去了。这正合我意，使我可以集中力量消灭佐佐木。

我军战士勇猛异常，以一当十，从四面八方杀向鬼子。佐佐木眼看招架不住，急忙率兵向附近一个小山丘爬去，可我军战士哪里肯放，先敌一步抢上山头，随即一阵手榴弹迎面甩出，又把鬼子逼回了公路。佐佐木焦头烂额，被迫退到公路边的一个坟圈地里，架起了重机枪，拼命顽抗。

这时，我军已把佐佐木团团地包围这块坟地里，这个杀人魔王的末日到了！

随着总攻令一下，我军勇士很快就打哑了敌人的重机枪，战士们一跃而起，端着刺刀，怒吼着从四面潮水般地冲入敌阵，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尤其是复仇团的战士们，面对残杀他们父母妻儿的刽子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怒从心起，勇自胆生，个个如猛虎，似雄狮，具有万夫不挡之勇。一时间，刀光闪闪，鲜血飞溅，杀得敌人鬼哭狼嚎。一名战士凭着勇敢和高超技术一连挑死了7、8个鬼子，刺刀都弯了，他顺手抄起一把战刀，又向敌人扑去。只见他手起刀落，从背后把一个鬼子斜劈成两截，其它鬼子见状吓得扭头就跑，他紧接着又是一个“扫堂腿”又把一个鬼子绊了个“嘴啃泥”，这名勇敢的战士迅速地蹿上去，脚踩敌人，两手紧握刀把，刀尖冲向敌人，狠狠地把这个鬼子“钉”在了地上。还有一名战士和鬼子扭打时被摔了出去，但当鬼子再次扑上来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兔子蹬鹰”，一下就把鬼子蹬了个四脚朝天，他趁势跳起来猛扑过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脖子，另一手抡起铁拳，一气把鬼子的脑袋捣得稀烂。就这样，战士们越战越勇。刺刀刺弯了，就拣起敌人的刺刀、战刀，继续与敌人拼，刺刀、战刀又刺弯了、砍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抡起手榴弹砸敌人的脑袋，拳打、脚踢、牙咬和敌人厮杀，整个战场到处是刀枪相击的铿锵声，到处响着我震天的杀声和鬼子的哀嚎，到处是鬼子兵残缺不全的尸体，每个战士都只有一

个心愿，多杀鬼子，为死难的乡亲们报仇，抓住佐佐木，向他讨还血债。

150 多个日本鬼子很快就被我军消灭干净。战斗刚一结束，战士们便在东倒西歪的鬼子尸体堆里寻找佐佐木，可找来找去始终未我到。大家不免有几分地着急和遗憾，难道让这个杀人魔王逃脱了吗？可我军的包围圈像铁桶一样的严实，我军每个战士都知道这个杀人魔王的丑恶嘴脸，这次战斗就是专找他来讨血债的，绝不能让他逃走。战士们扩大了搜索范围，更加仔细地寻找着佐佐木的行踪……。

没一会儿，战士们在一块谷子地里找到了佐佐木。只见这个满脸络腮胡，龇着满口金牙的杀人魔王倒在一滩污血中，早已断了气。一把蓝穗战刀暗淡无光地抛在身边，一枚六角银质的法西斯“勋章”还挂在他那血肉模糊的胸前……。

原来，这个杀人如麻的家伙看到已被我军包围，身处绝境，逃出无望，自知罪孽深重，便绝望地跑进了这块谷子地，用他那把屠杀过无数人的战刀剖腹自杀了。

辛中驱强攻拔点

辛中驿，位于任丘南 25 里的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上。是敌人突入根据地的一个据点。成为掩护任丘至河间敌伪交通的重要联接点。拔掉它，即可北攻任丘，南取河间，将日寇纵贯我冀中地区的分割封锁线打开一个缺口，又可扩展我军活动回旋余地，使我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取得极为有利的阵地。

但敌人也深知辛中驿据点的重要和存在的危险。因此，设防十分坚固、周密。据点内有高达十余丈的主炮楼两座，周围环绕着副碉堡、暗碉堡、外壕、铁丝网等设施。在外壕和铁丝网附近，还埋设了大量的地雷、集束手榴弹。镇上驻有伪任丘县警备第二大队，伪军 150 余人，配有机枪、小炮等武器。伪大队长田文明，原是国民党的投敌分子，死心事敌，作恶成性。他与驻大城和任丘的日寇经常联合行动，倚仗日本人的势力，甘当走狗，残害抗日力量。仅在石门桥惨案中，即残杀抗日群众 40 余人。有位小学教员因被怀疑是抗日分子，田文明竟将其一家 6 口全都投入井中，然后又填进石块活活砸死。其兽性发作时，竟在碉堡上向镇内百姓随意开枪杀人取乐，称之为“瞄活靶”，无辜死于他枪下的百姓不计其数。日寇对这条走狗大为赏识，扬言：“有田文明防守辛中驿，皇军可无挂虑。”当地群众对这个汉奸则恨之入骨，给他编了首歌谣：“阴间有个活阎王，阳间有个田团队长；有朝一日抓住他，剐皮抽筋砸脑浆。”

我冀中 9 分区的部队决心拔掉这个“钉子”。

在一个夜黑风高之夜，部队突然包围了辛中驿据点。紧接着就发起了夜间强攻。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战士们利用夜暗掩护奋勇冲击，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疯狂地向外扫射，将我军压制在外壕外侧，这防护壕宽数米，深几丈，再加上敌人火力网的控制，使我军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最后，过壕的梯子被炸断了，攻击只好停了下来。首次攻击没有成功。我军主动撤到据点外围，继续将据点围困起来。

这一下更使据点里的伪军头子田文明嚣张起来了。他认为自己有深沟高堡，工事坚固，几个“土八路”根本无可奈何他。田文明命人在炮楼上摆了一口大油锅，锅里装上灯心，天一黑就点燃，照得据点四周犹如白昼，一有

动静，机枪、步枪就不停地向外扫射。田文明本人更是匪气十足，竟赤膊上阵，身背明晃晃的大刀，气势汹汹地站在炮楼上狂喊乱叫，他手下的喽罗也都学着他的模样，张牙舞爪，猖狂到了极点。

为了拔掉这个可恶的据点，我军群策群力，根据辛中驿的情况，最后决定，把坑道爆破、政治瓦解、夜间强攻三者结合起来，打下辛中驿。

说起挖坑道，是这里人民的拿手好戏。原先只为藏身，后来就逐渐发展成攻坚的一种方式。这种坑道能悄悄地一直挖到敌据点底下，然后在那里装上炸药，一点火，敌人再坚固的工事也会飞上天。这里的乡亲们听说要攻打辛中驿据点，无不拍手称快，纷纷前来支援。负责挖坑道的民兵和老乡们拿出了全部的力量和智慧，夜以继日争先恐后地拼命挖，使坑道掘进速度进展很快。乡亲们知道，坑道早一天挖好，消灭田文明的日子就会早一天到来。

与此同时，我军也向据点里的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昼夜不停地向据点内的敌人喊话，号召伪军们认清民族大义，弃暗投明，并且还动员来不少伪军的家属，指名道姓地对据点里的伪军讲话、送信，让这些人不要再为鬼子、汉奸卖命。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围困到第 5 天，据点里的伪军见周围附近的各路日军自顾不暇，毫无救援的迹象，再加上天天听八路军和乡里乡亲的喊话，倍觉“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伪军中出现了许多动摇的迹象。但田文明仍死心顽抗、困兽犹斗，梦想着日军来增援他。为了稳住军心，震慑动摇的部下，他竟将一个动摇、厌战的伪军当场砍头示众，把人头挂在炮楼顶端的高杆上，强迫喽罗们为他继续卖命。

围困到了第 7 天的深夜，面对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田文明这个民族败类，我军决定再次攻击。

此时，月色朦胧，万籁寂静。攻坚部队整装待发，一切准备就绪。

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划破了春夜的宁静，部队从四面开始冲向敌营。一时间，枪声大作，爆炸如雷。部队很快就运动到了壕沟外侧。此时田贼已从睡梦中惊醒，匆忙披挂上阵，带着几个亲信亲自督战，把我军进攻道路封得死死的。部队连续几次冲锋，又都被敌人的密集火力阻止在壕沟外边了。战斗一下就进入了僵持状态。

我军见机及时调整部署，根据敌人正面火力强，其它几面火力较弱的情况，果断决定采取小群多路，多点攻击，同时充分利用坑道隐蔽接敌，争取大亮之前拿下辛中驿。

天已鸡叫头遍了，几乎顽抗了一夜的敌人疲惫不堪，他们错误地认为我军还会像上次那样，天亮前就会撤离，许多人懈怠下来，眼睛都睁不开了。

不料，我军突然又一次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而且这次是多路出击，处处“主攻”。敌人一时慌了手脚，火力也分散了，阵脚也紊乱了。这时辛中驿周围到处是枪声和喊杀声，方圆几里的男女群众也都自发地赶来助战，鸣锣击鼓，杀声震天。我突击队的勇士们冒着弹雨，跳过深沟，登上云梯，冲进敌营，与从地道里秘密钻进敌阵的战士里应外合，对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

这些伪军，除少数几个顽固分子外，大多数人在多次听了我军的宣传以后，早已无心再战，再加上连续 7 天 7 夜遭我军围困、袭扰，身心疲惫，体力不支，一看我军已冲进了赖以抵抗的据点，残存的一点侥幸也没了，纷纷举手投降。战斗又持续了一阵，守敌即告歼灭，战斗胜利结束。罪大恶极的汉奸田文明也被我军生擒，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审判。

黎明到来之际，辛中驿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敌人修建的所有炮楼、碉堡、工事都被乡亲们点燃，那汹汹的大火映红了天空。